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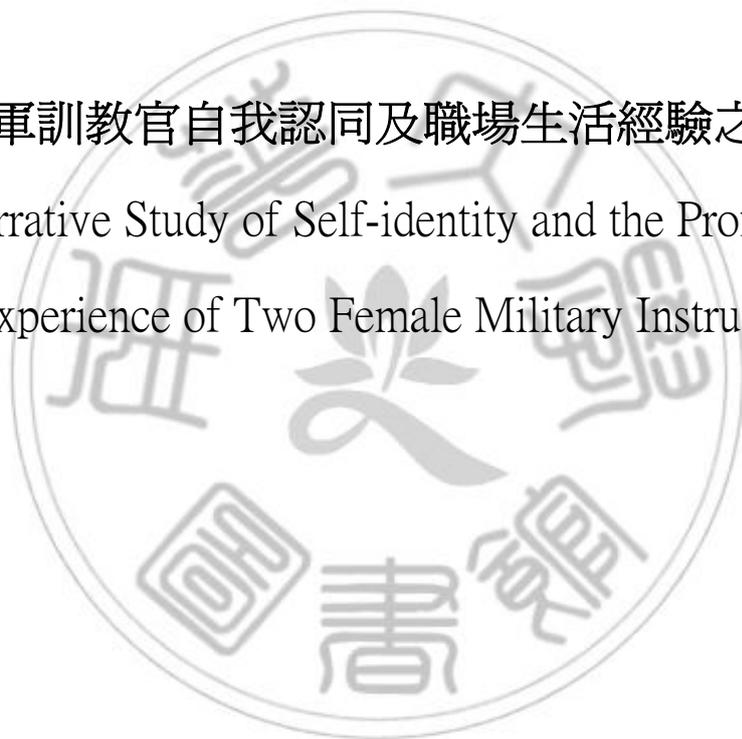
南 華 大 學

生 死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兩位女軍訓教官自我認同及職場生活經驗之敘事研究

A Narrative Study of Self-identity and th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of Two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s



研究生：蕭秀梅

指導教授：李燕蕙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一日

南 華 大 學

生 死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兩位女軍訓教官自我認同及職場生活經驗之敘事研究

研究生：蕭 杏 梅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游 金 璘

李 燕 蕙

紀 潔 芳

指導教授：李 燕 蕙

系主任(所長)：蔡 明 昌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1 日

## 謝 誌

不想只是拿個學位而寫論文，想寫自己經驗，在敘說處理學生自殺事件時常傷悲流淚，似乎理還亂，曾惶恐焦慮，指導教授李燕蕙老師耐心的提點與指導；除了自我敘說，並找他人對話。兩年跟著燕蕙老師，透過不斷地說故事，不知流過多少淚水，終於寫完自己與另一位女教官的職場故事，漸漸地從中自我療癒曾有的傷痛。中間老師也遭逢上母親生死問題，從選擇的難捨到助念、喪禮的完成，感謝老師讓學生有參與的機會，讓我將理論與實務結合，對一些「無形」能釋懷，能有更寬廣的心。

感謝紀潔芳老師，沒有您在學分班的「悲傷輔導」，無法走出對父親死亡的悲傷與喪禮處理的疑惑，甚至才有考研究所的動機，您對論文最後修改的建議，讓論文更加完整了，衷心感謝。謝謝游金滂老師口考時對論文的看見與對話，讓我受益良多。

也要感謝修學期間，所有授課老師的教導與啟發，更難忘同學們的互相鼓勵及協助，為我這三年的研究生生涯留下多采多姿的回憶。

最重要要感謝老公俊明、兒子晏和女兒伊，從學分班到研究所，由於你們的支持與包容，讓我重享學生生活，從中成長、改變與收穫並得以順利完成論文。

## 摘要

本研究以「兩位女軍訓教官」為研究主體，經由兩位女軍訓教官職場的經驗敘說，從而了解其情感、態度、價值、意義等層面，從其視角來道出主觀經歷、立場，探討女軍訓教官職場發展上所造成之影響為何？進而能擁抱自己的生命經驗，肯定自我的生命價值，跨越種種的束縛與規範。

故本研究以女軍訓教官觀點出發，透過生命故事的敘說，經驗的整理、重新理解，讓女軍訓教官「發聲」，傾聽她們的經驗困境，並思索軍人、社會結構如何對女軍訓教官生活產生影響與限制，並作為台灣女軍訓教官生命發展的紀錄與見證。

關鍵字：女軍訓教官，自我認同，職場生活經驗

## **Abstract**

The thesis of this research is on two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s, using “self-narrative,” methods to collect the empirical data. According to these two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e can understand their emotions, attitudes, values, meanings, and other aspects. Through their own view, they tell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their positions, and discuss about how do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s effect. Thus, they can understand their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confirm their life values of self- identity, and solve with different constraints and standards.

Therefore,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s. Through the telling of life’s stories, the arrangements of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again, the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s speak out. Listening to their experience and difficulties, and thinking about how do the milita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effect and limit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s. This research has also recorded and testified the life development of the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s of Taiwan.

**Key words:**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 self- identity,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3
第三節	名詞解釋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軍訓教官的角色定位	5
第二節	女軍訓教官的角色與工作壓力	14
第三節	校園危機的處理	20
第四節	自我認同與社會期待	2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3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33
第二節	敘事研究的理論	35
第三節	敘事研究的實作流程	40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41
第五節	研究嚴謹度與倫理	50
第四章	2位女軍訓教官的職場經驗敘說	53
第一部	<b>Melody</b> 教官的故事	53
第一節	決定考教官的原因	53

第二節	擔任教官的職前受訓 .....	54
第三節	擔任教官的初階段.....	56
第四節	回到高中母校服務 8 年.....	60
第五節	初次處理學生自殺事件 .....	64
第六節	家庭與工作角色.....	66
第七節	請調大學任職.....	68
<b>第二部 Lulu 教官的故事.....</b>		<b>78</b>
第一節	進入軍旅的推手.....	78
第二節	轉任教官的初階段.....	80
第三節	調到第三所學校.....	83
第四節	處理學生自殺事件.....	86
第五節	媳婦熬成婆.....	88
<b>第五章 女教官處境與自我認同.....</b>		<b>93</b>
第一節	角色的形塑.....	94
第二節	職場的困境與性別束縛 .....	104
第三節	處理學生意外事件的影響 .....	112
第四節	多重角色的困擾與自我認同 .....	118
<b>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反思.....</b>		<b>129</b>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29

第二節 研究反思.....	133
參考文獻.....	135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139
附錄二 訪談大綱.....	140
附錄三 第一次訪談之逐字稿.....	141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 一、尋找一走在軍訓制度改革下的「我」

軍訓制度自建立以來，因社會結構的需要歷經多次的轉折，與角色功能調整，期望對學校、社會有所貢獻。但目前社會情勢不同於以往，校園更民主、自由，在此種環境下，軍訓教官在學校的教育與服務功能，是否獲得認同與支持；社會各界、學校、學生與家長期望軍訓教官扮演多種角色。立法院舉行的一場「軍訓教育之存廢」公聽會，拉開了軍訓教育改革的序幕（翁明賢，2001）。1980年代學生運動興起、教授學者的參與、以及社會各界的輿論，對於學校軍訓教官的地位與存廢，展開了一場空前的爭辯。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主張廢除軍訓制度者不外乎從教育自由化，以及軍訓制度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的角度切入；而主張維持者，則以軍訓教官的角色和功能、學生軍訓教育的功能著眼，強調教官輔導的角色與安定校園的功能。在此爭辯中，軍訓教官地位遭受前所未有的嚴重衝擊。而軍訓處為要適應社會、學校的要求，也漸漸調整軍訓教官的角色功能。但軍訓教官為威權的象徵，當論述被捕捉，威權已將軍訓教官跟民主分裂，「軍訓存在」與否之「軍訓問題」絕對非教官所能左右，軍訓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必然要走入歷史，成為歷史灰燼，因此研究者認為在這的充滿困惑與衝突定位中，進入這一行後，未退伍之前，內在的「我」非自願性變革是必須，替自己尋找一個「自我認同」的工作意義是末代教官很重要的事。

### 二、希望將生命經驗應用到學術工作上

有句俗話說：「軍人除了生小孩外，其他什麼都會。」若據此推論延伸，那女軍人就是十項全能，無所不能了。這種「軍人形象之認同」，於是女教官選擇軍職做為工作場域一就必須自己獨立，有堅強、剛毅、果斷的處事態度及能力(楊櫻華，2004)。教育部軍訓處要求：「教官是學生之褓姆，校園安全之守護神，校園為學生

所及之地皆可稱之；故上山下海教官皆要在第一線。」在軍職社會，以服從為天職，並以傳統男性觀點的價值設計，導致女性在軍職中處境的辛苦，女軍訓教官是在教育界的軍人，除須注意軍中倫理，更必須按教育部要求的角色：兼教職與軍職功能一一實現，在如此充滿陽剛氣質的工作場域裡，女軍訓教官們似乎沒有得到組織更多的了解與支持，她們工作角色負荷之重，可想而知，她們所承受之壓力及面對之困境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Mills (1999) 認為「自己的經驗世界本身是最適合的研究題材」。他闡述此一立場：『學術界中最可敬的思想家…不會把工作和生活分開…換言之，你必須學習把你的生命經驗應用到學術工作上。』〈引自Denzin.N.K, 1999〉。研究者有19年多的校園軍訓教官實務工作經驗，在個人經驗中，深刻體會到軍訓教官以軍職身分存在學校，依附軍事組織的架構，在某種程度上，是就男性長官的眼光來看，跟透過女軍訓教官的角度來看，所造成的視域落差勢必存在。本研究企圖呈現出女軍訓教官「如何」經驗在教育、社會轉型的生活所構成的世界，其定位、角色功能多元化對女教官個人內心的衝擊、壓力，蒐集女軍訓教官實際的經驗和承受，探索女軍訓教官個人化深層經驗及經驗背後所隱藏的深層意義，其中包含個人的信念、自我價值與意義等課題。

因此研究者希望自己透過本研究有機會以不同視野的角度提供給學術界，能更進一步貼近了解，在台灣教育、特殊體制上生存的女軍訓教官生命經驗，並作為台灣女軍訓教官生命發展的紀錄與見證。

##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以「女軍訓教官」為研究主體，經由2位女軍訓教官其自我的視角來道出主觀經歷、立場，藉由當事人（研究參與者）主體的職場生活經驗以敘說的方式觀看她們，從而了解其情感、態度、價值、意義等層面。探討其職場發展上所造成之影響為何？進而能擁抱自己的生命經驗，肯定自我的生命價值，跨越種種的束縛與規範。

事實上，有關軍訓教官議題的探討文獻，亦不少見，目前的研究議題焦點大多關注在軍訓制度的問題上，而比較少從女軍訓教官個人困境問題的呈現，即時有，大多是以量化問卷加以分析統計，尤其很少觸及女軍訓教官之自我存在主題的研究，更未能深入個人生命經驗，無法呈現個人伴隨經驗的想法和感受，更少觸及女軍訓教官生活世界因經驗所產生的諸多壓力與焦慮，如歸屬焦慮、存在焦慮、深層結構的焦慮（個人在宇宙的位置）等；基於以上研究目的，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 一、瞭解女軍訓教官其職場角色功能及「自我認同」為何？
- 二、瞭解女軍訓教官在職場經驗上所遭遇的難題為何？採取何種因應策略？
- 三、瞭解女軍訓教官的職場經驗壓力為何？及如何回應壓力？
- 四、瞭解女軍訓教官的校園危機處理經驗為何？

故本研究嘗試以女軍訓教官觀點出發，透過生命故事的敘說，經驗的整理、重新理解，讓女軍訓教官「發聲」，傾聽她們的經驗困境，並思索軍人、社會結構如何對女軍訓教官生活產生影響與限制，並作為台灣女軍訓教官生命發展的紀錄與見證。

### 第三節 名詞解釋

#### 一、女軍訓教官 (Female Military Instructor)：

由教育部薦派至中等中學以上擔任軍訓教學之現役女軍人，在學校也稱女教官。

#### 二、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指一個人在經驗生命事件時，從別人的看法或自己的感受中去尋求對自己一致的看法，包含我們對自己的行為、能力或價值觀所持有的感覺、態度及評價 (陳秀珍、羅惠筠譯，1994)，本研究在軍訓教官在職場生活經驗中對於自己的一種持續、一貫的自我瞭解，以及對於自己的一種再次確認感。擁有穩定的自我認同，在不同的環境，扮演多元的角色時，自己能夠覺知有一個固定的我存在，並接受與認可自己的存在與生活狀態的過程。

#### 三、職場生活經驗：

職場生活經驗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人們不但生活在他們現在經驗到的情境之中，也帶著過去所經歷過的經驗，所以生活經驗是一個持續進行的動態過程，而且每一種職場經驗都具有獨特的特性或屬性，因此本研究經由2位女軍訓教官從自己的視角來道出職場主觀經歷、立場，從過去與現在所面臨的生活情境而了解其情感、態度、價值、意義等層面。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討女軍訓教官於職場中的角色與功能，及如何經歷不一樣的體悟呈現出不同意義，於是必須先了解「軍訓教官的定位」的演變，近一步探究女軍訓教官在充斥父權文化之軍事組織裡裡的經驗，其次內在的面向，加以了解軍訓教官，走在「軍訓制度改革中」如何找到自己心靈的歸屬與自我認同，及處理校園危機事件中軍訓人員的經驗，作為本研究的探討依據。

### 第一節 軍訓教官的角色定位

#### 一、軍訓教官的角色定位

「角色」係指「個人履行某種社會地位所附屬的權利義務或表現之行爲」(黃惟堯等，2006)。而「社會地位」指的是「個人在社會團體或社會關係中所佔有的位置」(Light et. al, 1985)。黃昆輝(1989)指出角色是對於居於機構中某一職位的人員所應表現行爲之一組期望；張春興(1996)認為角色是個人在社會團體中被賦予的身份後的行爲組型。民國初年軍閥割據，歷經十數年之戰亂，至1928年在政治上歸於統一，國民政府基於增強國防力量及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於是在中等以上學校創立了軍訓制度。軍訓教官自此出現在學校的舞台，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政府遷台後，基於大陸淪陷的慘痛經驗，進行全面的改造與革新，特別是在中等以上學校中，重建軍訓制度。自1950年代起，將近五十年的時間中，確實維持了校園的安定(黃坤山，2003)。1980年代是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轉捩點。當教育日漸普及，經濟也持續快速成長了廿年，社會累積足夠的中產階級，民眾對於西方的民主價值也有高度認同。適逢執政者內部領導權的繼承衝突，加上政黨勢力的衝撞，引發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及社會中要求改革、帶動1980年代連續十幾年的社會改造運動。在此種社會結構的變化中，軍訓教官的角色也受到質疑與批評，繼而有軍訓教官退出校園的意見。

在過去反共抗俄與戒嚴時期，軍訓教官曾經在學生管理與校園安定上扮演重要角色功能。但隨著冷戰的結束與國內校園民主化的興起，軍訓教官的地位與存廢，立即受到質疑與挑戰（黃德祥，1998）。軍訓教官所扮演的角色，在創建初期，是純粹的軍事訓練者、管理者，到抗戰時，成為帶領學生、鼓勵學生投入軍隊行列的宣導者。政府播遷來台後，初期由救國團負責主管，軍訓教官的角色是負責軍訓教學、生活輔導及兼辦救國團的學生自強活動。爾後1960年學校軍訓移歸教育部主管，軍訓教官的角色則趨向於多元。由此可知軍訓教官的角色功能是隨著時代的潮流，社會變遷及國家的需要，而有所改變。台灣近五十年來受到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浪潮的衝擊，社會變遷快速，已由威權體制進入民主體制。政府於1987年宣佈解嚴，接著開放報禁、黨禁，放寬言論自由的尺度，對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之倫理與制度，均造成極大的衝擊。同樣的民主化、自由化運動也發生在校園內，修訂大學法引發之一連串學生運動與教師人權運動，要求取消中等以上學校軍訓制度，軍訓教官應退出校園之呼聲，引起國內各界熱烈的討論與研究（何舉鵬，1994）。

軍訓制度自建立以來，因社會結構的需要歷經多次的轉折，但軍訓教官都能適時的調整角色功能，期望對學校、社會有所貢獻。但目前社會情勢不同於以往，校園更民主、自由，在此種環境下，軍訓教官在學校的教育與服務功能，是否獲得認同與支持；社會各界、學校、學生與家長期望軍訓教官扮演多種角色。立法院舉行的一場「軍訓教育之存廢」公聽會，拉開了軍訓教育改革的序幕（翁明賢，2001）。1980年代學生運動興起、教授學者的參與、以及社會各界的輿論，對於學校軍訓教官的地位與存廢，展開了一場空前的爭辯。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主張廢除軍訓制度者不外乎從教育自由化，以及軍訓制度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的角度切入；而主張維持者，則以軍訓教官的角色和功能、學生軍訓教育的功能著眼，強調教官輔導的角色與安定校園的功能。在此爭辯中，軍訓教官地位遭受前所未有的嚴重衝擊。

而軍訓處為要適應社會、學校的要求，也漸漸調整軍訓教官的角色與功能，諸如：提高軍訓教官素質，晉用俱有碩、博士學位的軍官，使其更具教學者的身份。同時分批調訓軍訓教官至師大修習輔導課程，增加輔導學生的知能。另外，強調「全國教官，服務全國學生」。至此，軍訓教官的角色，已由軍事訓練者、管理者、轉變為兼具服務輔導功能的多元化角色(黃坤山，2003)。

在威權時代，政府的每個部門都是用來確保政府的管治，教育單位也不例外，透過軍訓教育希望學生允文允武。軍訓教官是執法者，並非制定法者，他們所宣稱執行的「法制」是依教育部、學校所制定的。雖然軍訓教官的角色功能雖隨著時代的潮流，社會變遷及國家的需要，而有所改變，但勸說充滿威嚴有時令人厭惡，而且即污名化為「威權」；軍訓教官為威權的象徵，當論述被捕捉，威權已將軍訓教官跟民主分裂，定位矛盾即讓他們充滿困惑與衝突。

## 二、軍訓教官角色的轉化

軍訓界存在著來自軍隊的「次文化」，其「階級服從」為無限上綱，也許這正是軍訓教官無法擺脫的宿命吧。在制度面包含軍訓及護理課程的規劃與教學、教育替代役男之訓練與管理等；但軍訓教官的工作內容，為迎合社會、學校、家長、學生的期望，軍訓教官仍執行許多非制度面的功能。劉崑泉（2004）將軍訓教官的角色功能歸納為四類：1. 國防教師角色：以實現文武合一教育，推動兵役行政，提升愛國精神充實國防力量；2. 學生輔導角色：建立學生良好生活禮儀，秩序及生活常規，學生疾病照料、急難救助、情緒疏導與生活照顧；3. 校園安全維護角色：24小時住校值勤、校園偶發事件處理；4. 學生校外輔導角色：校外學生交通安全之維護、學生校外不良行為之防範輔導與協助處理突發事件與特殊事件。上述的角色功能有些是學校相關教育人員可以做的，但其中有些是學校相關教育人員因沒有相關支援而無法做的；而軍訓處的通報及聯絡體系較為完善，故學生發生困難時，通常第一個想到的是找教官協助。基於本能與傳統，教官扮演了許多額外的角

色。

教育部為配合九十五學年度實施「普通高中課程暫行綱要」，現行高中職軍訓課將改為「國防通識」課程，九十八學年度高中課程綱要正式上路，學校教官員額也將減量三成，由教授國防通識課程的教師取代，教官可依個人生涯規劃，補修教育學程，轉任專職教師。而大學院校教官員額由各校依其「組織章程」及「教職員員額編配表」自行律定。此項軍訓界的變革，對軍訓教官的衝擊不小，各級學校的教官為因應環境的變遷，自我專業的提升、進修、研究的壓力在所難免，尤其為保住工作權，配合制度的實施，也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工作壓力。

就現實情況來看，目前無論在高中高職乃至於大學，軍訓教官除了軍訓課程講授以外，在校園中確實有多重功能（林志堅，1998）。事實上學生在生活上有任何問題發生時，通常會找軍訓教官協助，所以他是學生生活的輔導者。而一般學校，行政業務龐雜，鮮少有教師願意兼任，這些業務大都由軍訓教官接手。舉凡校園安寧、學生安全、意外事故的處理、跨域服務全國學生等，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往往也都是軍訓教官肩攬，是一種服務性的角色。另外，預備軍官的考選、替代役的訓練、以及軍事院校招生等業務均由軍訓教官負責，因此，軍訓教官又是兵役行政的推動者。然而，即便教官角色經歷重大轉型，但在強調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反權威束縛的大纛之下，身著軍服的教官，給人情治監控，威權治理的刻板印象，在校園格外引人側目。這些都成為反對學校軍訓教育，堅持教官退出校園人士，攻訐的重點，也是軍訓教官所面臨最困擾的事情。

2005年7月教育部為因應政治環境的變遷及配合後期中等教育軍訓課程改為國防通識教育，針對軍訓制度現況作全面性的檢討並提出「軍訓制度改進方案」，使軍訓教官在學校服務之位階更有法定之依據，使人事管理、人事資源的運用更有效率（教育部，2005）。

惟於2006年6月23日媒體登載行政院通過「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未來中等學校以上校園，二千多位軍訓教官將在修法後六年「走入歷史」，軍訓課改為「國防通識課」，軍訓教官將依法轉為國防通識教師，這項變革將影響高中職等學校的軍訓教官二千多人的權益（李順德，2007）。雖經教育部澄清是因應高中職新課程調整，而非教官退出校園之目的。但2006年11月13日媒體又揭露教育部有意讓大學的軍訓教官退出大學院校校園，採遇缺不補方式逐年遞減大學院校軍訓教官之員額，至民國108年全數退出大學校園，另高中職亦檢討目前軍訓教官員額配置狀況，此一消息亦獲得教育部部長杜正勝先生之證實（劉嘉韻，2006）。此訊息距教育部提出「軍訓制度改進方案」之政策也不過才一年的時間，軍訓制度又要面對一次重大之變革。

從軍訓制度成立迄今，在每一次的變革過程中，軍訓教官都必須要默默的配合著教育部的政策而作組織調整，其對組織的認同及工作士氣亦跟著變動。尤其此次是先經由媒體的報導再由教育部部長的證實，在之前有關軍訓制度的變革，均是來自於組織外部的形勢而做變動，然而此次是由教育部內部主動提出政策的改變，且是在全體軍訓教官茫然不覺情況之下公佈，此一政策是否受政治立場之影響抑或真的是為教育改革而設想則不得而知，但軍訓教官面對如此重大的變革其對組織變革的知覺及工作士氣勢將引起重大的衝擊及調適。

教育部於2007年4月3日發布實施「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實施計畫」，宣佈私立大學教官離退後，遞補校安、學務、輔導人力；另也透過私校訓輔經費之補助，鼓勵各私立大學推動學輔創新工作。當時軍訓處一科科長因此執行上級既定政策，擬訂軍訓教育「轉進」作業，並輔導教官能面對軍訓教官退出校園那一日的來臨。但決策關鍵何時到來，政策沉浮走向，但決策單位仍要基層單位戮力於工作單位，但基層教官對軍訓前景「不確定感」引起教官們人心惶惶。

軍訓制度變革中教官之角色定位		
時間	事件	角色定位
1928年5月15日	五三濟南慘案發生後 軍事委員會會議通過、軍訓正式創建	實現文武合一之教育理念，培養學生愛國情操、堅定必勝信心及培育守紀律、負責任、明禮義、知廉恥之現代國民，並號召知識青年從軍，為對日抗戰奠定勝利的基石
1928年5月28日	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	提出「為要鍛鍊青年身心，養成紀律、服從、負責、耐勞等習慣，提高國民獻身為國的精神，增進國防實力，鄭重通過了實施軍事教育的議案；凡中等以上學校，應以軍事教育為必修科，女生應修看護
1929年2月16日	考選陸軍官校畢業、成績優良之軍官擔任	第一屆軍事教官
1939年5月11日	以充實軍訓人力，甄試合格第一批大學畢業女生30人，接受為期一年的幹部教育訓練，成為軍訓史上的一大創舉	
1951年	教育部與國防部會頒「臺灣自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計畫」決定恢復學生軍訓。	由國防部選拔優秀軍官幹部十八員擔任軍訓教官；當年九月由臺省八所師範學校先行試辦，
1951年4月	教育部公布「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精神體格及技能訓練綱要」	預備軍官第一期開訓為大專畢業生服預備軍官役的開始。
1952年10月31日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	學生軍訓工作遂由救國團負責主管。
1953年7月1日	恢復實施學生軍訓制度	高中全面實施軍訓 為解決女生軍訓教育及生活輔導之需求，教育部開始甄選軍中女性軍官擔任軍訓教官，由於軍中女性軍官有限，無法滿足學校需求，經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商得有關單位同

		意，於 1953 年底錄用曾在軍中服務而已無軍籍之女性軍官(女青年工作大隊)擔任軍訓教官。
1954 年	專科以上學校開始實施軍訓	
1960 年 7 月 1 日	行政院明令由教育部主管，並設「學生軍訓處」	學生軍訓正式成為教育體系中之一環，軍訓教官的角色趨向於多元。
1976 年 2 月	教育部協調國防部假政治作戰學校設置女性軍訓教官訓練班，招考大學及獨立學院畢業之社會女青年，施以半年的訓練和三個月部隊實習，以少尉介派學校從事軍訓工作。	女學生的生活輔導得到改善學生，解決女性教官員額不足，無法滿足各校需求之現況。
1987 年	政府解除戒嚴	軍訓制度存廢問題引起廣泛討論
1994 年 1 月 15 日	新大學法	明訂各校軍訓室和軍訓教官的角色和定位，殊為軍訓蛻變的里程碑，軍訓教官越來越突顯其「教學者」角色。
1995 年 5 月 26 日	立法委員翁金珠女士等 54 位委員提出釋憲案，「大學法細則就共同必修科目之研訂等規定違憲？」	經司法院做出三八〇號解釋文：「……大學之必修課程，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外，其訂定亦應符合上開大學自治之原則……」
1998 年 3 月 27 日	立法委員謝長廷先生等 54 位委員提出釋憲案：「大學法及其細則就軍訓室設置之規定違憲？」	司法院四五〇號解釋文：「……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員，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此一強制性規定，有違憲法保障大學自治之意旨……」。上開解釋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失其效力；因此大學軍訓課程為必修及設置軍訓室均違背大學法及憲法。
2001 年 11 月 14 日	公布施行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軍訓教官留在校園從事軍訓教學的法源依據
2005 年 2 月 2 日	公布施行之「全民國防教育法」	
2004 年 3 月	教育部依「災害防救法」精神及維護學生安全需	管制作業組為軍訓處長以下所有成員(軍訓教官為校安中心管制作業

	要，規劃成立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校安中心），以統籌各級學校校園事件之通報與處理作業。	組成員）。
2004年11月4日	教育部決議通過：自2005年起停止辦理招考社會大學畢業女性青年之「女軍訓教官班」考選作業	停招「女軍訓教官班」之理由主要是基於人力資源運用及調度之考量，鑒於國防部現役女性軍官已在軍中服役至少四年以上，相關軍事本職學能均已成熟，再經由教育部在職訓練一個月後，即可分發學校服務，就投資預算及人才培育言，以國防部現役女性軍官轉任為優先自屬適當，毋須浪費國家資源重新訓練一批人員
2005年7月	因應政治環境的變遷及配合後期中等教育軍訓課程改為國防通識教育	
2006年6月23日	媒體刊登行政院通過「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	軍訓教官將依法轉為國防通識教師，軍訓教官將在修法後六年「走入歷史」
2006年11月13日	媒體揭露教育部有意讓大學的軍訓教官退出大學院校校園，採遇缺不補方式，消息獲得教育部部長杜正勝先生之證實	逐年遞減大學院校軍訓教官之員額，至民國108年全數退出大學校園，另高中職亦檢討目前軍訓教官員額。
2007年4月3日	教育部實施「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實施計畫」，宣佈私立大學教官離退後，遞補校安、學務、輔導人力	國、私大學教官遇缺不補，大量自動退伍。

2008 年 11 月 6 日	教育部軍訓處發文給大學院校要求統計各校最大教官員額需求，	
2008 年 11 月 17 日	教育部長鄭瑞城遭到立委輪番質詢，最後，鄭瑞城明確宣示，未來 3 年內大專教官仍遇缺不補，但不會讓教官全面退出大學校園，員額下限維持在 694 人。	大專教官仍維持遇缺不補的政策

## 第二節 女軍訓教官的角色與工作壓力

軍訓教官在學校是學生生活輔導者及老師的角色，因此對於以教師為學校核心的分工層面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核心配角」。軍訓教官最早期是以男性為主的職業，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因應女學生輔導之需求，才有女教官的參與。故女教官是經過社會變遷，學校對軍訓教官的需求結果，因此女教官身處的環境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組織結構。軍訓教官來自一個以自身為主角的部隊職場，轉任至身為重要配角的學校職場，基本上必需承受職場角色定位的壓力，女教官在部隊亦為配角，在學校更是配角中的配角。

俗話說：「男主外，女主內」，向來女性總是被擺置於家庭之中，並且扮演著家庭情感的支持者以及家庭主婦的角色，當前的台灣社會雖然在男女婚配上的社會價值觀漸漸改變，然而，女性族群身上所背負的生育、養育文化性壓力卻始終未見稍減。女性軍訓教官身為職業婦女，且又需肩負女性照顧家庭的傳統角色，可以預期的其在生活、在工作上會承受極大的壓力。古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如果引述至職場上，則適度的工作壓力可以提高工作的品質與效率；但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意喻著過度的工作壓力卻很容易產生負面的效果，造成品質與效率的下降，甚而影響身心健康。本節首先探討工作壓力的基本概念，先對壓力的意義與特性及相關的構面有所認識，並針對女軍訓教官在以男性為主的軍旅職場相關研究加以探討。

### 一、工作壓力的意義與特性

所謂「壓力」是指精神與身體對內在、外在事件的生理與心理反應，是難以量化與標準化的，且具有下列的特性（Chaplain 1995）：

- (一) 主觀性：同樣的事件有人覺得有壓力，有人卻不覺得怎麼樣。
- (二) 評價性：同樣的壓力有人認為對自己有幫助，然而有人卻認為對自己有副作用。
- (三) 活動性：壓力會因為對每個人造成的嚴重性不同，而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壓力。

由以上的三個特性，可以知道許多人會感受到工作壓力，但卻對壓力的來源摸不清頭緒，此為壓力的「主觀性」；對主管而言，相同的工作任務交給不同的部屬時，有人興致勃勃，有人面有難色，這表現出壓力俱備「活動性」的特色。而有人會視壓力為自我進步的驅動力之一，但有人會逃避甚或因此生病，此乃對壓力主觀的「評價性」不同。

由於工作壓力俱備前述三者的非操作型特性；因此，在解決個人壓力的探索上，唯有針對個人來釐清其工作壓力的來源，以尋求正確的解決與協助之道。大體而言工作壓力來源可區分為五個向度（陳慧芳，2006）：

- (一) 工作本質：因為工作單調無趣或是因為工作的負荷太大所產生的工作壓力。
- (二) 職涯發展：因為工作對於能力的要求超過本身能力或是覺得工作沒有挑戰性所產生的工作壓力。
- (三) 角色扮演：因為工作中的角色與其他生活中的角色產生衝突或是因為不清楚工作角色所產生的工作壓力。研究顯示，工作和家庭是互相影響的，若得不到平衡，就會導致衝突及壓力。為了工作，家庭（包括配偶及孩子）的需要往往被放在第二位，因而衍生家庭問題，而家庭問題也加重工作上的壓力，做成了惡性循環。這同樣是女教官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 (四) 人際關係：因為與上司、同事或是部屬間的人際關係產生緊張所產生的工作壓力。
- (五) 組織環境：因為對某些管理制度不認同，或是因為組織文化與自己有落差，亦或工作週圍環境不良所產生的工作壓力。

## 二、性別差異與工作負荷

軍訓教官在學校是學生生活輔導者及老師的角色，因此對於以教師為學校核心的分工層面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核心配角」。軍訓教官最早期是以男性為主的職業，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因應女學生輔導之需求，才有女教官的參與。故女教

官是經過社會變遷，學校對軍訓教官的需求結果，因此女教官身處的環境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組織結構。軍訓教官來自一個以自身為主角的部隊職場，轉任至身為重要配角的學校職場，基本上必需承受職場角色定位的壓力，女教官在部隊亦為配角，在學校更是配角中的配角。在性別極度不平衡以及傳統支配性的文化，會使弱勢性別降低甚或放棄積極追尋主管地位的可能性，而傳統的延續，造成有才能、有抱負，具有和男性一樣資格條件的女性，必須付出比男性加倍的努力及更多的心力，才能獲得主管拔擢，可以預期女教官工作壓力大於男教官。

軍訓教官在職務的分配上，並未有明顯的性別區隔，均需肩負24小時校園值勤及危難救助工作。在執勤階段，女教官需犧牲其傳統上以女性為主的家庭經營。學校軍訓與生活輔導需要女教官的投入，但卻又未考量到我國文化中女性對家庭的重要性，也未考量到男女性的生理差異與家庭責任。此種工作與家庭需兼顧的角色，容易將其家庭生活推向不利的方向，加重女教官的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

### 三、專業發展

Horner (1972) 的女性「害怕成功理論」(Fear of Success Theory, FOS)，發現女性成就動機較複雜，成就動機的內涵應包含「追求成功」與「避免失敗」兩者。他認為女性「害怕成功」源於成功伴隨者不被社會接納的風險，喪失女性特質等負面的影響；此外，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有成就的女性會受到他人的排斥，因為她們違反了性別角色刻板印象，這種心理使女性不敢盡力在工作上的表現。以生活層面而言，事業有成可能會致使女性在「家庭生活、交友擇偶、人際關係、配偶相處、生活情趣、工作壓力」招致不利的影響(華月娟，1985)。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普遍存在於組織中，影響女性本身的自我概念，並讓女性自我設限，避免產生與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不符的工作與表現，使得女性成就機會較低、工作職等低；而性別角色越傳統的女性，成功恐懼傾向越高，此乃其越擔心追求成功的事業會帶給自己困擾(莊淑芳、陳彰儀，1994)。

研究指出，如果女性從小性別角色規範即非常開放，趨向雙性化特質，不被刻意強調也不致塑造她們要傾向女性化，則會有較高的職業成就（唐文慧，1988）。而女教官之所以會選擇以男性為主的軍旅作為生涯規畫，即表示一般而言其性別角色特質具雙性化的特質，但軍事組織強調男性父權之訓練，使女教官在此充滿男性為主之結構組織裡，若無法突破傳統性別角色之期許，形成自我設限之現象，此現象與其期待的職業成就相牴觸。

「晉升者性別」與「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女性軍人與女教官的升遷是一大限制，男性一般是軍事組織中與學校軍訓業務中的權力擁有者，在培養、訓練成員時，如果受傳統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就會造成女性在工作上的差別待遇，因而影響女性任用、升遷與發展。當人無法於工作中獲得升遷的肯定，容易造成其工作士氣低弱，形成另一類的壓力源。然而，就女教官轉投學校軍訓教育的動機，勢必有其他的支配動力，促使能委身於此等的工作職場。

#### 四、人際關係

社會支持是一種以人際關係為基礎互動的關係（謝菊英，2002），在人際交往過程中能獲得別人的尊重與接納，將對方或自己視為有價值的人，並能與他人共享休閒和娛樂活動，經由他人的接觸中使個人獲得親密需求的滿足。對於具有正常工作的人而言，由於每天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工作場所，因此好的人際關係足以影響到是否能由工作中獲得樂趣，進而有較好的工作表現，而工作壓力也得以獲得紓解。對大部分的女教官而言，身處在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工作環境，在性別不平衡的工作環境，可能出現來自上司的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來自男性的非意圖性別歧視、缺乏同性或異性間的支持系統、無法進入男性人際關係網絡、不受資深男性屬員尊重、家庭與工作間的協調、行政管理技巧較缺乏等（劉麗雯，1989），以上皆肇因於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以至於無法於工作中獲得有利的支持。

配偶、同事及朋友是人際關係主要的來源，人際關係的廣度與深度也表現在婚姻上。如果夫妻雙方具備相同的工作性質與環境，則其人際關係會受到侷限，而可能會影響其婚姻品質。以美國為例，女性軍人的社交及個人生活受到侷限，因此嫁給軍人的比率約佔65%，當夫妻雙方均是軍職時，在婚姻上之滿意度會較低（沈明室，1998）。對女教官而言，此項研究結果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大部分的女教官其配偶是軍人，而其婚姻滿意度與生活滿意度是項值得探討的議題；但是，相較於部隊的軍人，學校的軍訓教官較像一般文職人員，接觸社會各階層的機會較多，其在人際關係上可能較優於部隊軍人（陳慧芳，2006）。

## 五、角色衝突

女教官雖然是在學校工作，但是其身分仍然是軍職，必須恪守軍令，必須以職務為優先的狀況下，因而調整其家庭生活，因此會出現工作上或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角色衝突。角色衝突，乃是面對工作與家庭兩種角色在某些方面彼此互不相容時所產生的壓力；換句話說，在工作與家庭兩個生活面向中，與其中一個面向相關聯的要求，不相容於另外一個面向的要求時，工作與家庭間的壓力就會產生，而且以三種主要形式表現出來（陸洛、黃茂丁、高旭繁，2005）。

### （一）以時間為基礎的衝突：

這是一種時間分配不均所造成的衝突。一個人如果扮演多重角色，將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平均分配給每一個角色，導致角色間彼此競爭個人有限的時間。

### （二）以緊張為基礎的衝突：

這是一種由角色所產生的緊張狀態，可能影響到另一角色的扮演及需求的滿足。換句話說，在一個角色中所體驗到的緊張狀態會干擾到另一個角色。

### （三）以行為為基礎的衝突：

一個角色所要求的特定行為不相容或無法滿足於另一個角色的行為期

待。

軍訓教官的工作職務經過多年的演進，為適應社會的期待，其功能包含軍訓教學、學生安全、校園安寧、宿舍管理、交通安全、意外事件處理防範及反毒教育暨春暉專案的執行等，而軍訓教學與生活輔導是當前校園軍訓工作的兩大軸線，必須做好校園安全工作，貫徹24小時值勤，落實全國教官服務全國學生的理念。其中女教官工作及家庭的壓力大多來自於24小時的值勤工作（楊櫻華，2004）很顯然的，女教官會因為職務之需而佔用其為人妻與母親的角色，在輪值階段無法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因此在此階段會產生時間性的角色衝突。而對於許多需夜間處理學生緊急事務的經驗而言，由於事情的急迫性會干擾到其原本在家庭的角色。在行為上，傳統對於「女性」的期望，使得性別深深影響著女性的性格發展、角色扮演，以及職業選擇；而女教官在工作上必須表現出軍官的氣勢，此與一般所認知的溫柔的女性特質不同。此種對女教官的性別刻板印象，極易影響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成就動機、家務分工、職涯發展、工作與家庭取向及衝突處理（徐甄慧，1998）。

綜合以上的研究，對女教官而言，在工作上需扮演軍人與教師的身份，在學校內需擔任繁複的學生輔導，以及值班處理學生緊急事件，男女教官的工作性質及負荷並無不同，回家後又需扮演妻母與軍人待命的角色。對於女教官這種遠較職業婦女複雜的角色扮演、所延伸的生活壓力與專業發展的限制，非簡單化歸因於女教官個人問題、女性優勢，或私人領域的議題。女軍訓教官在職場的發展受到外在傳統的束縛至甚；相較男性而言，女性需同時扮演職場與家庭的雙重角色，這除會限制其工作發展外，也增加工作壓力。

### 第三節 校園危機的處理

危機是指個人面對無法逃避之狀況，但又無法用過去慣用的方式解決問題時，所產生的一種混亂狀態；在這當下，個人會經歷一段身心不平衡的時期。

校園危機事件發生，因應每一獨特的危機事件，事發當下的決策，是事件變化最具關鍵的轉捩點。在有軍訓教官的校園，他們永遠被列入校園危機處理小組第一線處理人員。本節先探討校園危機相關議題，又因意外事件每個狀況都相當獨特，每次要處理的方式不盡相同，因此，校園危機可能帶來傷亡，會引起大家產生強烈的情緒、行爲、認知反應，進而探討面對死亡的心理歷程，以爲女軍訓教官處理校園學生自殺經驗探討的依據。

#### 壹、何謂校園危機

「危機」包含「決定」或「轉捩點」之意思；而按字面解釋，亦有「危險和機會」之意思。若遇上「危機」而不能立即解決，會令系統失去平衡，影響日常運作。

據Gilliland and James(1993)的觀點來看，校園危機可以解釋爲：

- 一、校園危機(campus crisis)是校園內的成員，面對無法應用慣常的方法去克服障礙時，導致成員個人的解組(disorganization)或煩亂(upset)。
- 二、校園危機對校園內成員的目標及團體的目標產生危害，同時成員及團體也無法透過正常的各種抉擇或行動加以解決。
- 三、校園面臨危機時，所屬成員在認知上知道此情境中難以作適切的反應。
- 四、校園危機是成員面臨極度困境，造成極度的壓力，使人難以掌握自己的生命或正常的生活。
- 五、校園危機是學校行政體系或成員遭受到挫折產生的解組或運動失靈而形成高度壓力。

根據上述觀點，可將「校園危機」定義爲：「凡是發生在校園內或與校園成員

有關的事件(events)或情境(situation)，而對學校成員造成不安、壓力、傷害，而以校園現有的人力與資源，難以立即有效解決的，均稱之為校園危機。」

貳、校園危機處理的目的是：(謝謹如，2000)

- 一、化解疑慮，澄清謠言當危機來臨，消息的傳布常常很快速；有的消息又是錯誤，以訛傳訛，必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校方如何在第一時間妥善處理，化解家長的疑慮是非常重要的。
- 二、展現學校危機處理的能力預防勝於治療，有備無患。平時就要有危機意識，有計劃、有組織，做好安全教育，遇到危機來臨，要臨危不亂，啟動危機處理小組，研擬有效對策，發揮團隊精神，眾志成城，謀定而動，誠懇而且負責任的態度，積極處理，必能化危機為轉機，使傷害減到最低，事件能圓滿落幕。Caudle (1994) 認為危機事件不僅不可以逃避，而要勇敢面對，善用溝通的技巧，展現危機處理的能力。
- 三、維護學校師生身心的健康，1994年美國校園喋血事件，殺手瘋狂掃射，造成十五人死亡，震驚全美國。北一女、螢橋國小潑硫酸事件也震驚台灣社會。此時危機處理所擔負的責任，除了坦誠公佈校方處理對策，應藉由充分溝通，了解學生的心理需求，協助學生從事心理諮商與復健，同時加強安全措施與安全教育。
- 四、維持學校正常運作：危機處理的最終目的，在於紓解危機帶來的情緒與壓力，要溝通良好，充分了解，化解疑慮，澄清謠言，使校園趨於平靜，教師專心教學，學生安心上課，維持學校正常運作。

綜上所述，軍訓教官既是校園危機處理小組第一線處理人員，當校園危機來臨時，軍訓教官必須勇於面對，不推諉，第一時間及時因應，並依事件程度，儘速通報有關單位，分工合作處理，必要時安定學生情緒及相關人員的心理輔導。

## 參、面對學生死亡的經歷

Edwin Shneidman開始以「自殺者遺族 (Survivors of Suicide; SoS)」的名稱，來稱呼因自殺死亡事件而遭受痛苦的人，用以強調這些人們本身也是自殺事件的受害者 (victims)，並且強調自殺事件的受害者不僅是自殺者的親友，還包含了教師、學生、同事、治療者等。由此看來，當學生自殺死亡後，特別是從事「自殺防治」的第一線工作者教官，也是「自殺者遺族」之一。根據估計，每位自殺死亡的人，至少有六到十人的情感會深受衝擊，這份傷痛將伴隨他們十五到二十年 (呂欣芹，2006)。由於自殺死因的特殊性，遺族會經驗到比較複雜的悲傷反應，容易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在校園危機處理中，當教官在面臨同學的死亡時，有無因為其個人事件因素，無法有效的處理學生死亡議題：之前面對的死亡經驗、為人父母經驗、或其他生活中的壓力源都大大的影響了進展。以下就人面對死別因應能力及經歷探討。

### 一、死亡因應能力

心理學談到的因應模式很多，如Lazarus 與Folk Man (1984) 認為因應是藉由認知與行為的互動方式，去處理及控制超乎個人內外所能負荷的要求。Weiten (1986) 定義因應是指個人努力去克服、減輕或是忍受，外在加諸餘我們的要求。Auerbach與Gramling (1998) 則認為因應策略是指我們經常用於處理壓力情境，以減輕我們壓力的一些思考或是行動。

「死亡因應能力」則是將壓力的因應對象設定為學生「死亡」，且認為死亡是一個超乎個人所能應付的壓力情境，軍訓教官面對危機對於自己能否成功的執行所要求的行為表現所做的主觀判斷。人對於自己本身的效能的信念會影響他們所做的選擇、他們的抱負、下多少心力在一特定的任務上，以及面對困難及挫折時能夠堅持多久。

### 二、面對死亡的經歷

當個人面臨死別後所產生與經歷的狀態，悲傷(grief)、喪慟(bereavement)與哀悼(Rourning)是最常被提出來使用的，三種名詞有時是交互使用，也有些文獻會將三者視為不同涵義，以下將分別論述這三個名詞的意義。

### (一)悲傷

所謂悲傷(grief)，Bowlby(1980)認為是一種對失落感受而產生的心理、社會及身體反應的過程。Parks和Weiss(1983)則將它視為是自己覺知與接受失落事實之過程。而Worden(1991)更明確的指出，悲傷是失落後個人的經驗，不只是情緒的表露，還會表現在心理、社會、生理及認知各方面。質言之，悲傷常是各種生理及心理疾病的潛在原因，也是個人因失落而隨之產生的情緒、生理、認知和知覺反應的複雜交互過程，亦是傷慟過程(bereavement process)極重要的一環(許育光，2002)；此外，Littlewood(1992)表示，悲傷是個體在心愛者死亡後所產生的經驗，悲傷使個體不可避免地會面臨不幸福感與受苦的感受，因以悲傷可以說是一個包含痛苦、困惑與苦惱的過程。而廖珍娟(1998)則認為悲傷是一種反應，表達了三件事：

- 1.一個人對失落的感覺。
- 2.一個人對失落的抗拒與希望解脫它。
- 3.一個人經歷失落所引起的自我攻擊效應。

另外，Rando(1995)則進一步的強調悲傷有五個主要含義：

- 1.悲傷是對心理、行爲、社會、生理的感受。
- 2.悲傷的持續發展是一個隨著時間而會有許多改變。
- 3.悲傷是自然的反應。
- 4.悲傷是失落的反應。
- 5.悲傷是個人獨一無二的感受。

綜合上所述得知，「悲傷」是一種因失去所愛的人，而引發的痛苦反應，

包含情緒、生理、認知、行為上的反應。亦即，當我們失去最親愛的人或最重要的東西時，會感到傷心甚至會有哭泣的表現，也是一種傷慟、悲哀的過程。

## (二)喪慟

喪慟 (bereavement) 一字之意表示被剝奪某些人、事、物的狀態，亦即指當個人經歷失落時的客觀狀態(李佩怡, 2001)。與此相似的觀點為Longaker對喪慟的界定：一種失去親人的情緒狀態，有「被奪走」或「強奪開」的意思(陳富琴譯, 1999)。另有學者指出喪慟是遭受一股外來的破壞力，使人無法抵抗，可視為對客體事件的失落(Despelder & Strickland, 1999)。而Peretz (1970) 則認為喪慟是對失去一喜愛的或有價值的對象的一連串思考、情感與活動反應，喪慟程度是依失落者的個性，失落與失落對象間的關係而定(引自李雅玲, 1989)。除此之外，蔡文瑜(2001)亦歸納出悲傷 (grief) 與喪慟 (bereavement) 的差異有二：1.兩者的發生條件有所不同，喪慟強調的是因死別而產生，悲傷則基於主觀感受的失落事件而產生；2.兩者所包含的範疇略有不同，悲傷常置於喪慟的範疇內，但喪慟不必然包含悲傷。

## (三)哀悼

學者Lukas & Seiden指出哀悼 (Rourning) 是喪親者常常從現實世界抽出一些時間去回想死者，以及和死者的關係。因此，一個人能否輕易的承受悲苦，端看他是否可以在哀悼過程中，自然地，不斷自我修正地做出回應。所以說，哀悼是一個調適失落的必要過程 (Worden, 1991)，同時也是人類試圖學習由失落、喪慟和悲傷中生活下來，而努力適應失去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事物之過程 (李佩怡, 2000)。精神科醫師Engel (1961) 則視哀悼為復原的過程，他認為哀悼是一段需要時間去恢復功能的歷程 (Worden, 1991)。此外，Rando (1995) 認為悲傷是哀悼的一部份，故哀悼可視為在喪慟發生之後，

直到能接受與適應失落，並完成了悲傷的歷程。

Worden (1991) 也表示，經過死亡而產生的失落，使一個人的基本價值和哲學信念被挑戰，生者會有失去人生方向的感覺，會在失落和伴隨而來的變遷中尋求意義，以了解其中的奧秘，且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況且，親人的死亡會強迫你直接正視你的生命，強迫你去發現尚未發現的人生目的（索甲仁波切，1996），因此，Kubler-Ross (1975) 才說，面對死亡即是面對生命意義的最終問題。直言之，死亡所代表的生命有限性，就是人類必須面對的基本極限情境。在此極限情境下，所有有形、無形的科技成就與社會建構，均無法消弭個人在面對死亡否認力量時的深層無意義感，以及伴隨而來的苦難。

死亡焦慮意義的探索與了解，之所以困難的另一項因素是，它觸及了人類生命存在的深度，而關於此存在層次的理解，卻是一般人的思維方式難以把握的（蔡淑玲，2005）。死亡焦慮，更進一步揭露出與死亡相關的存在議題，如自由、責任、疚責、孤獨、無意義等，以及這些議題在倫理層面上的展現。Yalom(2003a)針對由死亡引發的這些相關存在議題的基本性質、臨床表現及其可能的對應之道，提供了深入的存在心理分析觀點解讀。一般而言，這些存在課題都是人類在陷入生命困境時所顯現的掙扎，但是也是存在個體尋求意義昇華與生存解脫的必要路徑。按照羅洛·梅的觀點，要成爲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就必然會體驗到焦慮和愧疚。當我們認識到我們未能實現自己的全部潛能時，我們就會體會到一種愧疚感。因爲現實生活中任何人都不能實現他全部的潛能，所以，愧疚感也就不可能避免（楊韶剛，2001）。

一向忙碌規律的校園最怕出現牽涉到死傷的意外事件，而且帶給師生、家長

劇烈的心理衝擊—因此常稱爲「創傷事件」(traumatic event)因爲意料之外，非比尋常，超過校園平時慣於應付的壓力，往往使全校陷入議論紛紛、人心惶惶的危機感，因此也可稱爲「危機事故」或「重大意外」(critical incident)。2006年，10月初美國便發生了至少三次校園槍殺，這就是典型的「創傷事件」或「危機事故」。相較於美國，台灣社會對槍枝嚴格管制，因此很少傳出類似的槍擊喋血，連續凶殺。但每次發生意外傷亡，媒體報導、家屬的怪罪、上級的懲處、同仁反彈等等後續壓力，仍然使得校長以下的教職員頭痛不已。學校一日、風，並-這種一倒楣事—，通常急毫擱置危機、料理善後。爲了盡快弭平風波，師生、家長所受的心理創傷拉爪髮受忽略，甚至對於集體的情緒騷動很自然會傾向壓抑。殊不知少數師生的認知、生理、行爲反應都可能留下後遺症，影響個人生活、同仁之間臥砲悍沂、同仁之間的感情，甚至未來的人際關係和人生觀（黃龍杰，2008）。

黃龍杰（2008）謂：因爲個案或病人自殺而受到心理創傷，懷疑自己的能力，這是心理工作者和精神醫護人員的職業風險。他很幸運總是得到周遭同事的理解和支持，從未因此度自責，但並非每位助人者都如此幸運。更提及教育部鑑於自殺已成爲學生第二大死因推動「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的柯慧貞常委，年輕時擔任學校輔導中心志工，當時代理一位請假的專任輔導老師爲一位同學做了智力測驗結果說明。會談後兩天，這位同學在希爾頓飯店跳樓自殺。事後，年輕的柯慧貞不斷自責，未能注意到這位同學有精神性的幻聽-未能，未能和對方多談，並簽下「不自殺約定書」，那段時間她常傷心痛哭，連半夜睡覺都會驚醒，甚至錯覺「那位同學的影子在我身上」。每次看到電影《沉默的羔羊》，女主角因兒時未能救出農莊裡的羔羊而懊悔，她自己多年前那一幕傷心往事仍會不斷浮上心頭，忍不住哭泣。其因而猜測，自殺者遺族最大的苦悶之一，是缺乏機會談論此事和宣洩情緒，進而排解、悼念這樁悲劇。吳淳肅（2000）研究中發現，不論是在預期或非預期的情境下得知學生死亡的消息，都表現出震驚、不相信、無法接受、不知所措、麻木、茫然的急性悲傷反應。在認知上接受學生死亡的事實之後，

便會經歷諸如：內疚、惋惜、生氣、思念、無助、哀傷等情緒。導師們雖然與學生一樣受死亡事件的打擊，但是導師在處理的過程中，傾向於壓抑自己的情緒和感受，期許自己以堅強的角色帶領學生走出悲傷。

綜上所述，當人面臨死別後會有不同情緒，每位教官面對學生的死亡悲傷過程步調並不都是一樣的，但是依危機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加上軍人形象，教官必須放下其心中壓抑許久的感傷情緒，必須努力地在校園、學生、家長之前保持平靜，因為他們必須為危機事件處理，表現出堅強。教官在歷經悲傷歷程時有怎樣的困惑？懂得心理規律，但未必能處理自身的問題。不是有些心理學家能幫助他人不自殺，他們自己卻自殺了嗎？也有些婚姻問題專家能幫助他人不離婚，他們自己卻離了婚嗎？教官們在危機事件處理第一線處理學生意外死亡、自殺死亡事件並覺得有責任盡其可能地提供支援給死亡學生的家庭，教官用怎樣的心理準備面對一個學生的死亡？悲傷感受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過程，但是在每一種情況下，是都會有確實的情感和感受（Ramona,2006）。

#### 第四節 自我認同與社會期待

教職向來被認為是適合女性從事的職業，而本研究的對象主要為目前任教於高中及大學的女性教官。女教官在學校工作，但是的身分仍然是軍職，必須以職務為優先考量，也受到傳統教官角色的桎梏，並屈從於傳統父權價值體系的約制，這些選擇以學校為工作場域的女性教官將如何定位自己、面對處遇、找到自己的生命意義與歸屬，幫助自己提升各方面的歷練與成長，以及面對自己、他人甚至是社會環境的因應之道。

在一波波的改變中，教官的角色與定位，由傳統邁入變革，使得教官們陷入一片混沌，無論教改如何聲稱，將教官角色扮演得恰如其分，教官工作在一般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念中，是繁複且多元的，致使教官無法對角色期望獲得清晰一致的認識，進而引發適當的角色行為，再者，教官應扮演的角色過多，造成過度負荷，或對教官角色期望過高，讓教官於實踐時產生倦怠或畏懼。因為權責劃分不清，使得教官對自我角色的認定及工作內容，產生不同的認知。

##### 一、自我概念及自我認同

Giddens (1991) 從現代性眼光提出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的新機制。這種自我認同一方面是由現代性制度所塑造，但另一方面自我認同卻同時也塑造現代性之制度本身，於是自我就並非是由外在事物來決定的被動實體。自我是弔詭的，自我也在內、外在力量的兩相磨塑之下而產生。自我是由社會互動所建構出來的社會我。他人的反應和判斷就好像一面鏡子，當自己接收了他人的反應及判斷之後，我們會將這些外界的觀感內化到自己的心裡，那麼它們就會成為自我概念與人格特質的一部分。因為我們解釋自身的術語都是一些文化的製品，我們的自我深深地浸透在那些與我們有關的地點、時間和事件的詞匯中 (尤娜、楊廣民，2007)。

由於後現代對差異的重視，因此在後現代就沒有所謂永久的認同，任何群體也都在所處社會中可以再區分出相互區隔或是對立的群體單位，因此在不同位置上也就產生不同的自我認同。Foucault認為主體是在歷史中被形塑，而在不同情況下人與自己以及與他人的關係形式也就並不相同；人的世界觀也並非固定不變，於是人就並非是以一個不變而又統一的主體來面對自己及他人（Heller, 1990；黃瑞祺，2000）。

自我概念來自於個人依據其對自己的內在知覺，以及對外在情境的人、事、物之知覺過程而形塑出對自己的主觀看法，對自我的認知也會隨著個體的成長、社會化的過程以及與他人互動的歷程而有所改變。

現代自我觀念具有兩種不同的“反身性”一方面自我控制，另一方面自我探索。所謂自我控制，就是對已知疆域內的自我經驗進行人為的限制和塑造。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可以訓練對自我的控制，即控制我的身體、思想、衝動和感受。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徹底擺脫我們的欲望，完全棄絕我們的情欲，以追求某種“更高的善”。自我探索的立場，則是為了確立我們的同一性而鼓勵我們去探索這些存在的維度。換言之，我們必須“找尋我們自己”這種對自我的找尋，正如日漸流行的各種各樣的心理治療和諮詢的形式所顯示的，已經成為現代文明的基本主題（尤娜、楊廣民，2007）。

William James(1890)是最早從事自我心理學研究的學者，他認為自我所指的是個人能指稱自己所有部分的總和，包含有「主體我」（self-as-knower）以及「客體我」（self-as-known）兩部分。「主體我」又稱「純粹的我」（pure ego），指的是個體能經驗、知覺、想像、選擇、記憶和計劃的主體；而「客體我」又稱「經驗的自我」（empirical self），也就是個人可以將它視為可以被認知的客體，

對其擁有一些想法、態度和情感，而這些經驗的自我即指個人在適應外在環境時，不斷會意識到的部分，其中這個可察覺、認知並涉入行為中的客體，也就是「自我概念」。

Burns (1991) 認為自我概念具有他人取向，也就是自我概念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個人會在與他人的互動之中獲得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與回應，日積月累之下，便形塑了自己對自己的看法。所以當個體有正向的自我概念時，會相信他人乃以正向的觀點在看自己，並期望自己把事情做好，這使得做事的績效變好、不需屈服他人、不焦慮、有生產性，因此能順利完成自己與他人的期望，進而得到他人積極的回饋，對正向自我概念的發展有正增強的效果，如此的模式一再循環而形成正向的回饋圈。只是一旦個體產生負向的自我概念時，會對自己感到無能，同時也認為他人持著負向觀點在看自己、對自己的能力不看好，進而造成績效差，變得依賴、順從他人、出現高度的焦慮感，因而無法達到自己與他人的期望，如此一來對自我的觀感反而越來越負向，致使整個回饋圈持續著負向的循環（黃德祥，1994）。

Bourdieu (1990) 在分析教育的再製時，也曾經說過，學校教育工作的形成，是以預先設定其功能的方式，以確定學校教育工作的同質性。在韋伯的官僚制度理論中，他認為技術化、理性和非人格化，才能顯現官僚制度的合理性，也就是結構中具有：各階層的權限被預先確定、職位是有階級的、必須履行職務，並發揮最大效用、各階層人員需具有專業訓練、工作是例行化的等特色（吳庚，1993）。我們可以得知學校組織是以分工的方式進行學校的運作，管理階層屬於行政部門，教師則屬於教學部門；為了讓學校組織有效的運作，管理階層與教師本身都有其預先設定的職權，各部門必須負責其事項，層級上也有權力的區別；以我國現行教育制度的規範來看，行政部門則以管理者的位置，權力與權限較教學部門大。因此，學校管理階層，是具有著制度上的權力，而這

個權力是專制與控制性的。

## 二、社會對教官身分的期待

在社會裡各種角色幾乎被抱持著共同的「角色期望」(shared role expectation)，因此我們如果知道某人在社會中所佔有的地位或角色，我們就會根據自身對該角色的認知或預期，判斷某人可能具有的人格特質。有時由於被判斷者也知道自己的身份角色，往往就根據「角色期望」引導自己的言行，因而掩飾了該人原有的本質。符合角色(in-role)的行為難以提供多少可以瞭解一個人真正本質的資料，倒是一個人做了不符合角色(out-role)的行為時，才能見到其廬山真面目。(Jones & Davis,1965)。

軍訓教官負責軍訓教學是國防教師，但軍人身分存在於學校，又不被尊重稱為教師；加以負責學生輔導、校園安全維護角色因而需支援行政部門，而有管理者之實，無行政之實權，但行政權利的專制與控制仍要教官分享。教官在專業內受到各式壓迫，以致產生的沉默的文化事實上就是一種慣習。Bourdieu(1990) 描述慣習為：「各種持久的、可轉化的秉性(disposition)，以及被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所構成的體系，就像是一種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生產與組織實行，以及再現各種指導原則，這些原則被客觀地視為理所當然，以致達成這些目的的必要手段，並沒有被加以檢視」。

臺灣的教官是威權體制社會的產物，臺灣的教官的生活世界也一直受到慣習壓迫，慣習讓我們理解到人是透過什麼方式才變成一個社會的產物。對人類而言，最自然而然的行為(好像天生就是如此的行為)，事實上不過是後天所學(各種社會經驗)的結果：個人的個性是由階級屬性構成的社會性格的變種。慣習做為一個持久的傾向系統，是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獲得的。傾向是指認知、感覺、做事及思考的偏向態度，個人由於其客觀的存在條件而將傾向內化以

後，成爲他們行動、認知及思考的無意識原動力。軍訓教官職場在學校，所處學校的教育理念不但會影響個人自身對工作內容的詮釋，同時也會參考社會意見後影響價值判斷等概念認知。

我們一旦把自己的生活交由流行的價值標準，做唯一的評判，同時也就失去選擇的權利；個人力量的“內核”喪失殆盡，只能轉而去尋求群體利權威的庇護與支持(任亞輝、楊廣學，2007)。如何找回迷失的本真存在和自由意志，做回自己的主人，自主地選擇並創造意義世界。組織是文化之縮影，主宰團體界定了組織文化，軍中服役者有90%爲男性，使得男性觀點之價值觀反映在企業文化之中，因此，軍事組織的主導性規範和價值不單來自男性主義，還來自男性化規範和其價值光譜上。女教官肯定是需要自我認同的，認同於自己的專業工作，才會覺得有自信，面對焦慮、面對無法逃避的選擇情境，才能積極主動地想辦法、做決定，在這個世界中明確自己的價值定向、發展自我。正像羅洛·梅說的那樣，當事人要懷有創造的勇氣，敢於面對焦慮、面對無法逃避的選擇情境，積極主動地想辦法、做決定，在這個世界中明確自己的價值定向。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敘事研究法來貼近女軍訓教官的生活世界，本研究即是企圖經由研究者自我敘說與訪談 1 位「女軍訓教官」生命經驗，呈現出女軍訓教官「如何」經驗在教育、社會轉型的生活所構成的主體經驗，呈現「軍訓教官」其職場生活經驗的原貌；在經過研究者自我敘說(本身亦為女教官)與研究參與者訪談之後形成文本，詮釋描述女軍訓教官個人化深層經驗及經驗背後所隱藏的深層主觀經驗世界之意義。

####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為何選擇敘事作為研究方法？囿於外在環境的催逼，軍訓制度從 80 年代末期，實已到不得不變的地步，但「軍訓教官」的生命經驗要如何以平實的方式呈現，研究者想要藉由當事人主體的職場生活經驗以敘說的方式觀看他們。

生命經驗是許多故事的串連，最後回歸到生活經驗，生命本身是獨特的，生命的苦難在涉入時是看不出，深埋在其中，唯有在敘說生命故事時，跳出故事的本身，然後看見自己存在的價位。論文本身的創作是對人的關懷，敘事結合人文、人性的關懷和文學、藝術的結合，看到的故事不再是浮面的美，是真正生命的感受，散發出它的意義本質。受訪者將生命中特定的經驗加以敘事(narrativize)，通常會存在現實和理想、自我和社會之間的裂縫。要實行故事，人就必須填滿這些裂縫。這些裂縫需要人的生活經驗與想像力。每一次實行，人都重寫了自己的生活。人在重寫的過程當中進入故事裡面，使這些故事成為他們自己的故事(White & Epston,2001)。

敘事研究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互為主體性的觀點。這各特色指的是透過敘說，說者與聽者其實是在共同建構與互動的知識協商歷程。也就是說研究者不再是研究中的主導人物，而是關心參與者個人經驗與加入研究後的自我覺知經驗，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交

互涉入、彼此了解以及合作的關係，對知識的產生才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

1990 年代隨著社會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過去體制下的軍訓教育勢必非轉型不可，大體趨勢是逐漸脫離「軍」與「訓」的內涵，教育要在穩健的步伐中逐步調整、但社會的要求遠超出轉型的限度。現職軍訓教官在緬懷過去榮耀光環時，過去的經驗根本就是天壤之別，是因為過去的人們活在不容挑戰的意義脈絡中，在面對未來軍訓教育的必然變革，不是只有調整態度的問題，在這樣一個社會，對軍訓教官的生活經驗有著怎樣的一種撞擊呢？用什麼來捉住這各經驗？透過敘說的方式，將故事串連成文本。而敘事內在建立的普遍客觀性又與量化不同，它的出發點由存在的主體出發。敘事本身強調生命故事就是獨特的故事，看見人性的力量、意義、獨特性。

敘事本身為一種貼近人性的寫法，可以真正貼近當事者的生活經驗，是近人性，以研究者的「自我敘說」並訪談 1 位軍訓教官之互動解釋職場經驗的方式。希望藉訴說、轉錄與分析，探討軍訓教官生命經驗，以故事為主軸，使用敘事研究和文獻處理方式，回到當事者使主體發聲。

## 第二節 敘事研究的理論

由於強調個別生命的獨特性，日常生活的核心是個人，而個人無時不在解釋和判斷自己和別人的行為與經驗。很多時候，這些解釋與判斷乃是基於誤解。譬如，個人往往以自己的經驗，去假想別人。很多疏困解難的社福方案正是建立在這種錯誤的解釋之上。然而，這些方案的設計者往往並不了解當事人的經驗、意義與解釋。於是造成理解的鴻溝，甚至完全誤解了當事人的需要。這些方案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沒有考慮到當事人本身的觀點與態度。透過當事人訴說的故事與說明，便得出了深度的描寫與解釋（Norman K. Denzin, 2000）。

敘事研究為質性研究的一種，以故事為核心，採用敘說的方式。「敘說」不僅是在日常生活說故事、聽故事、甚至寫自己的現象。故事的隱喻，強調我們是在特定的脈絡底下，去創造次序、建構文本(Riessman, 2003)。敘事可以見到生命歷程的轉換。余德慧、徐臨嘉(1993)對敘事與生命意義關係的詮釋，提出人類在敘說苦難時，在不同時間點敘說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轉換。生活世界的苦難經驗透過敘說，原先的脈絡意義會產生轉變，對事件的解釋也會和原來的不一樣，這是經過對事件重新解構再建構的結果。敘事研究強調的是探索個人經驗的意義，以及對生命事件重新理解、詮釋。個人生命遭受苦難處於無意義狀態時，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透過重複的敘說會發酵、轉換成有意義的事件，個人世界觀的轉換可以找到意義。周志健(2002)以諮商個案的敘事研究，以及張玉燕(2003)對個人生命回溯療法的研究，發現回溯過往生命經驗，透過不斷的敘說能獲得他人的理解，對自己的生命產生新的理解、體悟，進而發現自己的生命意義。

### 一、敘事與自我

我們成長過程中受著文化習染作用，都是沉浸在故事化的意義網絡之中的。每個人一出生，在學會思考之前，就開始聆聽和銘記發生在我們的家庭、社區和文化網絡中的故事。已經按照某些故事的結構或邏輯來理解我們關於周圍世界和他人的

經驗，理解我們自己。

敘事取向強調「自我」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自我」與「語言」之間的關聯，屬於社會建構取向的一部份。認為自我的存在取決於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語言和語言表達，且聚焦於建構自我的方法。視語言為建構真實的工具，透過特殊的語言、歷史與社會結構，自我的經驗才是有意義的。因此，敘事心理學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那些構成自我的語言(language)、故事(stories)和敘事(narratives)，及此類敘事對於個人和社會的啓示及影響(Richele L. Crossley, 2000)。敘事心理學與其他方法之差異在其有「主題性」及「質性」的導向，企圖對個人所經歷之特殊經驗進行瞭解。藉由聚焦於個人的生活經驗獲取其主體性，並以實在認識論運作，對特殊個人經驗賦予尊重。

## 二、敘事與個體經驗

經驗與人的存在息息相關，人是通過經驗與世界的萬事萬物發生聯系，經驗是人與世界相遇的方式。經驗是一個生活過程，我們不是在一個靜態的空間中經驗事物，而總是在事物本身展開的時間中經驗事物。所以我們不能從經驗過程中抽繹出某個因素，以為這就是直接經驗。這樣得到的不過是一些抽象的觀念，並非生動的經驗本身。詹姆士則是從人的具體生存經驗出發來闡發自己的經驗觀的。他的經驗，指的是原始的生命本身。我們通常所說的原初經驗，詹姆士稱之為純粹經驗，指人們反思之前的、還沒有想清楚的、未經意識過濾和思考的經驗。純粹經驗是先於自覺意識或反思意識的經驗，是當下的生命意識之流，這是我們原初性的生活經驗，它潛在地包含了以後的種種經驗區分，包括了各種各樣的關係，它為我們後來的概念範疇的反思提供了基本的材料。

詹姆士所說的純粹經驗，在狄爾泰那裡被稱為“經歷”。狄爾泰認為，經歷是存在意義上的經驗，而感覺經驗只不過是認識論意義上的經驗。經歷是我們與世界

的原初關係，是對事物當下直接的經歷，包括它們具體的特徵、意義、價值、關係和模式。但是此時我們還沒有加以區分，因此經歷就是原始的生命過程，也就是原初經驗。經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經驗使我們認識自己，並把自己展現給他人；正是經驗給我們生命以質料和意義。自我的經驗總是植根於身體、世界和語言之中。

Husserl的獨特貢獻在於他確認了經驗事實本身所具有的意向性，或者說，感覺經驗與理性意識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胡塞爾呼籲我們擺脫假定和預設，“回到事物本身”。這種方法論上的新起點使現象學家們爲了解“作爲事實本身呈現它們自身”的現象而能夠懸置自己通常的經驗和對世界的解釋，這種哲學上的創始爲我們根據人的特性理解人類提供了新穎的視角。

Carr（1986）認爲當代西方人類現實生活具有敘事或故事敘說的特性。Carr引用現象學取向中Husserl的時間意識理論，描繪有關人類日常經驗的時間。他將人類經驗分爲三個基本層次：(1)被動經驗、(2)主動經驗、(3)自我／生活經驗，在每一個層次，人類經驗可以被刻劃成一個類似故事型態的複雜時間結構。

#### (一) 被動經驗：

根據 Husserl 的理論，當我們遭遇最被動層次的事件時（即沒有意識到正面臨這些事件），我們就根據對未來的預測，以及對過去經驗的記憶，而賦予他們意義。我們的經驗會自動地假設一種時間上的延續形式，在其中，未來，現在、和過去都是整體的一部分，彼此互相決定。Husserl 以旋律上的音符爲例，一個音符只有與它前、後面有所關聯的時候才會具有「意義」，才會「存在」。這種時間上的經驗與空間知覺中常討論的完形現象很類似。

#### (二) 主動經驗：

主動經驗就是「清楚的與過去經驗磋商，面對未來，將現在視爲過去與未來的通路」的主動生活。重點是，現在的活動只有在過去的記憶和對未來的預測之相互交錯的網路中，才有可能被理解。因此敘事結構的時序形構特

徵，不只是被動的，而且與主動的人類經驗有關。

### (三) 自我／生活經驗

假如敘事結構與個人被動經驗、主動經驗均有關聯，那麼「生活故事」(Lifestory)的觀念即需要更進一步綜合性的理解，將個別獨立的故事串連起來，將所有這些都視為「我的」，且建立彼此之間關連性，因為「只有在述說生活故事的過程中，自我才會存在」，也才能在生活與行動中發現意義、創造意義。

## 三、敘事與悲傷處理的關係

Kubler-Ross的悲傷五階論是舉世聞名的，悲傷五階論是指否認、生氣、討價還價、沮喪與接受。這五階論也同樣適用在痛失學子的老師、教官們身上，比起許多其他狀況，悲傷是人們面對失落時的正常反應，卻也是一段辛苦的歷程。

Denzin(1989)在解釋性互動論(interactive interactionisR)將敘事定義為：一個敘事即是一個故事(story)，述說對敘事者及聽眾具有重大意義之序列。每個敘事都描述一連串已經發生的事件，敘事如同故事般有其情節，有開端、中點和結語。敘事以時間或因果的順序組織事件序列，且具有敘事者可理解的邏輯。敘事內容是可以獨立存在的，有意義的經驗也會不斷被傳頌下去。Polkinghorne(1995)認為敘事研究是應用故事，描述人類經驗和行動的探究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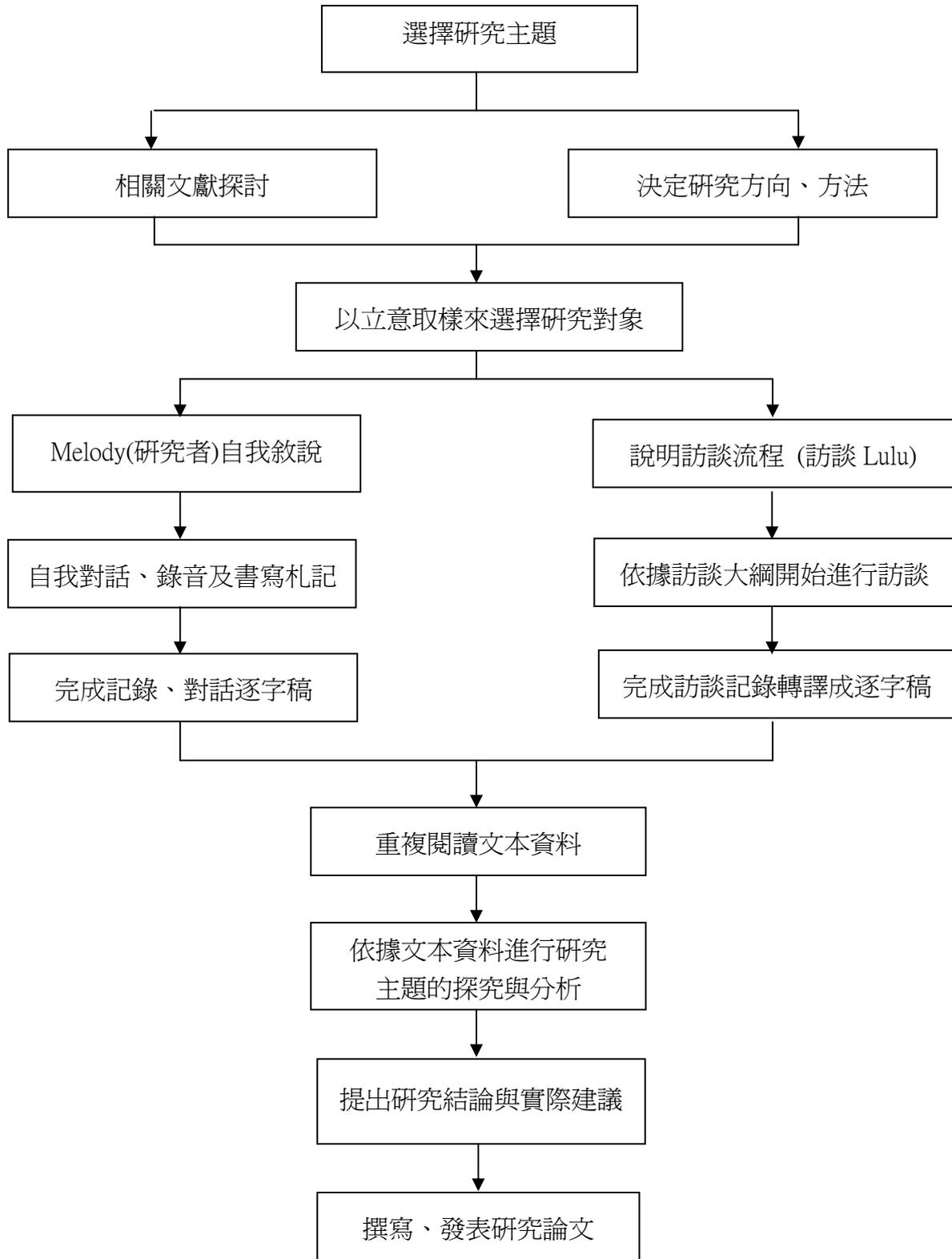
人們透過所敘說的故事賦予生命意義，所以，要研究人們如何建構其生活經驗之意義，敘事研究應是最恰當的研究方式。因此，對於個人生命故事的整體理解，研究者可以透過敘事方式蒐集資料，從文本資料的理解、詮釋，尋找敘說者貼近真實的生活經驗。生命經驗的敘事敘事研究是以生活經驗為探究的核心。敘事研究學者Rishle(1986)曾宣稱：「故事是理解人類經驗的基本方式」(吳芝儀，2003)。Clandinin & Connelly 以杜威對經驗的論述為核心，指出敘事研究是個人與社會，過去、現在、

未來和地點三個方向，是人與社會的互動，時間是連續性的，地點存在著經驗發生的情境。認為經驗同時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人存在關係、社會情境中。他進一步認為經驗是一種連續性的，是由過去經驗引向未來的經驗(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

學生死亡，教官關注在照顧死亡學生之班級以及死亡學生家屬對象及其衍生的問題上。照顧(caring)是人本質的存有，照顧是一種受苦或全神貫注的心靈狀態。照顧他人意味著心靈的負擔，此負擔是某種焦慮、掛念、擔心的狀態，另外照顧意味著關心，如果我們關心某人，他的思想、感覺、慾望對我們而言將顯得重要，同時「照顧」也意味著關切者的安全、福祉(徐臨嘉，1992)。Skovholt(2001)在《助人工作者自助手冊》一書中引用羅洛·梅的觀點：「當我們不再關懷別人的時候，我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而關懷可以讓我們的存在恢復意義」而關懷(caring)則被定義為：「關懷是一種狀態，它包括接受他人並視人如己：他人的痛苦或喜悅有如自己的喜怒哀樂，且能瞭解箇中滋味，關懷也涵蓋了罪惡感、憐憫心，以及對於我們都是立在一些共同的人性基礎上，並從那些基礎衍生而來的一種自覺。」

吳芝儀(2003)指出敘說過去經驗事件的故事，是人類一直共有的活動現象，透過敘說、書寫、閱讀和傾聽他人的生命故事，可以更了解自己和別人伴隨經驗而來的想法和感受。本研究探索的是研究參與者生命職場經驗敘說，對於個別獨特性的事件，經由述說過程的重新經驗，敘事者從敘說中重新建構其意義，因此，敘事過程也可以是一種治療方式，且被心理輔導諮商者所推動。

### 第三節 敘事研究的實作流程



####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 壹、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選取小量樣本，研究參與者設定為服務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軍訓教官，質性研究的精神並不在於推論，而是在於強調針對小群體所做的描繪(黃有麗，2000)。在參與者的選取方面，本研究依據Patton(1990)所說的質性研究抽樣重點一樣本雖少，但需要有深度的「立意」取樣。以下是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代碼	研究參與者	年齡	教育背景	服務年資	級職	服務學校	配偶職業	行政職務
M	Melody	48	一般大學	20	中校	大學	軍職	一般教官
L	Lulu	42	二專	18	中校	高中	軍職	生輔組長

本研究是透過敘事的方法描寫研究參與者的身體、社會角色、意義、自我及時間等面向的生命經驗，形構出生命進程中意識發展的理路脈絡。在敘說中，創塑了自我，自我的概念必然牽涉到他人，與其說是談自我，不如說是談論在某些他人之中的自我，在某種文化中的自我。因此研究者希望研究參與者忠實描述個人的職場經驗，並希望將其敘事重點資料呈現，但是當研究者在徵求其他研究參與者時，表明要深入探討此相關議題，大多會焦慮擔心若將內心世界呈現於資料中，尤其以訪談方式，面臨真實揭露會涉及到個人隱私及工作壓力時，似乎皆怕有脈絡可循，會對未來工作產生影響，總是建議研究以量化形式展現，將義不容辭幫忙填問券。最後只徵得一位（Lulu）願意以訪談方式，做個人職場經驗敘說。

當找尋「女軍訓教官」做自我敘說，我開始得面對自己不只是個研究者而已，和置身於研究中的那參與者一樣，我也是個教官，已不具有客觀中立的身份。這也讓我進一步體會到，如果研究關懷的是「應該怎樣」（應然），而不是「事實是什

麼」(實然)，那麼研究不過只是一種非現實的烏托邦，將會造成理論與實際更嚴重的斷裂。如果研究者懷著某種應然的假設，然後去檢證女教官是否應驗這樣的假設，那麼研究者最終只會聽到想要聽的，卻忽略了女教官自身所想要表達的。因此，我選擇不在研究中隱藏自己，反在研究中大聲宣告：我是一位女軍訓教官，研究對我而言是與自己接軌的方式之一，研究中要有我—同時兼具女軍訓教官／研究生的雙重聲音，也要有其女軍訓教官的聲音。聲音的表達原本就是矛盾多變的，充滿權力關係，誰也無法確定發出來的到底是不是自己真正的聲音，因此「發聲」並不是指，我說出了一種真實的聲音，而是指對自身的一種反思的(reflexive)過程。又因為研究者本身是服務於軍訓界將近二十年之軍訓教官，前十幾年在公私立高中職服務，後幾年在公立大學服務，因此對軍訓教官工作之場域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因此研究者選取本身也作為研究參與者，以增加文本之豐富性，並以Melody之名作為自我敘說者的角色將真實經驗表白，以區分作為研究者時之立場。Melody之敘事資料將由自我對話、錄音及隨筆書寫札記等資料取得。

## 貳、研究工具

### 一、研究者

而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而研究者同時也帶著自身的意念和情感，與研究參與者所敘說的經驗接觸，如此一來，很容易受到本身的經驗或價值觀的影響而偏執，所以研究者對自己的特質、能力與所受過的訓練必須具有深刻的自我覺察能力(黃瑞琴，1991)。研究者目前為嘉義縣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在學時曾修習過質性研究方法、敘事研究與敘事治療、詮釋現象學研究、心理諮商與唯識哲學、生死教育專題、臨終關懷、宗教敘事修辭與隱喻、宗教詮釋與敘事分析等相關課程，由於研究者目前本身也是處於相同工作職場，在學術及實務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基礎與訓練。

### 二、擬定敘說、訪談大綱

本研究希望透過一位自我敘說及一位深度訪談的方式來了解女軍訓教官實際的經驗，以及探討其職場生活架構，採用開放性的問題模式，邀請研究參與者來敘說其經驗和感受。Smith(1995)提到訪談必須要不斷地做嘗試，才能盡可能地投入敘說者心理與社會世界，根據 McAdams(1993)所設計的訪談綱要來關切敘事的方向及主題，並且引導進行，讓敘說者談出自己的生命故事(朱儀羚譯，2004)。

#### (一) 生活章節(life chapters)

如果生活歷程是一本書，那麼這本書將包含了哪些章節。McAdams建議約分為二至八個章節，每個章節都要有個標題，同時也要簡述其中主要的內容。

#### (二) 關鍵事件(key events)

關鍵事件就是指在過去的生活中曾發生哪些重要或具有意義的事件，必須詳述事件當時的情況，如：人、事、時、地、物、感受，以及事件對自己的衝擊或影響，陳述力求明確而具體。

#### (三)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people)

重要他人是指在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歷程中對其造成重大影響的人，例如：家庭成員、職場成員、朋友等等，闡述其與重要他人的關係，以及這些重要他人對其所造成了哪些具體的影響，除此之外，不妨再進一步談談是否還有其它的特別對象。

#### (四) 未來藍圖(future script)

研究參與者描述對於未來的規劃或理想，由於生活的目標無不受時間而有所更動，因此在此正好也可以反映其成長轉變的經驗。

#### (五) 壓力與難題(stresses and problems)

生活中的壓力、衝突與障礙難免會出現，期待研究參與者思索並描述生活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壓力、主要的衝突、棘手的難題以及必須克服的挑戰，同時也更進一步闡述其形成歷程及應變之道。

#### (六) 個人意識型態(personal ideology)

談論有關個人的基本信仰和價值觀，例如：是否相信神明或上帝的存在、政治立場為何、什麼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價值等等。

#### (七) 生活主題(life theme)

從上述所回顧的整個生命事件中，歸結出一個足以貫串個人生命故事的核心主題，或是在某個特定階段的生活主題。

敘說、訪談大綱其實是爲了提醒研究者在自我敘說及訪談時的要點與方向，並無實際的引導作用，也無需制式地按照大綱的先後順序進行。針對研究的對象及主題，本研究擬定的訪談方向包含有女軍訓教官的現況陳述、自我概念與認同、職場生活經驗、未來規劃及生命意義。

(一) 成長故事：求學經歷、家庭敘述、家庭成員、重要他人或事件、成長的辛苦與喜悅、投入軍職、職場發展等。

(二) 生活與經驗描述：個性、生活重心與態度、工作、特別事件、人際往來、煩惱、情感需求等。

(三) 自我對話：我看我自己、價值觀、人生觀、職場現況、職場的優勢與劣勢、生死觀、社會觀感對自我認同的影響等。

(四) 未來規劃：關切事項、理財、職場安排、擔憂。

### 三、訪談同意書、訪談地點、訪談札記與錄音工具

當本研究確認了訪談研究參與者之後，在第一次的訪談開始之前，爲建立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彼此之間的互信及保密原則，並期待能蒐集到可靠且實際的訪談內容，因此，會先爲研究參與者詳盡說明本研究的目的與進行的程序，使其了解本研究的內容、訪談所需的次數與時間及其應有權利和隱私保障，最後再輔以書面同意書的閱讀與簽署，讓研究參與者感受到安全、安適自在，才會開始正式進行訪談（訪談同意書，參見附錄一）。

為避免訪談時受到外界的影響而中斷，且顧及到研究參與者對陌生環境可能產生的焦慮，因此在訪談前研究者都會先與研究參與者協商進行訪談的地點，以便達成共識使訪談順利進行。事先告知研究參與者每次訪談的時間大約預定在一到二小時，且視實際情況的需要而向其邀請之後的訪談，研究者並在每次的訪談結束後會撰寫訪談的心得與對當時的觀察，記載訪談時研究參與者的表情或語氣、在訪談過程中感受到的特殊情緒狀態，並檢視研究者在該次訪談時的表現及自我省思。

由於研究參與者口述的資料相當豐富，若以紙筆記錄的方式恐有遺漏，無法鉅細靡遺地詳實記載，在急於記錄且又須專心聆聽其生命故事的情況下恐怕無法兼顧，因此在訪談前會先向研究參與者說明並獲得其同意，藉由錄音筆來進行錄音，有助於研究參與者所敘說的故事內容更為完備無闕。

## 參、訪談、自我敘說、轉譯編碼及分析

### 一、Melody 自我敘說的進行

#### (一) 以 Melody 之名作為自我敘說者的角色：

- 1.為區分作為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不同立場，在整理文本時以 Melody 之名作為將真實經驗表白；雖然是自我敘說，不以研究者之名，以 Melody 代替，是將研究者的身分抽離，成為現在被研究者觀察的對象，以求能客觀化。
- 2.依訪談大綱選一位傾聽者做問答，並進行錄音，紀錄對話完成逐字稿：

高達美說：「提問就是進行開放。被提問的東西的開放性在於回答的不固定性。被提問的東西必須懸而未決的，才能有一種確定的和決定性的答覆。以這種方式顯露被提問的東西的有問題性，構成了提問的意義。」一言以蔽之，「提問就是開放」(Hans-Georg Gadamer, 1989)。提出問題，就是打開了意義的各種可能性，因而就讓有意義的東西進入自己的意見中。我們也只取得問題的視界，才能理解本文的意義。

個人敘事，如同在心理治療中一般，對一位能夠理解自己的傾聽者

(listener)述說自己的故事，是成功的關鍵之一（Michele L.Crossley 2004）。研究者之敘說請自己的先生依訪談大綱做提問而回答，並進行錄音後，將對話完成逐字稿。選擇什麼樣的聽者，會影響到選擇說什麼樣的故事。研究者的先生並事前熟悉個人敘事概念(2006 年上過吳熙瑁老師敘事治療課程)，又在相同職場，可扮演一位同理的、鼓勵的引導者，且為故事提供一個堅強的支柱。

## （二）整理 1989 年至 2008 年隨筆札記、工作記錄：

個人從決定成為軍訓教官，受訓到分發、歷經不同的學校、不同的事件，這些紀錄就像一個旅程，其中包含了各種實踐行動、認知建構、生命企劃及體現，聽自己的敘說，整理資料著手開始寫故事，無論是隱是顯，無論有自覺或無自覺，卻也促成個人對於未來的期待，過去的回憶，現在的表達。

隨筆札記的編碼：以 M 代表 Melody、而內容則以年為時間次序及記錄段落為單位進行編碼，例如：Mn89-35 中的 M 指的是 Melody、n 是隨筆札記，89 是 1989 年，35 則是札記段落編號，所以 Mn89-35 就是指在研究參與者 M（Melody）1989 年的隨手札記（n），第 35 段落的內容。

工作記錄的編碼：以 M 代表 Melody、而內容則以年為時間次序及記錄段落為單位進行編碼，例如：Mw08-1 中的 M 指的是 Melody、w 是工作記錄，08 是 2008 年，1 則是工作記錄段落編號，所以 Mw08-1 就是指在研究參與者 M（Melody）2008 年的工作記錄（w），第 1 段落的內容。

## （三）記錄主觀回饋的資料：透過自我經驗的回憶與陳述職場事件：

人若要創造生活的意義，表達我們自己，經驗就必須「成為故事」。「成為故事」這件事決定了我們賦予經驗的意義。為了創造生活的意義，人就面對了一項任務，那就是他必須安排自身事件經驗的時間順序，建立自己和周遭世界前後一致的一份紀錄。他必須把過去和現在，以及未來預期會發生的事件經驗連成線性順序，才能夠建立這一份紀錄。這一份紀錄可以稱之為故

事或自我敘事。這個敘事如果成功，人對生活就會有連續感，覺得生活有意義。日常生活秩序的安排，未來經驗的詮釋都要依靠這一點(Micheal White& David Epston，2001)。

## 二、Lulu 的訪談的進行

研究參與者(Lulu)認為不必要先知道訪談大綱，這樣的敘說才會自然而真切。研究者在每次訪談前都會先徵得同意後才全程錄音，以避免訪談過程中的細節有所遺漏，另外，在第二次訪談時也會提出上一次訪談資料不足的部份或有所疑問的地方，請研究參與者深入敘說或再作釐清。

訪談前，與研究參與者約好適合訪談的時間與地點，靜謐而安全的地方可以避免在訪談的過程中受到外界的干擾，尤其開始訪談之後很可能會越談越深入，因此每次訪談的時間都需要有一至二個小時，聆聽時研究者必須十分專注於研究參與者所談及的內容以及注意其表達時的情緒狀態，因為這些訊息很可能都是探索其職場經驗極重要的線索。爲了讓研究參與者能夠關注並敘說職場生命中的重要事件，研究者會適時提供有助於訪談進行的脈絡與氛圍，以開放式的提問來開啓話題，並容許其對事件做任何的表述。Paget(1983)建議要把訪談視爲平常的對話，讓說與聽的兩方共同來發展意義，且需要讓雙方都有足夠的自由，聽的一方可以進一步問一些問題來澄清不解之處（王勇智譯，2003）。所以，研究者認爲在訪談的過程中，如果能夠完全放下對訪談主題過度的主控，讓受訪者自由地敘述其經驗的細節，說不定能引出更多意想不到的深蘊內涵，擴展其生命故事的張力。

## 三、逐字稿與編碼

反覆地聽取錄音資料，並將的口述內容轉換成文字，以保留當時的印象，並將研究參與者接受訪談時的表情、肢體語言或情緒狀態也置入，以～表示停頓較短，～～表示停頓較長，↗代表語氣上揚，↘則代表語氣下降，（ ）則表示說

話者以外的環境動態，每個訪談在形成逐字稿之後都要進行校正，並將其聲音表情補註於內，反覆閱讀整理出文本資料，以進行譯碼及意義單元的編寫。

在編碼的部份，以 M 代表 Melody、L 代表 Lulu 分別作為研究對象的代號，R 則是研究者的代稱，而內容則以訪談次序及敘說段落為單位進行編碼，例如：M-1-35 中的 M 指的是 Melody，1 是第一次訪談，35 則是研究參與者敘說的段落編號，所以 M-1-35 就是指在研究參與者 M (Melody) 的逐字稿中，第一次訪談的第 35 段話的內容。L-2-35 中的 L 指的是 Lulu，2 是第二次訪談，35 則是研究參與者敘說的段落編號，所以 L-2-35 就是指在研究參與者 L (Lulu) 的逐字稿中，第二次訪談的第 35 段話的內容。

####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呈現生命故事的方式乃依循 Leiblich, Tuval-mashiach 和 Zilbe(1998)在敘說分析所提出的整合內容與形式，文本的形成以兩個組織向度，亦即重視「整體—類別」和聚焦於「內容—形式」這兩大向度，交叉形成四種主要的組合（林美珠，2000）。「整體」即是以個人整個的生活故事為主體，「類別」則是在生活故事中傾向於對某個問題或現象感到興趣；「內容」強調明確的事件內容，主要為了發現其中所隱含的意義、動機或某種象徵意向，「形式」著重於情節的構成、事件的次序、情緒、敘事風格、隱喻或文字的選擇等（廖小慧，2001），其分別敘述如下：

整體—內容	整體—形式
類別—內容	類別—形式

(一)「整體—內容」：視敘說者的生命故事為一個整體，所以著重於完整生命故事所呈現出來的內容，研究者透過對每一片段內容的理解，將敘說者所陳述的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歷程，統合出故事的整體意義。

(二)「整體—形式」：研究者著重於整個故事的情節分析和結構面的探討，從

故事中找出高潮或轉折點，使整個故事有最清楚的表達。

(三)「類別—內容」：研究主題的歸類乃事先作好分類，接著節錄文本的陳述來進行分級、歸類再聚集成次主題。

(四)「類別—形式」：主要著重於故事的形式、敘說的特定風格或語言特徵，如分析敘說者如何使用隱喻、主動或被動陳述的頻率，以及其情感如何呈現。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女軍訓教官對自我的認同及其職場的實際經歷，所以研究者將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故事敘說以「整體—內容」的方式呈現，而資料分析的方式則是以「類別—內容」為主，希望透過研究參與者職場事件的敘說，採第三人稱的立場改寫故事，並摘錄文本資料來探討其中的意義單元，進而對事件的主題作歸類與分析，以了解研究參與者之職場生活經驗對其發展生命意義的價值所在。

## 第五節 研究嚴謹度與倫理

量化研究長久以來一直是科學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主流，它自詡以客觀的測量和量化推論來尋求一種普遍法則(universalistic law)，故而量化研究以信度和效度來作為評判的標準，同時以此來質疑質性研究是否嚴謹及客觀，但質性研究所關注的則是個體在不同的文化脈絡影響下的生活及其主觀經驗，強調脈絡情境過程、互動、解釋與意義的探索研究（胡幼慧，1996）。Blumenfeld-Jones 在 1995 年提出了所謂「逼真性」(fidelity)來作為敘說研究的評估標準，他認為研究參與者要真實地陳述生命故事並把它交給研究者，而研究者務必忠於研究參與者說故事的立場，兩者以一種道德的觀點留存了故事的價值與尊嚴，因此建構了足以包含真切(exactness)和感受(felling)的可信性(believability)（王勇智譯，2003）。

根據 Riessman（1993）的看法，認為敘說的有效性(validation)就是評估研究者在分析或解釋的過程是否具有信賴度(trustworthiness)，但信賴度並不等於真實(truth)，還需要把解釋的過程放入了社會的世界裡，因此可從以下各個向度來探究敘說研究的有效性（王勇智譯，2003）：

- 一、說服力(persuasiveness)：指資料本身是否合理或研究者做這樣的解釋有無道理或能否令人信服。
- 二、符合度(correspondence)：指研究者將研究結果提供給參與這項研究的個人或群體，以供其做檢視之用，確保其敘說資料沒有不當的援引或誤解，倘若研究者的再建構被研究參與者視為是適切的再呈現時，即可提高可信度。
- 三、連貫性(coherence)：Agar 和 Hobbs 於 1982 年提出了總體、局部和主題連貫性三個層級，認為研究者必須持續修改關於敘說者信念與目的的最初假設，以啟發對於特定敘說結構以及統整文本中反覆性主題的理解，若某個解釋在這三種連貫性裡都顯得可以被理解，亦即強化了該解釋。
- 四、可參考性：此研究能為研究社群所採用，成為一種思考及解決問題的方式，同時，

對未來也具有實用價值，使其變成其它研究的基礎。

五、無教條：敘事沒有典範，也沒有固定的書寫模式，可以再創造，只要能被研究參與者認可，便具有有效性。

在研究倫理上，首重人與人之間相互的尊重與平等對待，尤其是在研究上難免會觸碰到有關個人的隱私與可能提及的敏感性話題，所以，研究者在訪談前會先向研究參與者闡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訪談的內容與方式，告知其權利並善盡保密原則，以維護其基本人權，在徵求其同意及簽署訪談同意書之後才會開始進行訪談。由於本研究涉及個人隱私，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有關於訪談研究參與者及言談涉及相關人員身分的資料會經過匿名處理，而訪談錄音及逐字稿也會妥善保管不外流，待研究結束後全數銷毀，嚴守保密之倫理。訪談時，研究者會以專注、尊重和開放的心態來傾聽並接納研究參與者的感受，注意其在訪談過中的情緒變化及對問題的開放程度。在錄音的過程中，若研究參與感到不舒服時，即可要求中斷錄音或拒絕回答問題，以顧及其身心感受。

## 第四章 2 位女軍訓教官的職場經驗敘說

### 第一部 Melody 教官的故事

Melody 47 歲，其原生家庭裡面沒有人有軍人背景，爸爸媽媽一起經營腳踏車店，都是道地的台灣人。大學畢業後考取女軍訓教官班，歷經十個月女軍訓教官受訓講習後由國防部任官少尉，再經教育部薦任至省立高中服務，2 年半後遷調私立女中，服務三年後再調回自己的高中母校服務 8 年，並遷調到國立大學服務 8 年，目前階級中校，軍訓教官之年資已有 20 年。於任軍訓教官 4 年後其間參加研習時，認識了由部隊轉任軍訓教官的先生，結婚已 15 年，育有一子一女。

#### 第一節 決定考教官的原因

##### 一、命運的安排

1988 Melody 與任職教官已一年大學同班好友聚會時，同學告訴她說教官在學校除多穿一件軍服，感覺就像學校的女老師無異，工作在學校很單純，教官薪資也還不錯，鼓勵她去報考。Melody 想起農曆年前有一天，陪姐姐去合算工廠新春開工的吉日良時，姊姊要其也算算姻緣。算命師看了他的手相說：其事業線很長，是標準女強人，做什麼事業都會成功，而且雞犬升天（週遭的人都受福），但是婚姻會不幸福，如果走公家路，婚姻才會幸福，而且命中注定的錢財還是會擁有。她問算命師考什麼公職，算命師說：「任何一種公家職都可以，只要想考，應該都可上。」Melody 因為「無論大學或高中時代都屬於乖乖牌的學生，跟學校的教官相處的都不錯，感覺教官就像學校的女老師一樣，覺得這個工作在學校，很單純，老師在這個社會上地位也蠻不錯的，而且教官是領教育部的薪餉，工作在學校，應該也是公家職」，算命師影響了 Melody 的思維，進入公職才有幸福的婚姻，她因此決定報考女教官班。

## 二、離家

在 Melody 小時候，母親就經常爲了父親的好賭、爲了金錢不停的爭吵與打鬧。「高中時，哥哥與姐姐陸續結婚離開了家，讀大學期間則是父母親吵的最兇的時候，因為父親受不了母親的碎碎念，認為母親不是真正的念佛，就拿榔頭將母親拜拜的神龕敲碎，母親因而心碎離家。」從此家裡的家務責任落在其身上，Melody 父親高 181 公分非常壯碩，講起話非常有道理更有威嚴，兄弟姐妹對父親說的話沒人敢反抗。後來她白天開始上班工作，晚上開家教班，「我爸有大男人主義跟潔癖，有時家務事沒有做的像他要求的那樣，他就認為我很不孝並向朋友訴說，這些說法就經叔伯們轉到我這，讓我感覺很委屈很痛苦，一心想遠離這個家，卻找不到好的理由。那如果考上女教官，就必須離家到台北政戰學校受訓 10 個月」，Melody 考取軍訓教官班，要至台北受訓時，父親爲坐骨神經所苦，她有些不捨但又很傷心父親對外的報怨，因而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離家。

### 第二節 擔任教官的職前受訓

#### 一、前三個月之入伍教育

Melody 接到軍訓教官錄取通知後，就到政戰學校受入伍訓 10 個月，並到高中、職學校實習 2 個月，合格後才任官並正式分發。「入伍訓練前完前沒有接觸過軍隊生活，是長髮披肩、膚色白皙常穿著飄逸裙裝常帶洋傘的窈窕淑女，突然搖身一變爲穿著野戰草綠服、腳穿黑色大球鞋、頭頂著露兩耳的短髮及大鋼盔的黝黑小男生。前三個月入伍教育，有點很恐怖！是完全沒有自我的日子」，「入伍教育是要將你從一個老百姓變爲軍人，要幫助你更快的適應軍人的生活，時間上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確實，在班長規定的進度內要完成所有的事情，在這段時間之內，會把你所謂老百姓的氣息改掉」。「在這段時間，是很強制性的，一個東西做不好就處分，妳經歷了太多這被處分的事，很快就會記住這些觀念，當時是被強迫執行的，我們一直被灌輸一些規定。」對於一個經歷過大學自由、民主與開放薰陶的大學生而言，這

是一個蠻恐怖的經歷，「在軍人養成教育時所受的苦與種種的限制，很多人無法立即接受，許多位同學就退訓」，她們這一期錄取百人，只有六十幾人完成結訓。

其「受訓期間四人住同一寢室，過一段時間需再整連（一期女教官班為一個女生連）調整，從第一天就要求必須『肝膽相照，坦誠相對』，但大家都已是大學畢業，成年習慣早養成，生活的磨合，有一些人暗地裡的較勁與甚至不和」，她有一次經驗：同寢室一位同學在晚間電話中與男友吵架，回到寢室之後在浴室內洗澡，並自己大聲罵了一些不雅的話發洩情緒，同寢室陳同學無法接受，因而敲浴室門，制止其在寢室內罵髒話，雙方發生了口角，陳同學並向輔導長告狀。之後竟然是 Melody 被輔導長約談，指責 Melody 的行為不對，沒有一起制止是鄉愿的作法，並要其將該同學所罵的話講一次，Melody 告訴輔導長，她講不出口，輔導長竟又指責：「同學說的話，是妳說不出口的話，為何不制止？」其回答輔導長：「因為同學是在浴室自我發洩情緒，或許音量大些，但不以為意」，「解釋任何理由，輔導長都會再指正你為什麼錯，真是百口莫辯。」她只好默默承受，「對於輔導長的部份處理方式，真是開了眼界，但軍人就是要絕對服從。也第一次體認所謂官大學問大，在軍中長官說的話說是就對了」。但這經驗讓其以後在處理學生宿舍問題常以為鑑。

軍隊的傳統是男性化特質，女性進入軍中後，心理上必須克服與調適性別特質與軍事組織體系及環境的衝突，Melody 沒預料到離開以父親大男人為主的家，卻又掉進以男人為主的軍隊，對於後面一連串改造足以讓人脫胎換骨成為革命軍人之「入伍教育」課程，其雖然久久無法適應，也不敢輕易走回頭路，只好咬牙忍耐通過入伍教育。

## 二、基本軍官素質養成

在軍校「入伍生在軍校是最低階級的人，碰到任何人都要先敬禮，任何穿軍服者都比你大，都可以糾正你任何事情。」入伍教育三個月後 Melody 由入伍生變成學員，學員就跟裡面的學生同等階級，要互相敬禮。Melody 覺得「初期的入伍生活是緊張的體力上的勞累，但受專業訓時比較輕鬆就是大部份在室內上課正常休

假，一切都是要規律而整齊嚴肅，必須住宿在木蘭村中，比照政戰女學生生活，而我們的班長級由他們的大四生擔任。」但九月任官後，所有學生，含他們的班長（政戰大四），也要向 Melody 敬禮，軍人的階級是壁壘分明的。繼續接受三種專業課程：軍訓工作實務（含經驗傳授）、教育與心理學原理及諮商與輔導之理論與實務；並輔以三種一般課程：軍訓術科（含實兵操作）、軍訓學科試講試教（現稱為軍訓教學評鑑）及精神教育

### 第三節 擔任教官的初階段

#### 一、任官前等候分發

她那一期教官班同學有六個都住台南市，而當時台南市只有一個職缺，「軍訓教官實習後按往例是要立即任官分發到學校，但我們這一期很奇怪，全部各自回家賦閒半個月才任官分發，給我們的理由，是配合學校開學日。在受訓中或實習時，各長官都說一定公平、公正、公開的按受訓成績分發，但眾說紛紜，中間有人說要靠關係說項，否則會被分發到邊遠地區」，假如按實習分數，她認為雖不是第一名也有第二、三名，應該會被分發在台南縣，因此不理會同學關說之詞，也果真被分發到台南縣，「很慶幸分發到鄰縣的男女合校高中，雖然通車要三、四十分，塞車甚至要一個多鐘頭，這樣已經很滿意了。」但是「有二人分發到離家遠的、並非所期待的學校，就哀怨的述說其苦楚，也不知他們說的關說是真是假。」

#### 二、任官同時薦任第一個高中學校

Melody 知道分發學校後，心裡忐忑不安，到校才知道學校裡只有一位女官，而當時的主任教官，很細心的打電話告訴她如何坐公車到校報到及應注意事項，讓她很窩心。剛分發，她教官班的同學會互相以電話聯絡，並訴說著剛分發的學校所碰到的情境。「大家根本什麼都不懂，但一上任就要接任務，有無壓力，主要是在於主官好不好，主官有沒有讓你有學習的空間」，教官班的女官「雖然實習過，但短

短一個月，大家對學校事務仍不深入，簽公文都有問題，因為既沒學過也沒寫過，更何況要馬上進入教學，課程還涵蓋一、二、三年級，每年級卻又涵蓋蠻多科目，備課要花上很多時間。還好這個主任教官在軍訓教學與輔導學生上做了非常多的指導，相較於其他同學的遭遇，有的被主官罵的狗血淋頭，甚至被摔公文，自己非常的幸運。」因為男教官大多從部隊轉任過來的，無論軍訓術科或學科是他們的本質學養，已經在部隊歷練的駕輕就熟，Melody 不懂的地方，「問他們，他們大多願意教，尤其術科有時還會示範，主任教官指示，學校女學生的各項生活常規由我一人決定，女學生的問題及輔導也由此負責，對於初任教官的我感到是一項沈重的負擔，還好這個主任教官總是能在適當時機給予指導和協助，並不是放手不管。」她從這個主任教官中學習到業務的推展與輔導學生的要領。

在受訓時她們學習新式教案之寫法，並由師範大學的教官學姊教授並演練幾個科目，但到了學校，「教授的年級不只涵蓋全部，每個年級有很多科目，每個科目卻都必須以逐字稿的方式寫教案，也就是你上課的內容必須事前寫計劃（教案），將每個科目上課之一言一字以手寫紀錄成教案，這個工程是非常浩大，也很緊迫，因為 9 月 1 日任官報到，10 月份督導辦公室就要檢查業務與教學情形，業務有前負責人留下的券宗可學習，教案就是各自負責的教授班級，任何科目都要有教案。」Melody 到了學校才知道所學的教案計畫，跟實際是不一樣，督導辦公室、軍訓處督考時，要求檢查的是逐字稿教案，她的「學長就教，拿他們的請學生抄一抄就好，前後次序調一調，但是剛到校，跟學生又不熟，即使真的抄，時間亦不夠，還好實習學校學姊的督考日不一樣，借了將封面換一換趕鴨子上架。」Melody 才任官就先學如何應付長官檢查。

「因為教官具有軍人身分，依規定每星期四早上必須如部隊一樣，收視莒光園地節目，因此教官室有放置電視機，當時網路訊息未如現在的發達，很多老師會到教官室收視股票收盤情形。」民國 79 年到 81 年是台灣股票上萬點時期，學生常來教官室偷偷詢問她：「今天股票是不是又跌了？我們老師情緒很不好喔！」教官室的學長一直要幫她開戶，希望她也加入股票族的行列，Melody「因為不懂如何玩股

票，所以一直沒加入，但發覺全校從工友到校長，大概只有校長、主任教官及我三個人不玩股票，也還好主任教官也不玩，不然很怕被核心團體排擠。」

Melody 發覺在這學校主任教官一定是最早到校，會先巡視校園一遍。這個主任教官的理念：「可以讓學生帶著怨氣離開教官室，但不能帶入教室，因此有學生因為違規到教官室被處分或指責，在這個學生離開軍訓室進入教室之前，主任教官希望另一個人，要配合著給予學生曉以大義或安慰。」這裡的男官除主任教官另有 4 人，有正期軍校畢業服軍官役期滿八年以上轉任的，還有大專院校畢業服預官後轉任的，雖然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作法。Melody「一年後從小少尉升為小中尉，但仍是階級、職務最小的，每個人都可下命令，可要求我做事，要求有分歧時，最後採取主任教官所說的話為依歸，因為這個主任教官很厚道，做事也較實在」。「分發後依學校和主管的管理和所接職務的不同而有程度上的不同生活狀況這要由你自己親生去體會和感受，無法用言語去形容，因為每個人的感受和忍受程度不同，」Melody 很多同學，因為遇到不好的主官受不了，因此四年滿期不續約就退伍了。

### 三、第一次遷調的波折

當時的教官在暑假期間，都必須例行性地參加省訓團(現為地方行政研習中心)一周的研習訓練。任官快屆滿二年，Melody 第二次參加時，「在課間休息同時遇到台南縣、市二位督導，台南市督導主動提出，希望優秀的見習生調回台南市，台南縣督導當場也答應了，兩長官都交待受訓結束後，要記得填寫遷調表。」她當時欣喜若狂，立刻打電話向學校主任教官報告兩位督導的談話內容，因為遷調第一關必須徵得自己的主官同意，主任教官電話裡回答她：「雖不願意，但也不會阻擋，且樂見每個人都能調回自己的家附近，但最好馬上也徵得處長首肯，比較不會有變化。」Melody 心想不是自己主動提出，雙方督導如此體諒人，怎麼可以越級再報告，就不再多想。

教官要遷調的條件，首先必須在原校服務滿二年，但想要遷調的縣市也要有出缺，並取得雙方督導認可才可以，Melody 覺得自己很幸運，將滿二年就有遷調機會。結訓歸建後，Melody 先與台南市督導連絡，因為需確認學校缺才能填遷調，台南市督導稱要將其調至○○高商，希望其先前往拜訪該校主任教官，並主動幫忙聯繫該校主任教官並約好拜訪時間，Melody 依時間前往時該校時，那主任教官說：已經答應○○校○生輔組長調回，如果對方放棄，將以其為第一人選。Melody 向市督導回報這個情形，督導說那還是會有缺空出來，要其先填遷調表，以免機會錯失。想不到提出遷調表後，自己的督導不願 Melody 遷調也不明講，一再打電話問：「是不是主任教官有不善待女官之處，以致於要遷調。」Melody 雖多次回答並非如此，但督導卻一再咬定一定是這個原因，如果要請調，一定要寫出這個事實（遷調原因），但事實上就不是像督導所說的那樣，因此 Melody 只好放棄請調，以免陷害到自己的主官。「過沒多久，更被要遷調學校主任教官所說的學姊約談，並被斥責說要搶她的位子，且被傳言小官就敢與學姊搶位子，覺得人言真是可畏。」Melody 在暑假遷調未成，但其父親卻因坐骨神經開刀後不良於行，白天實在需要人手協助照應及復健，於是寒假再提出申請，調回到離家近的夜補校。

#### 四、任職第二所學校

Melody 在補校二年多，白天照顧父親，晚上 6:00 上班到 10:00，日子過的很匆忙。「日校有二位女官，補校只有我一個女教官全權負責，但還必須支援上白天的課，因為每星期一早上 7:30~8:00 必須參加行政會報，所以把須支援的課程全安排在星期一。晚上所有的生輔組行政事項實際由她負責，當時夜補校的學生大多是社會人士，雖是女生但各種職業都有，管教必須下功夫，否則很難以說服人，還好有在第一所學校的經驗，『所謂流氓學生，須流氓教官處理』，多少也學得一些如何使用稱兄道弟的方法」。

Melody 在這夜校的點滴令其回憶無窮，「這些人也很重感情，有一些到現在還有在聯繫。」後來 Melody 認識了同樣擔任教官的先生，在組家庭之前，先生希望

他調到日校，以配合未來的家庭生活，她的父親此時也能靠拐杖行走，正巧她的高中母校有缺，就申請調回。

#### 第四節 回到高中母校服務 8 年

##### 一、校友身分

雖然 Melody 的「組長告誡，不要讓人知道校友身分，以免教官的事都做不完，還要被要求協助一些不相關的事。」但 Melody 一向尊師重道與老師互動良好，畢業之後還是常回學校，所以校友的身分是無法隱藏的，Melody 認為反而「與老師的舊識，其實是溝通事情很好的橋樑，輔導室主任是我以前的老師，雖然主任教官與他常不同調，兩個人甚至在行政上常互推皮球，但輔導室有我高中的同班同學也回母校任教，我們常覺得為母校多出點力無妨，在學生生活輔導方面其實會私下協調合作。」因此在學生生活輔導相關方面，Melody 有時還當軍訓室與各處室的溝通者。

##### 二、不同主官不同作為

Melody 初任教官當時，在軍訓界的習慣，各校軍訓主管(主任教官或生輔組長)仍多以男官為主。女官和男官在能力相當時，主管仍是會先栽培男官的，男、女生授課時數不同是軍訓處統一規定，女生另一半時數要上護理，「在母校任官 8 年，我們的主任教官或生輔組長永遠是男官，而且幾乎是待一兩年就(升了官)調私校(福利、津貼較好)，一般教官卻都是女官。」Melody「在第一個學校遇到的男主任教官，他認為女生所有的規定，由我決定即可，但是我所有的行為也應合乎女學生的規定，也因為剛受訓分發到校，軍隊的規定比一般學校嚴格，個人倒不覺有壓力。」Melody 回到母校遇到的第一個男主任教官，「他覺得女生只要當女兒，事情就很好處理，他也很用心，因此雖然他不用授課(我們是大校)，但他會幫助其他部屬，尤其遇到瓶頸他會接收協助，但沒多久他就退伍了。」

Melody 回到母校遇到的「第二個主任教官，只要有津貼勤務，無論他有無真的參與，規定一定要幫他申報請領。雖然他不用授課，但他要超鐘點，因此在他名義

上有 4 個授課班級，除了常常找人代課，遇到他授課班級學生問題，他常說，男官實在不好處理女學生事情，都指定女官去幫忙輔導」，與 Melody 同校的幾個女官雖然認為主任教官不合理，但礙於他是主官，也只有默默服從。她聽說每個人都常被私下約談，被電話騷擾，但她一直沒發生過，同事都說 Melody 因為其「老公在家，又是教官，加上我是校友，人脈太廣了，主任教官才不敢欺侮」。在這個主任教官任內 5 年，Melody 的小孩，老大、老二皆在此段時間出生，在其懷孕期間，她「常常告訴自己不要被主官不合理影響太多，以免影響胎教。」其第三個主任教官「據說在男校輔導與教學很專業，所以剛來時常說面對女學生還是沒有面對男學生自然，沒一年就準備升官調離，至少不會像前任主任教官那樣欺侮人，所以辦公室的氣氛是較以前融洽。」她遇到的「第四個主任教官很喜歡上課，還是單身，但從部隊轉任後先到男校當一般教官，到我們學校當主任教官，只當作升官的跳板，常把對男生說話的用詞或方式對待女學生，引起家長告發他的不當管教，後來因此黯然退伍。」

### 三、產假的困擾

Melody 認為軍訓處規定懷孕三個月後，才可免穿軍服與免參加暑期研習是不合理的，一般人都有常識，懷孕前三個月是最不安定的危險期，Melody 記得當年第一胎時（1994 年），懷孕僅一個月，因此還不能免掉這個的暑訓，雖然害喜的厲害，但還是必須參加，很多學姐說歷年來都有女官提議，女官一懷孕就應免參加暑訓，因為著軍裝需穿著高跟鞋，再實施基本教練是有它的風險的，但長官多為男性，僅以『規定就是這樣』答覆已往的提議。」就在她受訓的第三天出現不正常出血現象，只好在寢室臥床休息，直到研習結束，才由她先生專車載回，並經過細心的調養才保住第一胎。

Melody 同校的學姐知道她懷孕了，就告訴她產假期間的值班還是照排的，歷年都是如此的慣例，自己要自行與他人調換。她「雖然覺得不公平，學姐卻說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如果要改變則對已生產過的人是不公平的。既然大家都是這樣過來

的，我也怕自己的生產將造成其他同仁的工作量加重，於是把我自己需值星的週次與值班日期先與其他同事調整，生產前先值勤完畢」，Melody 就在大腹便便之下，默默承受頻繁的值班、工作與孕育期不適之多重身心壓力。

所以「生產」成爲女教官自己個人之問題，要自己承擔。Melody 的一些教官班同學任職於私立學校，她們的學校不願負擔女官產假期間之代課費用，使得其他教官同仁只好義務協助工作之分擔，更甚的是別人代課，請假教官要自己付鐘點費。Melody 很慶幸兩胎生產時，都任職在國立學校，「生產時還是依往例教官室內規實施，產假回來，剛好有位學妹也懷孕，因我是過來人，就提議懷孕應有完整產假，公家給你產假，自己人不應再剝奪應有的權利及加重他的負擔，主任教官因不參與執勤，沒有影響，只要女官自己協調好即可，而且這樣過來的學姊剛巧要退休了，在我們學校這個陋習才修正過來。」直至 2005 年 5 月 20 日教育部修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人員值勤實規定」第四點第四款明令：女性軍訓教官值勤在兼顧公平、合理及安全性前提下，各級學校（單位）得自行律定實施方式，並陳報主管單位備查；另第七點第二款：女性教官於妊娠期間免予值勤，至此女性教官始稍減緩部份之工作壓力。

#### 四、重視師生的關係

Melody 因爲回到自己的母校，對學校的一草一木，甚至學生生活習性非常清楚，對其應用於學生生活輔導非常有助益。在教師節這樣的日子，Melody 的桌上常被放滿教師卡，畢業典禮之後總有一些學生拉著她要照相，與她合照相片中的人的背後，或許就有一個她曾經參與的故事：高二的鈴，不如在高一時的活潑，Melody 多次藉機詢問，卻不得其門而入。「在一次星期六的值班，其同學通報玲要回家，到校門口時，忽然驚瞥到早上就跟蹤她的男子時，就立即返入校園哭泣。」Melody 問清楚了該男子的長相，就到校門外故意巡視走了一圈，該名男子因而離開。本欲通知玲的父母來接她返家，才得知其父母北上桃園的廟宇爲其問神，求神明保平安，因玲的父母認爲她的精神最近有些異常，Melody 只好請玲的同學父母順便載玲

回家。「經過多次的注意，與其父母終於發現跟蹤她的男子是父親工廠離職的員工，最近經常回到工廠與家人喝茶聊天，但趁大家不注意時溜到工廠樓上住家，玲的房間而且性侵多次，最近食髓知味，甚至假日要求玲到賓館，否則將殺她全家，後來玲的父母對這男子提出告訴。」Melody 則以證人的身份被法院傳喚作證，證明該男子曾到校的時間及對學生的威脅，在法院與該男子兩眼對峙時，令她感到不安，以後在處理到學生遭性侵案件時，常會想起該男子被判刑十年，也該出獄了，是否會挾怨來報復。

有位學生，Melody 當時的組長認為他的行為不合校規，而且屢勸不聽應將其退學，但 Melody 認為「將其退學，只是將問題丟到另一個學校而已，因此與該生母親多次深談才了解，這位學生在小時候是很敬愛母親的，她母親也是某國小輔導主任，但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得不到母親的支援：當時她認為上課的老師處理同學的事情不當而舉手提出批評，卻被老師斥責後坐下，但這位學生卻以硬幣劃桌子發出聲響反映其不滿的情緒，老師以不願上課為由叫她到教室外罰站，這學生後來打電話給母親說這件事，母親卻要他忍耐，因為本身也是老師，不好意思提出他人課堂的管教方式。這學生就認為母親言行不一，從此以後就叛逆不大聽母親的話，雙方感情就無法溝通。」那時 Melody 就儘量利用時間，如早、午休巡堂、課間活動或課後與她們打排球之休息時間與這位學生多次接觸與交談，不知不覺中就與這學生建立了情感，漸漸地她就願意聽進所言，也就修正了在校的行為。

因多年的經驗，Melody 對於學生言行舉止似乎可以憑直覺反應，如果感覺有異，總會主動去發覺其中的故事，並盡可能的協助，但隨著結婚後生子，好像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體力及時間與學生深談或深究，雖然也轉介輔導室，但萬一學生發生意外，她還是會自責不已。

## 第五節 初次處理學生自殺事件

### 一、不敢說出的感受

1998年一月五日各大報紙報導類似標題：昨日○女校園憾事：「一資優生跳樓身亡，高二資優生好勝心強，從校內科學大樓頂樓跳樓身亡，教官欲勸阻已來不及」。在高中母校處理的第一件學生跳樓事件，讓 Melody 至今仍無法釋懷：「她穿著黑色套頭便服，從科學大樓就這樣墜下來，她跳下來之前與我兩眼相望，沒想過會、也沒學過如何面對學生自殺死亡，兵！她就就這樣掉下來，就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Melody 就看到一個人活生生的學生，從五樓上掉在面前，身為教官，儘管 Melody 多麼不願觀看死亡的演出，但是卻也無法從死亡的現場逃離，因此事件的過程就後來成為其內心煎熬旅程。

教官室緊急通知了家長，Melody 陪著自殺學生的母親趕抵醫院急診室，「她的母親目睹愛女不治，有時悲痛欲絕哀嚎，有時久久無法自己在我懷裡，確認該生無救並陪伴其母親情緒稍平靜後，協助將學生送進太平間才返回學校，返校後協助收拾該生物品後才回家。」

Melody 回家前打電話告知母親處理了學生自殺事件，學生已身亡；回家前依母親要求，於進門前摘一些芙蓉，到家先盥洗，並將身上衣物洗淨才可碰小孩，當晚 Melody 母親主動留下與小孩同睡。她因為太累了也一覺到天明，連三天協助處理該生自殺後續對教育部報告、全校因應措施等，她自己並未感覺有異狀，三天之後，只要晚上睡覺常作一些無法理解的夢。

「當時我不懂夢的象徵，因此沒有記下來，如果重來我一定一點一滴記下，當時我只是半夜醒來呆坐而已。如果半夜夢醒，心裡感覺害怕，一定叫醒身旁的老公，說著令我害怕夢境，老公雖然睡眼惺忪，仍會強忍睡意，安撫我的情緒。」當時 Melody 的老二女兒才四個月，半夜其先生也會起來協助餵奶，「白天兩人的教官工作量並不輕，心想難道兩人就一起垮掉，所以後來夢醒後，就不敢再睡，也不叫醒老公，常暗自哭泣到天亮，任隨著情緒的飽滿而不知所措。」她也不知從什麼時候

開始，只要一入夜，騎機車看到五層的樓房，就感覺自殺的那學生跨坐樓頂之女兒牆，在那裡雙眼深邃似乎要訴說什麼的看著。於是她有一年不敢夜晚出門，碰到值星那周，下班時如果天色昏暗，一定請老公搭載；當時所住的公寓，對面就是五樓透天，本來每天夜晚都會到屋外洗衣（洗衣機放在陽台），因為不想（害怕）再看到她深邃的雙眼，只要需要在夜晚洗衣晾衣，都請老公幫忙。

雖然她學校的同仁繪聲繪影說了各種狀況，雖然自己也不舒服，晚上夢境不斷無法入眠但是她不敢與人道出，「因為在學校單位，本身又是軍人，認為勿加入人云亦云，以免引起更大的恐慌。幾次去收驚，同時也碰到學校的學生，也為這事來收驚，害我也不敢再去收驚，怕學生知道我也受驚了。」碰到的學生會問她：「教官你也會怕唷！」、「教官你也相信鬼魂對不對」、「教官她的靈魂在學校，對不對！」，在那些場合她真是無言以對，但在學校每天都要裝作若無其事，到了晚上，夢又讓她無法入睡，體重直直掉，每天都有人問她是否在減肥，甚至還要知道方法，是如何減重成功的，讓她真是欲哭無淚。

## 二、練氣功擺脫作夢

半年後，有位國文老師推廣嚴新氣功，並為他們學校的教官特別開個時段練習，她們只能用第二節課的時間，因為教官課皆排滿，早上升旗及第一節要清查所有未到校的同學，第三節到第八節甚至皆會有課，無課者則要處理雜務或業務，中午午休時段又是最忙碌的時候。Melody 第一次練習氣功時，練不到 5 分鐘，就跟老師說無法練了，老師仍勉勵她跟著動作做，但她試了幾次還是無法繼續，就跟老師說明：「幾次我只要閉上眼睛，就看到那學生坐在科學大樓上，兩眼似乎有求於我的看著我，所以我無法繼續做下去」，最後收功因為不用閉眼睛，她才跟大家一起完成。但收完功後，仍覺得頭暈暈不舒服。隔幾天，國文老師希望她再參與練功一次，此次練功沒多久，就從椅子上倒到地上，要吐的動作持續良久，因為 Melody 還有課要上，國文老師特別再教了她強力收功，收完功後雖不舒服，但仍去上課。後來 Melody 到國文老師他們團練的場地練習，第一次練功時就自然大哭，因為老

師的教授引導每個人依自己自然的靈動，不在意他人特殊狀況，「我大聲哭喊、哀號了將近兩個小時聲音漸小才收功。歷經了六次這樣的練功，一次一次自然的哭喊變小了，到後來已漸漸沒有嘶裂的哭喊聲，因為小孩還小，先生要去受訓，六次團練後，就改在自家練功。」因為持續這樣的練功，Melody 夜半就漸漸不再做夢。

Melody 一直無法擺脫這件事的影響；「大哥告訴我，她已經形成我的心魔，假如我認為它存在，它就在，假如我認為它不在，它就消失。」Melody 還遇到一個通靈先生說：「她跳下來那一剎，三魂七魄，有一魄與你相接，你又用紙人收驚方式，使妳們連更緊，她不懂，如果你變弱，她就越強，如果你使自己變強，她就會弱。」通靈先生還告訴 Melody 另一個方法，把夢境記住告訴他，會幫她解夢，看這個學生什麼心願未完成，幫忙完成即可。當時並未告知通靈者情況，就被其一言說中，Melody 被嚇著了。

Melody 將此事告訴了姊夫，她姊夫說；「另一個世界的事，我們無法預知，也無法知道她的要求，我們是否能做到，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自己心定、氣強。」因此 Melody 除了練氣功，也依姊夫要求每天唸心經。後來她仍處理過很多學生自殺事件，都沒有像這一次造成內心的影響，她常想可能因為是第一次！但能確認的是這個第一次的創傷經過多次的敘說才療癒。初時她常想調校以免老是觸景傷情，但有人告訴她會碰到就是會碰到，到那兒都會碰到，就因此作罷。

## 第六節 家庭與工作角色

### 一、夫妻同是教官

Melody 的先生是軍人，也是軍訓教官。她常想 2 人如果在同校應該可以相輔相成，互相支援，但軍訓界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夫妻不能同校，免得攬括學校所有的權利。「這個規定有何用處我看不出來，我也不想去打破它，先生當時擔任女校生輔組長，同事多是女官，所以很體諒女官的辛苦，常會加以幫忙，但在我的學校主任、組長只想要功勳，任務、工作都要我們幾個基層女官做。也因為先生是軍訓教

官，知道我們的生態習性，在家其能幫忙的就幫忙。」Melody 的先生是部隊的軍人轉教官，「不像我們是半路出家，大學後才考教官，先生也常說以長官的企圖為企圖，其他的不要多想，這點就讓我有時無法認同。」她記得先生剛到女校任教官，規勸了一位女學生遲到事宜，但那位學生就哭的唏哩嘩啦，因此告訴先生處理學生事件，不要像處理阿兵哥一樣，處理男生的問題跟女學生方式更是大大不同，她先生學習力很強，後來也很受學生愛戴。

Melody 很慶幸老公是同一個職場的人，因同樣是教官角色什麼事都可討論，雖然觀點有時不同，但因為處理學生的事件，必須佔用到家庭時間，雙方都知道其需要性並都儘量支援。同樣處理過學生自殺或意外事件，可以當作推心置的知己，是一張安全網，真正的心情也可以訴說。

## 二、婆婆、母親的支援

Melody 的兒子(老大)出生後是委託婆婆照料，每星期假日才能前往探視，當時學校一個學姐輪到該去政戰學校正規班受訓(訓期四個月)，這個學姊的小孩都在小學階段，認為無法放下小孩，離開那麼長的時間，就一直鼓勵 Melody 趁小孩小有人照料先頂替她去；正規班又是未來升中校必備的基本學歷，Melody 因當時在國立學校，同仁支援代課有代課費，於是就答應前去。

Melody 的婆婆後來得了乳癌，開刀化療調養無法照顧愛孫，此時老二剛好要出生，只好都請她的媽媽幫忙照料。她慶幸當初買房子選在娘家媽媽附近，在高中任職每天 7 點以前要到校，早上 5、6 點就要起床，先把自己跟小孩準備好，再送到媽媽那裡。在冬天 Melody 的媽媽捨不得孫子吹風受寒，又怕他們睡眠不足，索性到她家照料小孩，每次都等 Melody 夫妻有一人到家才回去，但 Melody 的媽媽也常說：「教官的事情怎麼那麼多？」Melody 只好請母親都擔待，「其實那些事情都是高中教官例行工作：譬如值星就須在 7 點前到校，6 點之後才得休息返家，若碰到輔導晚自習就必須留到 9 點以後，輪到隨車(火車)輔導或駐站輔導就要更早出門，還告訴媽媽我們學校已經不錯了，沒有宿舍不用值夜，要支援學校辦的各項活動是免

不了的。」Melody 在女兒七個月大左右時，被指派隨校長至屏東科技大學，支援亞洲童軍大露營之生活輔導規劃活動近半個月，回來時女兒竟然不認識她，讓她也難過了好幾天。Melody 的媽媽每天到她家幫忙，直到兩個小孩都讀小學。

## 第七節 請調大學任職

大專教官的生態與高中職是不一樣的，在高中職是比較注重學生的生活輔導，軍訓課程相較之下是其次，但這樣說並不是表示軍訓課不重要，這是指相對性而言。所以高中職的教官在處理學生問題上需付出較多的時間與心力，再加上軍訓課的壓力，以及爲了升官，對於業務方面是盡力的表現，爭取績效，而在大專的教官大部分是中校階的軍官，除了有希望再升上校者，會積極任事外，一般都是穩健踏實，中規中矩的做事不犯錯，以求順利退伍，有些人還會在任職學校或附近的大專校院進修，爲自己退休後的事業作準備。所以比較起來高中職的教官實在較辛苦，所以能遷調大專也是高中職教官的一個願望。

### 一、學姐多次游說調大專

Melody 任職母校高中時，有一位在師院任教官的學姊，多次要其請調到他們學校，「師院(師大)的學姊很關心我，只要他們的學校一出缺，就一直要其就讀我們學校的女兒轉告我，希望我遷調她們學校，我竟懷疑的問學生，我並非她的輔導教官，我也不認識她媽媽，為什麼要我去？她說：媽媽說每天送她上學時，有特別觀察我們學校站門口的教官。……」那位學生還轉達媽媽說的：該校有附小可以兼顧小孩就學的總總好處，希望她能調過去。但當時 Melody 二個小孩都還沒到達上小學年紀，加上大學教官都要值夜，晚上必須住校，Melody 捨不得二位年稚的孩子夜裡沒母親陪伴，因此其學姐的好意只能在心裡感謝並加以婉拒。

## 二、 學長約談調校

Melody 等老大要讀小一時，才正式提出申請遷調該校，本來事情很順利，但所謂的「空降部隊」卻讓她請調師院的希望落空了，而別校另一位學長知道她有調大專的意願，主動約談是否願意改調他們的學校，因此才調到現的學校，事後才知這位學長他事前有先打聽 Melody 的做事能力。「到校後才知道學校從前有 38 位教官，已經遇缺不補多年了，我調進來時學校還有 23 位教官，平時無論學長、姐或個人到各處室會辦相關公文或事件時，總是有人會有意無意加以試探或影射我：學校已經多年未再補人，一定是有相當背景或權貴人物才能讓不再補人的學校補人而調到本校。」後來 Melody 更聽說有人也要搶這個位子，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卻不自知，但有第一次遷調，莫名奇妙的經驗，諸多不堪入耳的話語也就不在意。

## 三、 黃金時代結束

調到大學 Melody 的學姐對她說：「以前教官室屬於一級單位，是我們的黃金時期怎麼不來，現在却趕上我們的夕陽年代。」但相較於高中要七點以前到校，大學八點才上班，早晚可接送小孩，Melody 覺得已經是一種幸福，對她而言，黃金時期才剛開始。她認為業務只要上班時間內能做完，再累再多都無妨，「大家說小孩的童年只有一次，我一直怕錯過小孩的童年。」

「但是到校不到五年，有些學長姊因年資已滿，有的認為時不我與，軍訓制度一再修改不定，雖然上校年資可到 28 年、中校 24 年，但他們一滿二十年就紛紛申請退伍，一時之間我竟然變成最資深的教官」，軍訓處的政策不是不補人，就是退多補少，Melody 學校的教官目前只剩 12 人，緊接著又有二至三位即將退伍，加上總教官的支持，生輔組長與課指組組長(二位均由教官兼任)不參與值勤，教官能值勤只有 9 人，每天 2 人值班（因人少，每天值班人數也由原 3 人改 2 人），因此相對值班變密集了。還好她的小孩漸漸長大了，比較能離手，但她認為每天一定要有一人在家值班，因此跟先生的值班一定要錯開，先生的學校也是由 19 人減

至 7 人，每月平均輪值六天，而 Melody 平均每月七至八天，他們倆爲了有人能在家照顧小孩而經常拜託各自的同仁調整值班，夫妻倆每個月同時在家時間只有一半。

Melody 調大學時，其總教官是剛從部隊轉到這所大學的將軍，沒有軍訓教官的經驗直接擔任總教官，加上軍訓室由一級單位變成二級單位，因此編制上軍訓室成爲學務處的下屬單位，「所以他剛來的時候，一直無法適應學務長的要求，尤其學務長又是個女的，他是個將軍，在部隊都是在指揮別人的，來到學校却要聽命於別人，對教官平常已經在支援的業務，常以他在軍中的處理方式修正，礙於他是長官，不敢抗命，承辦人意見不敢具伸，但是呈給學務長時又被改回來，後來總教官乾脆撒手不管事，業務承辦人自己處理，只要上級不找他麻煩就好。」Melody 一時還真不能適應，「在高中任何業務多要經過主官的指導，甚至只是背後作個執行者，出頭的永遠是長官，代表軍訓室的永遠是主官，現在只要自己的業務，都是自己處理，有一種單打獨鬥的感覺。」此時 Melody 的總教官雖不管業務，「但他在室務會議還常會訓誡我們：軍官格局要大，希望我們能如教授般，教學一定要專業，不要盡是辦一些跟軍訓不相關的業務，帶的學生雖是大學生，但可能都是未來的軍官，生活規矩要多要求，上課紀律要好，不要讓學生睡著了，更希望我們在本職學能上多充實，多備課、多研究，多上圖書館，甚至多進修。不大管我們待在辦公室的時間，希望教官多多到自己的輔導系所熟悉、了解，以利生活輔導。」Melody 到大學的第 6 年這個總教官退伍了，學校本無意補新的總教官，由生輔組長（教官兼任）代理，但 Melody 學校生輔業務實在太多，一年後學校才申請補調，來了一位沒有待過大學，但待過高中的總教官，管理的方法就像管理高中教官，隨時要看到你待在辦公室，常常在下午快五點了才在找人詢問或交待事情，Melody 辦公室同仁一直無法適應，但 Melody 覺得還好，因爲她待過高中，而且她進入辦公室，除非業務需求，很少離開。

#### 四、軍服是權威的象徵

Melody 當教官的第一、二年，只要在校園外，能不穿軍服就不穿軍服，非不得已外面一定要再穿一件自己的外套，慢慢的她對教官這個角色已經遊刃有餘了，「我可以穿著制服到處走，有時我覺得著教官服，反而讓我是辦起事來非常的方便」。在高中任職時，主任教官幾乎都是中校，加上軍中倫理的訓練，在高中主任教官是學校中著軍服的最大的上司，權威性是很大的，因此對中校是又敬又畏的，上班須整天穿著軍服，階級是劃分的非常清楚的。剛到大學時所有的學長姐都是中校以上，只有 Melody 是個少校，身處在其中，心情其實是忐忑不安的，但大家不執勤或不上課都穿便服，此時對 Melody 也很客氣，反而讓她總覺得有一份不安的心，久了 Melody 才也能自在相處。

當初要到大學報到時，Melody 心想軍人理當穿著軍服，當學長要帶她去見學務長時，卻要她將軍服換掉，穿著便服即可，並交代在大學上班，只要在上軍訓課與值班時才需要穿軍服，其他時候穿著便服。Melody 在高中上班 10 幾年都是穿著軍服，好不容易從開始的不適應，到覺得穿著它是被人敬重的象徵，到了大學卻被交待，沒事不要穿軍服出來嚇人，以免被說是威權象徵。Melody 有時上完課後或值班時，要離開軍訓室直接去開會或支援活動，如果沒有換掉軍服，學長姐都會好心加以提醒要穿便服，她心裡總感覺「這就是我的身份，為什麼不能表態？」，但入境還是隨俗，久而久之她也習慣了。

#### 五、第二次處理跳樓自殺事件

Melody 剛調大學時，教官室一天必須有三人（分大班、二班、三班）一起輪值班，其在一個假日值大班時，又處理到學生跳樓自殺事件：「男宿舍管理員電話通報有人跳樓，我通知了 119 與相關人員，二班隨同救護車至成醫，只知像女學生跳樓身亡，身份不明，二班照了相，希望我傳給所有女生宿舍，協助指認身分，但我聽過徐明的演講，當她無法將其跳樓身亡的女兒面貌整型好，就不讓人瞻仰遺容，以免留下不好的影像。」Melody 此時一直猶豫是否遵照二班（上校階

級)的指示處理。「自己都不願去看這個相片，如何丟給學生，還好在猶豫中三班教官已經在這女子身上，找到機車鑰匙，對她所跳的宿舍附近的機車一台一台試，終於找到這女生的車和身分相關資料，後來知道這個學生是警大的學生，學校的校安中心就此將相關資料轉交警方與警大。」一聽到自殺者的名字，Melody就傻住了。因為跳樓自殺者是Melody任高中教官時的學生，Melody更不敢看相片。事後，自殺者的高中同班同學的學生，紛紛打電話給Melody，告訴這個學生相關的一些事情，Melody因而得知自殺同學有一個曾交往的男友在自己任教學校，所以請輔導室加以協助及關注。

有一位同學還打電話告訴Melody，自殺學生的父親將女兒骨灰就放在自己家中，同棟公寓的住家都議論紛紛，希望Melody教官能幫忙，打電話跟其母親溝通。而學校的宿舍管理員、學生也議論紛紛，跳樓學生的家長都沒有來招魂，宿舍區不安寧。Melody的長官說：「自殺的是警大的學生，其他的就不要再多涉入。」但Melody深思之後，還是以電話與自殺學生的母親聯絡，「電話裡，她的母親語氣堅強，言談之間顯示其父親沒有宗教信仰，不在意這些儀式，父親想讓女兒留在家，但也表示，既然讓學校學生與左右鄰居不安心，她將與其父親再商量。之後他們有舉行招魂的儀式並將女兒骨灰放一間廟內。」這女生還有一妹妹讀高中，Melody請這母親多注意小女兒情緒，但這個母親卻說妹妹很堅強，也讓他們放心，但Melody聽聽總是不放心，因此又主動打電話給這學生妹妹高中教官，請其轉告輔導室協助處理。後來Melody輾轉知道自殺學生的母親有至成醫精神科尋求協助。

## 六、大學生之輔導

Melody處理了多位有躁鬱症或是憂鬱的學生，她認為那種關係不是依照軍訓教官的規定寫寫服務手冊紀錄就好了，「當學生們遇到人生的重大問題時，尤其有些尋短者在行動之前打電話給我，還有機會把他勸回來時是一種成就，但同時也是一種壓力。」

Melody記得剛調到大學時，城城在上課中打電話來說沒力氣到校要請假，當

時他已經割腕了，還好直覺有異，就多關心問了一些，他才說出他已割腕，因此放下課堂全班的學生而及時去救了他。「後來城城經常與我討論生死的問題，記得有一次假日上紀潔芳老師的臨終關懷的學分課程，他來電話說他想聊聊，根據學校輔導老師的說法，他還沒過危險期，所以跟紀老師打個 PS 我到教室外在電話中聽他傾訴，他講完後課也結束了。其實也是城城激發我學習生死問題，他常在我值班時，到辦公室與我談人生問題，他不相信有死後世界，更不相信自殺可能帶來的惡果，有時還真辯不過他。」大學前三年他曾幾度不常與 Melody 聯繫，Melody 知道他一定又談戀愛了，只是去餐廳時，有時繞道到軍訓室來跟 Melody 打個招呼，但只要愛情不順，一定又一副憔悴樣，那模樣讓 Melody 從遠處看到就知道，這時天天又跑來跟 Melody 聊天，在他大二時，甚至愛上了年輕的輔導老師，讓有意因進修考慮要離職的老師更堅定了離職意願。Melody 每次都像一個心疼兒子的母親，聽其訴說到深夜再偷偷轉訴給其在北部的母親，其母親也能更深入的了解兒子，因而改善了雙方關係。這個學生大四那年已經全力以赴準備課業，預計畢業當兵後能出國唸書，但那時常常要找 Melody 討論金剛經，此時的 Melody 知道對他已經可放手了，因此常告訴他沒空。Melody 常覺得聽聽學生的訴說，再跟他聊聊就能救一個小孩，她很願意做，因此她的手機 24 小時不關機，她也會特別告訴學生她值班的時間，讓他們方便找她。

有一天值班前 Melody 才告訴老公：「很怕珊珊又自殺，再見一個學生死在我面前，我怕我會無法承受。」一到校交班的教官就告訴她：昨晚她 8 點走了，她跑到她家在台北的房子上吊。Melody 忍不住衝出辦公室嚎啕大哭，後來一個男教官基於好心來告訴她，說她太失態了，而且一點也沒有教官的專業與堅強，是怎麼當教官那麼多年的？Melody 告訴這位才從部隊轉來當教官兩三年的學長：「這個學生是我在高中任教時的學生，我轉到大學，後來她也考進來，現在她讀研二，我們認識那麼久，是你！你不會傷心嗎？」之前 Melody 與幾位教官就多次處理過這位學生自殺未遂的事，Melody 心中感覺有一塊石頭一直壓著，直覺感到這個學生要走的決心，經與輔導老師、心理醫師都用心配合，每次送醫，經過評估須強

制住院，總因其母親不願讓女兒有此方面住院治療的紀錄，再怎麼溝通，就是將她帶回家。家長的處置，讓 Melody 力不從心，但依學校立場，還是必須尊重家長意願為優先。

## 七、24 小時值勤工作壓力大

Melody 值勤時心情常是緊繃的，「最害怕聽到的是半夜之電話鈴聲，因為接下來可能是要獨自一人獨自趕赴車禍現場或醫院之手術房、太平間探視學生，在家長還沒到醫院前，必須代理一切急迫性之決定」。教官的值勤工作內容包括學生之疾病照顧、送醫、學生校內外意外事件之處理，包括車禍、運動傷害、偷竊、打架、感情糾紛、自殺、精神疾病發作處置等。但隨著社會之多元發展，教官值勤遇到之問題亦隨之增多，不勝枚舉。

Melody 覺得處理大學生與高中最大的差別是，就讀高中的小孩，即使在校住宿其實離家亦並不遠，有任何事情父母還是照應的到，發生了事件，一通知父母，父母不久就可以接手處理。但就讀大學的學生，家都在外縣市，有北部、中部及東部，孩子雖然長大了，距離又遠，無法即時照應到，「當父母親都希望學校能有人照顧自己孩子，所以只要學生發生了意外，我們都要肩負著照應的責任，直到家長來接手，有時還要對家長做一些心理輔導，好讓家長能接受孩子發生意外的現實」。「我們學校在市區，各校區中間隔著大馬路，學生的交通工具幾乎是機車，因此意外事件很頻繁。其實很怕在假日值班，假日是學生騎機車出去玩發生車禍最多的時間，常常需而要協助處理重大傷亡事件，經常一個晚上沒得睡。真的貫徹『24 小時值勤』」。由於學校學生人數不斷的增加，而相對地教官卻越來越少，因此每位教官值班的次數變多，Melody 覺得壓力之大，實非筆墨能形容。

## 八、體力之限制

值班目的在保護學生的安全及維護校園安寧，Melody 認為，其實女教官也可能變成是一個受害人。女性一般而言，先天體力上較男性弱，再加上女教官家務、

工作兩頭忙，故對長時間之值勤工作常感到體力無法負荷之疲累，Melody「覺得，如果男官沒有適度的體諒，尤其那個學校的男性主管，沒有體諒到性別上的差異，有一些，半夜要處理的事發生的話，女官還是有她性別上的弱點」。在高中，學生宿舍大都統一在一棟大樓，或是男生女生各一棟，但到了大學通常宿舍就不只一棟，而且分散在各校區，Melody的「學校有九個校區，二十幾棟宿舍，宿舍的管理員值一天班，即休假二天，有些管理員一人就負責一二棟之責，如果休假，幾乎宿舍有任何狀況，一定是通知校安中心，值班教官一定要出動，如果遇到的是兇惡的歹徒，女教官也無法應付」。尤其面對男學生打架鬧事之暴力衝突時或酗酒，只能尋求幫助，她有個經驗：「那個晚上有一個男生因為感情因素藉酒消愁，爬到宿舍十樓頂的曬衣場遮雨棚上。他長得很魁梧，我能做什麼？我頂多也是一樣打電話叫救護車，然後叫其他同學幫我一起找機會強壓他下來，把他壓下並到醫院，因為我覺得我只能送醫院這條路，我也怕他發酒瘋對我怎麼樣耶，更怕一不小心他連我就從樓頂掉下去了。」

## 九、服從與被背棄感覺

雖然學校不注重軍訓教學，但Melody覺得軍訓教學乃是她存在學校的原因，但教官室是學務處下轄單位，雖然常要支援學務處辦的各項活動剝奪了很多她備課的時間，「但是我官階小、小少校（學長姐不是上校就是中校），任務分配到我做就是了。」但她有時也會聽到學長、姐抱怨說：「就只會欺負我們是軍人，軍人碰到不公平也是要服從嗎？」「抱怨歸抱怨，事情大家照做，教官室都是軍人，總教官只要答應支援學務處，命令下達，通常大家都會開始做計畫、分配任務、並依計畫確實執行。辦任何活動或許當時累了，抱怨過了就算了。」但在一次由軍訓室動員所有教官協助學務處舉辦的『友善校園的活動』中，參加者是各校學務長或代表，實際上有1/3以上是由教官代理參加的。其中有一場次由他們學務長主持的會議，她提出：「希望各位學務長，給予讓教官退出校園的因應措施意見。」

「事後在會議上擔任司儀的兩位學長，他們說當場臉都綠了，然後又自嘲說：教

官什麼都不會，但變臉的功夫絕對一流，當下還是要變回專業司儀，把節目輕鬆地帶到圓滿結束，會場外我們教官仍各司其職，完成所分配到的職務。」這一次支援學務處的活動結束後，Melody 覺得幾乎所有的同仁都感到挫折並有被背棄的感覺，紛紛有準備退伍的意念。

雖然 Melody 軍訓處的長官時常利用各場合，勉勵所有教官要戮力於自己的崗位，教官不會退出校園，但政策的實施似乎並非如其長官所言，Melody 的「學長、姐都是上校、中校，原本可以做到 28 年或 24 年的最高年限，但幾乎都在滿 20 年可領終身俸時紛紛退伍」。

#### 十、樂在教學、工作—學生是生命中的貴人

Melody 雖如學長姐有被棄的感覺，她認為自己實在對這個職場的工作已經駕輕就熟「改革的聲音是來自體制外，軍訓體制只能被動應戰——操之在人，要樂在工作，才能坦然面對人少事繁的現實窘境，要當自己是在作育英才。」Melody 真的很喜歡和學生互動，也沾沾自喜是一個受歡迎的教官，任官最初雖然內心上並不認同教官工作，甚至有一度想離開教官職場。如今她慶幸當初沒有離開，更感謝學生，因為與他們的生命交集，面對他們種種的處境，對於生命她發覺學生和她一樣的無知，應該幫助他們，也因為處理各種學生問題，讓其獲益良多並覺得生命是一輩子的學習課題。

軍訓課雖非聯考科目，但學生自有求知欲，Melody 在高中當教官時對於軍訓課程從來就兢兢業業準備，小心翼翼上課。她相信只要課上得好，令學生折服，在學生輔導上自會事半功倍；轉任大學也因承辦生事務工作各項工作、畢業典禮、新生訓練及寄宿生輔導等工作之便，和校內各系所及行政單位主管、各處室教職員工都建立很好的互動，也獲得良好的口碑。「高中時代的青年學生正處於個體發展的狂飆期，學校對學生軍訓工作的要求，政策上縱有輔導理念和趨向，但整體而言，仍不出管理重於輔導的策略，軍訓教官從早到晚如影隨形的「主動關懷」學生；但在大學則不同，校園環境自由、民主與開放，教官對學生只能採被動式

服務；學生對教官的態度，則不似高中時期那般熱絡，而是更多的自我與疏離。」故 Melody 認為高中職校教官對學生輔導與服務的作法，在大學並不完全適用，教官心態自應隨之調適。Melody 因是讀過一般大學的過來人，很清楚大學生的心態，也很容易理解大學的校園文化，很快的融入校園體系。在軍訓教學上，更了解對大學生上課會比高中時期更大的挑戰，不過依然秉持「學術領導」及「專業權威」的理念，兢兢業業的準備，也敬業認真的授課；在學生生活輔導暨服務上，以服務為導向，誠懇的關懷並幫助學生。

## 第二部 Lulu 教官的故事

Lulu 教官 41 歲，結婚 14 年，育有兩女。其原生家庭裡面沒有人有軍人背景，父親是公務人員，母親務農，都是道地的台灣人。因認識軍校就讀的男友(後來是她的先生)，二專畢業後決定考女青年大隊，經幾個月受訓後，在部隊帶兵半年轉至國防部服務三年半後，轉考取女軍訓教官班，經十個月女軍訓教官受訓講習後由國防部任官少尉，再經教育部薦任至台北私立高中服務，服務 4 年半後，遷調回南部的女子高中服務迄今，目前階級中校，軍訓教官之年資已有 18 年。

### 第一節 進入軍旅的推手

#### 一、邂逅-軍人

Lulu 因為「高一的时候，認識了我先生，也因為這樣耽誤了課業而被留級，原來的目標是要讀大學，結果沒有考上，所以只能夠再去考那個二專，那個時候的風氣，唸完高中去考二專是很奇怪的」，但是 LuLu 還是去讀了二專。因為男友當時讀中正預校，她心「想說既然你去唸軍校的話，有這個機會的話那我可以考也就考，」就這樣子也去考了女青年大隊。她的家族裡面沒有人有軍人背景，爸爸是雖是公務員，但父母都是道地的台灣人。

#### 二、進女青年大隊的日子

女青年大隊的幹部都是在部隊的基層單位，帶很多阿兵哥。LuLu 二專畢業後，考進女青年工作大隊，當時已 20 歲，比一般同學(高中畢業)大概長兩歲，所以那時她就常想：「這就是我要的工作嗎？」如果永遠那麼年輕是蠻 OK 的，但是還要結婚生小孩，常常跑來跑去，不是真正想要的生活。事實上她在部隊的經驗也只有半年，另外三年的經驗都是在支援國防部。在女青年大隊的生活也不是她想像

的樣子，前半年在部隊—馬祖，她們服務的對象是基層的阿兵哥—是為提振部隊基層士氣，除了要對阿兵哥上政治課程，還要教他們唱軍歌、跳土風舞、帶小型康樂。當新兵「無法調適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自我傷害，也有責任要輔導，」但 LuLu 覺得「自己本身也還沒有調適過來，就要跟那些阿兵哥講：你不能逃亡喔！不能什麼什麼的，類似這樣子的話語。事實上自己的壓力似乎比他們的大，但又不能說，」女青年大隊與一般的軍人一樣，無法避免地也要輪調外島營區，其實她的「心裡面非常的痛苦，因為除了例行的業務以外，如果要接一個任務，那天晚上一定睡不著覺，但是我又很會隱藏自己，事實上內心深處並沒有外表看起來的那麼堅強。」LuLu 覺得在女青年大隊是一個很階級的社會，比一般的軍校還要恐怖，很多不同階級的學姐多要管教她們，那時她很猶豫，很想要離開。

LuLu 在女青年大隊的時候，她的男朋友已由中正預校考上空軍官校，在一般人的觀念裡，認為空官就是少爺兵，在女青年隊服務的過程當中，她「常常會安慰自己，就當自己是在讀軍校一樣，並覺得自己的「軍校」是非常實務性的，」她認為「在女青年隊真的很累！但是也不敢跟他講，而他給的最大的安慰就是一常常寫信，譬如說在外島時，他就那個十天裡面寫了十五、十六封信，早上寄一封、下午寄一封，十天才有一船班，所以每次收到就厚厚的一疊，那心情是可以讓人紓壓的。」她心裡覺得穿這個軍服，就是爲了他，雖然那時候受那麼多的苦，也不太敢講，因為覺得這個跟他沒有關係，這是自己的事情。她說：「像我們隊長管的很嚴，就是信可以寫，不過我們的信會被拆檢喔！你看！是不是很不自由？隊長就曾說：『ㄟ，你交的這個男生！還是學生，又不是軍官，我看，不要交吧！』我覺得這不是他的責任，是自己要的。」又加上家裡當初很反對她穿軍服，連要考試就根本不贊成，LuLu 只好苦中作樂。他們兩人一直以書信維繫著感情，就這樣「撐！撐！撐！撐到正在猶豫徘徊是否要離開的時候，收到大隊部通知，要去支援國防部，」終於生活可以正常了，不再像其他女青的同學們每半年就要換一個地方，從外島、本島北、中、南一直輪調。接下來的三年她都是在總政戰部二處擔任後勤工作。女青年隊隊員幾乎多是高中學歷，但國防部跟教育部簽訂合約，

女青可以轉任教官，LuLu 聽說她「轉考教官之前後，國防部還跟教育部打過官司，不讓女青轉考教官，因為教育部規定考女軍訓教官必須有大學學歷，之後再二期，女青就真的不可以轉考了，還好我當時及時轉任了。」她其實很討厭女青的那種環境，所以每次有人提到她曾是女青年隊，就會很討厭別人這樣講，她認為「在女青年隊的歷練下，必須到過很多部隊，大家都很好勝，一定要比別人做的更好，只要是女青年隊轉的教官，大家多說發現他們都很有企圖心、都好強、很恐怖，就覺得一直無法忍受這樣的評語，無法這樣的被歸類。因為不喜歡被貼標籤，所以打從心裡面就不願承認是女青年隊的，但是在調適了很久以後，才慢慢的承認」，其實她之所以能存在還是因為來自這個環境。現在已經沒有女青年隊，這個單位早已經被裁撤(94年7月1日)了，「因為現在資訊已經很發達，而且軍中也比以前開放，不像以前資訊不發達，在封閉的軍中社會，部隊的阿兵哥他們生活苦悶，所以要女青去凝聚部隊向心以及安定軍心，提振士氣。」

### 三、轉考軍訓教官

LuLu 在女青年大隊服務了 4 年之後轉任軍訓教官。她覺得高中時在學校，教官講的話就是一個規定，一個命令，對教官的印象還停留在高中時學校教官的影子，所以認為「教官在學校就是要清楚地告訴別人你該怎麼做、要怎麼做」。在擔任女青時雖然穿著軍服，目的是要在軍中能夠指揮部隊，因為沒有軍籍，所以脫掉了軍服就什麼都不是。雖然她在女青時已是比照上尉階，但轉任教官後，一切得歸零從頭開始，但畢竟是真正的軍人身分，還是決定轉考教官。

## 第二節 轉任教官的初階段

### 一、分發任職第一所學校

LuLu 的第一所學校被分發派任在台北，那所學校「當時的校長是十萬青年十萬軍時代的一個未婚女性，創立了這個學校，因此學校的整個看起來就是很有『軍』

的感覺。」裡面的教職員工很多都是從軍中退伍的單身老伯伯，校長帶過來的，那時的環境很像養老院，這些人雖有心於教育，但學生的素質參差不齊。這個學校的男官較多，又有以前 LuLu 在部隊認識的長官也轉任軍訓教官，也都很照顧她，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她都出去支援活動。但因為長官知道她有女青的背景，又曾到國防部支援過待了四年。所以一開始她給人的感覺又不同於她同一期教官班的同學，」長官就直接跟她講說：「以後我們有什麼活動的話，你就是接班人，那個學姊她現在已經差不多快退伍囉！你現在是一個少尉，所以有什麼活動你就要跟著。」因此她經常多次支援各種慶典與校外的活動，任務完成後總是要論功行賞，所以該有的功勳、獎勵都沒少過。「其實我的個性很不喜歡在各活動出風頭，因為很容易緊張，可能我隱藏的很好，大家就是看不出來，可是只要接一個任務，那天晚上我一定睡不著覺。所以我大概也有我女青學姊那種氣質啦！可能我站出來就是給人家那種軍人應有的氣質，事實上心裡面，心裡那個內心深處大概沒有外表看起來的那麼有把握！」LuLu 因為待過部隊，對工作場域中軍事組織文化的性別、階級、權力關係能適應，與軍事體系直屬長官間之互動關係很好，「那時候的感受，就是覺得你就是得直接站出檯面了。」

LuLu 真正當了教官覺得真是與原來想像中差太多了，她一直以爲每個學生多會很聽教官的話，教官的要求學生心中不願意應該也會聽從，沒料到理想與事實之間真的差距很大。學校學生的問題幾乎都是她學長在處理，她則在一旁學習而已。「學生的生活教育也幾乎都是男官在處理，男官在衝！我女官，就負責去輔導女學生，可是她們也是會打群架、抽菸，甚至會交換性伴侶，那麼多年前學生就已經是這樣子了，甚至男跟男、女跟女。這個學校很特殊，星期三只上半天，但是很多家長都在上班，所以小孩子就會把男朋友、女朋友帶回家，所以我們就常常要處理學生懷孕的事情，或者是某個女生離家出走跟誰跑了的事情。」因為 LuLu 自己學生時代的生活是很單純的，即使她高中就交男友，當時已算前衛，但也止於純純的愛，尤其交往幾乎是以書信往來。初任教官就碰到這種學校，以前沒處理過這種事情，所以這個學校學生「多采多姿」的生活令她大開眼界。

經過這些歷練，她學會了如何看學生臉色、表情，就可以判定他有沒有吸毒，並可看出學生的異狀，但她覺得自己的處理能力還是不夠，「我一個女官是不敢做什麼，男教官警覺性比較高，當有教官們覺得這個班怪怪的，或這個學生怪怪的，大家一就起到教室，在那個年代還是可以允許在上課期間跟老師講一聲，請老師暫時停止上課，然後教室前面一排教官、後面一排教官，叫學生通通站一旁，就開始搜學生的東西，可以搜出一堆的打火機、色情漫畫，還有一些小白包的安非他命。」，LuLu 覺得這時候男官處理學生問題還是比較有用的。這個學校雖然待了二年，但其實大部分的時間，她都一直忙著支援各項慶典、活動，像國慶大會、元旦、台北市的軍官團、帶國際啦啦隊的表演等等。

## 二、遷調到第二所學校

接著 LuLu 遷調到一所私校，在大家的眼中是肥缺、福利多，學校的教官都要擔任兩個班的導師。日間班級大概有一百四十四個班，一個班有六十個人左右，夜間部有夜間部的教官，全部的教官及護理老師共有四十四個人。所以值班時女官值白天，男官值夜間，一個月大概最多也只有兩次執勤，寒暑假要很久才輪到一次值班。在台北市本來就很多學校可以不用值夜班的，她覺得很幸運的調到這所學校，這個學校不但不用值夜，平常就扮演導師的角色，只要把自己負責的兩個班級學生管好就好，很單純。「全校性活動就屬週會是例行公事，對於學生的管教，也是很軍事化，學校大量的運用糾察隊，連下課十分鐘也都有糾察在執勤。有三種糾察，人數編制很大，光是一個秩序糾察就五百多個人了！」這所高中，全校學生就一萬多人，LuLu 覺得學校很賺錢，給教官的福利也不錯。

在她調回來台南前，因為持續支援軍訓處各項活動，雖然只是尉級，四年當中累計的獎勵就快要滿三大功了。「那個時候學姐們也會跟我講：你這樣很快就會升官。但樹大遭風、人紅遭忌，我也發現有很多同學蠻嫉妒的，功勳很多，其實我心裡根本就不喜歡這樣，內心也很掙扎。」LuLu 雖然內心很掙扎，但男朋友此時在部隊，記功嘉獎比他更多，有時覺得自己跟他比還不夠多，就不理會他人的

言語。

### 第三節 調到第三所學校

#### 一、初碰到一位不可理喻的長官

在 LuLu 轉任教官的第四年決定要結婚，因為先生的單位在高雄，為了避免夫妻倆人南北奔波，LuLu 申請調回了南部一所升學高的女中。為了配合學校作息，須早上七點前到校輪值勤務，有站校門口、巡視校園、隨車監護，晚上還要維持晚自習的秩序等，每天須早出晚歸，她認為「在這裡就沒有前長官的加持了，加上碰到一位不可理喻的長官，工作量增加了，獎勵卻變少了。」每次開會她的主任教官還總是告誡說：「你們工作要認真，小官就要累積功勳，免的到要升官時獎勵不夠。」「但每年到了辦理年度獎勵時又說組長較急，年資也高，要多給他獎點，所以無論我多辛苦、認真，一年就只給一支嘉獎，那時候還曾經讓我的績效積分比序掉到後面的後百分之五！升官機會就變小了。」「最生氣的是他每天多不准我們看軍訓課本以外的東西，還動不動就要我們試講給他看，最好笑的是，學生傳言他上課上的真爛」(L) 在公文簽辦方面，她認為這個長官每次都不說清楚，總是先罵你一頓，公文被退回來了，又是她的責任，「其實我有委婉跟他說：這是例行性的業務，我每年都是這樣簽的，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我罵的像龜孫子，罵兵也不能這麼兇吧！誰敢再解釋啊！更何況他還說，這在部隊，早把我的公文丟出去了。」那種感覺很令她討厭！沒想到調回南部的第一個學校就碰到這樣的主任教官，實在很難適應。

更令她難適應的是，先生不在家，主任教官常在下班後打電話藉口詢問公務騷擾她，令她不勝其擾，但礙於他是主官，常不知如何拒絕不接電話，久了形成壓力，因此生內分泌失調，並懷疑她自己有被虐待狂。但 LuLu 也不敢跟先生、家人訴苦，當初他要穿這個軍服，家裡很反對這，個職場是她自己選擇的。

有一段時間她非常討厭台南這地方，非常後悔調回南部，就是因為討厭主任

教官的那種感覺！「我每天都要給自己心理建設才能踏進辦公室，因為我認為自己必須時時刻刻馬力全開，才能應付○主教，自己真正的感覺是什麼？無法形容！應該怎麼做才對？其實是空的，反正他認為對的才是對的！」(L)同事(護理老師)覺得她「很牽拖」也常笑她並曾勸她說：「唉呀！你不能因為X主任怎樣怎樣……，就讓自己的生活不好過」。事實上，後來換了不同的主官之後，沒有這個主任教官不可理喻的事，她還蠻喜歡這個學校的，「所以後來為什麼人家說：ㄟ！你怎麼不離開阿？然後調到那邊、那邊？因為我認為最爛的人都已經遇到過了，以後什麼樣的主官我都能適應；後來的人我覺得都還好，都很幸福阿，都很好，就沒想再調學校。」LuLu 後來就一直在這個學校任職，沒再遷調其他學校。

## 二、家庭的支時與羈絆

LuLu 的先生是在空軍部隊，休假是以輪休方式，休假在家時都會為她準備三餐，因此她「先生常說在部隊是休假，回家是上班，當她的苦力。先生的仕途還算是蠻順利的，已佔上校缺了。」LuLu 曾去過先生的部隊好幾次，因為先生是隊長，在部隊的待遇什麼都是最好的，「我是「隊媽」，當然也跟著沾光，連小朋友都被捧的高高的。但他休假回家都要伺候我們這幾個女生，幾年來都沒有改變。」LuLu 有時候覺得自己很過分，可是想想先生在家的時間一個月不過七、八天而已，而她仍然要每天上班工作，在照顧小孩方面先生其實完全幫不上忙，還好孩子小的時候，有她娘家的媽媽幫忙照顧，但娘家遠在屏東，所以也只有假日才能回去看小孩。

LuLu 學校有 5 個教官，依軍訓處規定教官五人以下學校實施乙類執勤，即執勤人員配合學校作息，上班時間在校值勤，下班（課）後得返回居住處所，遂行待命執勤，並將執勤電話轉接至個人聯絡電話，並與學校警衛或值班人員取得密切聯繫，遇重大事件應於 1 小時內返校處理，所以不用值夜住於學校。但因為是高中教官，除了自己學校輪到的勤務，也須配合督考分區輪值：上下學的車站巡察工作與隨車之防範並處理意外事件，另還配合警方執行「春風專案」，在轄區內

電動遊樂場、網路咖啡廳、撞球店、路口，進行臨檢，輔導青少年偏差行爲並防治犯罪。LuLu 生第一胎的時候，小孩子在屏東，先生沒回家的日子，下班回到家只有獨自一人，她常常因爲太思念小孩而暗自飲泣。「那是沒辦法的，輪到我值星那一週，最早也要下午六點才能離開學校，聽說有的大專可八點才上班，但我還是不敢調大專，因為大專要輪 24 小時的值勤，我獨自一人沒有支援的人力，還是留在高中，至少晚上可陪小孩，難道我的小孩永遠要放在屏東娘家嗎？」LuLu 生了第二胎之後，仍交由媽媽照顧，但將老大帶回來身邊。每天早上七點前就必需到校，當時的校長是不允許教職員在上班時間帶小孩到學校，「但我卻找不到可以分享甚至吐苦水的同事，到學校逐漸成爲生命中的苦差事。早上我都在床上掙扎，考量今天到底要不要請假？要不要乾脆退伍專心帶小孩。」最後只能偷偷將小孩帶到辦公室，等她值完早上勤務，再將孩子送到幼稚園。雖然有同事幫忙，但一直擔心被發現的壓力，直到找到可很早送去上學的幼稚園才解決這個困擾。但是又有新的問題產生，她的小孩常向她抱怨，是最早到學校，卻是家長最晚來接的。

LuLu 的長官每次都以要升官理由，叫她去帶替代役（軍訓處的一項業務是訓練內政部教育服務役的替代役男，訓練所需的幹部由現任的軍訓教官自願報名而由軍訓處派任的，訓期約一個月，帶隊幹部與役男都需住在受訓的單位。），獎勵會比較多，升官的機會較大。「但是帶替代役必須要離家一段時間，家裡又沒大人可以照顧小孩，結婚後完全只有家裡、學校兩個世界，小孩子比較重要，所以有小孩後就很少出去帶活動，一兩天或一個禮拜的活動還可以支援，若超過三個禮拜以上的，那就免談了」。軍訓教官要得到上級獎勵的事由，必須是執行跟軍訓處要求或有關的業務，她雖然在學校承辦校內的各項活動，「做的再怎樣的辛苦，軍訓處的長官沒看到，也是沒獎勵的，如果公出或上級點名去支援協辦軍訓處承辦的業務或活動，做一次事就有一次的獎勵，而學校的業務有人代理，軍訓課也有人代課，這是很划算的，但家中沒大人，還是算了。」LuLu 在兩個小孩都帶回身

邊照料後，就很少支援校外活動。

LuLu 在老二到了能上幼稚園的年紀時，她也是把她帶回身邊，希望小孩都能到都會區受教育，但她一人帶二個小孩，加上工作時間的壓力，碰到支持性好的主管還好，若碰到落井下石的長官時，真是欲哭無淚。她聽說過一件可憐的例子：她的學妹娟娟（在夜補校），其老公有一次因有要事需較晚下班，她只好先將女兒帶到學校，女兒乖乖的待在辦公室，老公下班後來就把女兒接走了，卻被他們主任教官向學校檢舉。平常爲他賣命的長官，竟然這樣對待部署，所以 LuLu 覺得主官好不好差別其實很大，「尤其主官有沒有擔當、有沒有肩膀差別最大，在國立學校，就是乾薪，已經沒什麼額外的福利，如果主任教官再摳，只有自認倒楣了，不過現在這個主任教官不錯喔，他不再升了，就不會一直接外務。」LuLu 談到福利不一定指金錢，她認爲行事方便也是一種福利，「你只要沒有勤務，四點半就可走人，跟不用上輔導課的老師一樣就下班了，不用像以前要等上完輔導課，學生走的差不多，這樣我至少有時間可接一下我女兒。」

#### 第四節 處理學生自殺事件

##### 初次處理之創傷

LuLu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處理學生跳樓身亡事件，至今餘悸猶存，「現在走過那位學生自殺的地方，還是有後遺症，感覺很不舒服，心裡莫名地會覺得那邊好陰涼，有她一直躺在那裡的感覺，很不喜歡到那個地方，更不願在那附近上課，除非已經沒有地方可以上室外課，才會不得已到那個地方。」雖然儘量不到那地方，但當她走到高二班級的教室，忍不住遠遠地還會往那個方向看過去，雖然事情經過了很久，她們校長也有請一個老師來看過，表示學校現在很乾淨。但她還是會常常這樣，一直揮不去心中的陰影，「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習慣動作了！就會一直往那邊看。有時候四下無人的時候還問：『Yaya 妳現在人到那裡去了？』經常會

這樣自問耶！莫名奇妙的這樣自問！」

她一直記得那天，剛巡完校區回辦公室要午休一下，就有學生來報告說：「教官！教官！有人坐在科學館樓上，兩腳還放在外面盪啊盪啊盪的。」那位女生她穿便服，一開始就覺得應該是南大的學生，她跟組長還有護理老師到樓上去查看，她回憶說：「一出電梯我們不敢出聲，但走沒幾步，看到那影子了，然後再走幾步，然後就看到一個影子ㄉㄤ、下去了，就很恐怖~~然後就掉下去了，剛好那個鐘響一午休結束。就在大家眾目睽睽下，四處都是尖叫聲阿！掉下來了！掉下來了！然後我們三人就楞在那電梯口。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聽到大家開始尖叫啊！有人蹲在地上叫啊！事實上那時候就是好像被炸開來那種感覺。」她回想不出當時如何下樓，「然後喔吽~喔吽~喔吽~救護車就到了，還搞不清楚什麼狀況的時候，我就被主任教官叫上車了，輔導老師也跟上車。我們兩個坐上救護車就去醫院。」

那個時候在救護車上，LuLu 就認出這位女生了，是她帶過的資優班學生 Yaya，跟她們班的感情非常不錯，當時看到學生那個樣子，第一個反應就是非常的生氣：「我心裡開始罵：混蛋！你為甚麼要這樣？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在車上心理一直罵她，急救人員幫她做急救，我就是心裡一直罵她，混蛋！你為甚麼要這樣？」LuLu 就像父母親在責備做了傻事的孩子一樣！

由於墜樓事件的真相一直是個謎，學校僅能有一位對外發言人，LuLu 深感校園裡瀰漫著一種你知我知卻不能多說的氛圍，死亡似乎這麼切身、卻又因說不得而飄忽在日常作息裡，當時的 LuLu 「身處這樣活生生的「死亡處境」裡，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無法針對死亡彼此言說的奇異現象，即使我想說些什麼，也自覺不妥的沈默下來」。學生之間多有耳語，關於當事人、關於死亡、關於死後種種，而所有教官們必須概括的將安全教育的提醒，讓 LuLu 印象深刻的是，事隔幾天校長通告全校將於一星期假日，在學生墜樓現場設香案行大法會祭拜。

LuLu 一直記的這個學生非常喜歡貓，學校現在有一個位老師很喜歡養貓，所

以每次看到那個貓咪，心裡就會想：「你是不 Yaya 的化身？」加上她們學校現在有在收集廚餘，就引來好多老鼠，後來 LuLu 看到那個貓咪會抓老鼠，「心想這個一定不是 Yaya，那些老鼠看起來好噁心，有靈性的貓應該不會去抓那些令人作嘔的老鼠。」「一直有那種感覺——她很後悔，我一直覺得她應該是很後悔吧！她跳下去的那一霎那一定很後悔。」LuLu 重覆的說著：「過了那麼久，始終有感覺，到現在還是覺得她一定是很後悔的。」「她的同班很多同學的訊息！我現在都還是會特別注意，這些人到底有沒有受她的影響？但感覺上好像也沒有，那只是我的感覺，後來也沒有跟他們在交談此事」。她們班的同學，畢業後都很優秀！尤其每年校慶的時候所出版的校友刊物，其中也有人到德國、中國大陸去做研究，她經常婉惜的在心裡說：「你看吧！Yaya 你如果留下來的話，那一瞬間你如果熬過去的話，你一定可以像她們一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當 LuLu 在學校裡面才會常常跟她對話，出了學校就不會跟她對話了，Yaya 剛自殺不久的那段時間，LuLu 心理面仍然只是責備她、罵她怎麼傻。到現在 LuLu 都還記得，她是一個頭髮捲捲的，很開朗的小孩，因為認識她，所以她自殺後的幾天，當 LuLu 一個人在家或是一個人晚上睡覺時，腦海裡經常浮現她的樣子，讓她覺得很害怕，後來找學姐帶她去廟裡拜拜，心裡面就比較安適些。當時的主任教官做人真的很差，明知道 LuLu 因為這個學生自殺的陰影在害怕，還故意嚇她，要不然就話中帶刺修理人，說她不像在部隊歷練過的人，爲了不讓他再嚇到，LuLu 只好假裝勇敢的樣子。

## 第五節 媳婦熬成婆

### 一、不同主官不同待遇

LuLu 「覺得因為我以前在台北的時候拉，我都是備受寵愛的，真的是這樣，我是覺得我很幸運啦！在台北都是碰到很疼我的主任教官」，但是回到南部，她覺

得因為沒遇到好長官，致使她原來快速累積的功勳白白浪費。軍訓處的規定，原則上每人每年都有固定的獎點分配，下授到基層單位，再由主管統籌運用。升遷除了需要學經歷外，就是看的做事的績效，而績效好就會給獎勵，獎勵是以獎點分配的，每個人都想要往上爬，主管則以個人的表現優劣來記點(獎勵)。但是主管通常會刻意栽培特定對象，像擔任重要職務的組長，或距升官還差一些獎勵的資深教官，主管會給他們較多的獎勵，其他人每年只要有一個獎點(一點是嘉獎乙次，三點就是小功乙次)，當年考績就不會是乙等。LuLu 一直不平衡，覺得「在資歷淺、官階低的時候，事情都是我們這些小官在做，獎勵卻都給組長，任誰心理都不平。一直等到年資到了，學校生輔組長出缺，但還是都給男官，還好後來新任督導是以前舊識長官，才有機會被拔擢擔任組長，當然就當仁不讓了」，協辦一些活動，記功的機會增多，LuLu 才有了升中校的機會。

經過生輔組長歷練後，LuLu 也升中校了，生輔組長是副主官，又是行政職，是沒有寒暑假的，就想卸任換別人，還特別建議督導讓女教官擔任，免的位子又讓男官佔據，讓女官又少一個升遷的機會。LuLu 升了中校，加上資歷也久了，不再是當初的小官，小媳婦般的讓人差使，認為「就算是當一般教官，以軍中的倫理而言，學弟、學妹還是要會尊重的。雖然教官要退出校園的聲音紛紛擾擾，但是在高中，有那個老師要每天那麼早到校，還要每天留那麼晚？這個學校還是很倚賴教官的，雖然人數變少了，但新來的主任教官比較年輕，會體諒女官還要照顧小孩的辛苦，沒有輪到值星或勤務的人，學生放學後就可以離開了。」LuLu 覺得這個主任教官這樣好，讓她偶而有喘息機會也不錯，加上畢竟在這個學校也待久了，大家也都相當的敬重她，畢竟 24 年退伍與 20 年退伍，每个月的月退俸還是有差別的，就想做到滿 24 年再退休。

## 二、欲候選主任教官

LuLu 從生輔組長卸任最大原因，是因生輔組長是行政職，沒有寒暑假的。但

最最近忽然想候選主任教官，她想要出來候選的原因，是因為看到想要出來候選的男官名單中，有她認為不好的人，「假如這麼爛的人都可以當主任教官，我就覺得我應站出來，就是有很多女官在支持我，重點是，其實我不是真的要來當那個主任教官，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很棒，可是我有一種感覺，常常覺得那個有些候選的男官，其實沒有能力，我覺得他們有的能力很差，他們也是有老婆的人，可是他們為什麼不能去體諒別人的老婆？在職場上面只是為了達成上面那個所謂的任務，就壓榨我們。」所以 LuLu 覺得她們這個督考區，很久都沒有一個女官出來當一個主任教官，她應站出來。但是她其實又很害怕如果說不小心被候選上的話，「我想說：天阿！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參加候選，其實只是想說賭一口氣，因為攤開名單來看，天阿！○○○都可以來候選了，如果他候選上了，那底下的人，不就做死了？做牛做馬這樣子。」自己應該不會太差，那我想說我為甚麼不出來試試看？」LuLu 先前知道自己沒有那個能力，階級還不夠，在低階級她覺得必須識時務，即時有滿腹的那抱怨，大概也沒人會聽。但一直以來 LuLu 總覺得一些的男官沒有真實能力，只會靠壓榨他人做事，「一些男官只是因為階級比我高，然後呢，就是用那種官階告訴我他好像什麼都會，事實上我覺得他好像都沒有那種所謂的實力啦！我們這些女官就這樣子，家裏忙完了然後衝到學校，結果還要看人家臉色。長期在這個職場，其實就想要去反制。」

### 三、在教學相長中找到的樂趣

LuLu 覺得這樣的在學校工作是很好的，只是有時候值星、值班，加上長官爲了自己升官攬工程，就必須完全配合支援校內外各項活動，難免會給家裡帶來一些不方便。LuLu 自覺這一身軍服穿起來是很好看的，感覺就像醫生或護士著白色之制服一般。在學校裡讓她感覺更像老師，服務的對象是青年學生，並從事授課教學的工作，每年有寒暑假，又是公職而且安定，待遇也不錯，差別只不過是這一套軍服而已。「但是下班的時候，還是不喜歡穿軍服在外走來走去，一定在制服外面再穿一件衣服，才騎車回家，如果要做什麼事情，回家第一件事先將軍服

換下，然後再出去辦事，此時軍服顯得那麼的沉重，很惹人注目。」

多數人在工作上遇到壓力或是遇到瓶頸時，心理難免會想說有沒有比較輕鬆些的工作？但再看看別人的工作，也是有他們的壓力，「但是當別人不知道我們的辛苦時，只是用一種對教官很刻板所產生的印象，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打擊和傷害。對於這個部份，到目前為止雖然已經做了十幾年了，真的還是會蠻在意的。別人能不知道就不知道，脫下軍服，我並不想讓人知道我的身份，因為別人會說教官是威權的象徵，對我們來說真的是一個壓力。」對 LuLu 來說，「跟學生相處，尤其是教學是最快樂的事，所以基本上只要把自己當做老師，工作還是不錯的，在這個社會上對老師還蠻尊重的，在學校也比較單純，每週的課雖然不少，但與學生互動的時間就多，高中生雖然很叛逆，但是也很熱情，一分耕耘還是會有一份收穫，如果有真心跟她們相處，這些孩子都會很貼心的」。她認為以前待的學校學生素質低，比較注重生活教育，這邊的小孩子素質很高，注重在上課，最大的差別在於讓她覺得她真的是在做教學的工作，有教書的感覺，「教官生活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或許無法完全跳脫結構的挾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還是做教育學生的工作。」。事實上 LuLu 喜歡上課，因為她會設計一個活動來配合課程上課，尤其喜歡每一年都找一些新點子，而且樂在其中！

## 第五章 女教官處境與自我認同

女教官養成教育組織中形塑的過程，是受制於父權結構的軍隊，她們一進入職場之後就都受到父權結構與規訓機制的交互影響而成爲溫馴的身體，在去主體性之後並不會產生反抗的力量。教官的穩定薪資、社會經濟不景氣與低就業率，削弱她們對於職場處境的反抗策略，女性教官投入教官職場之前，必須先進入軍事學校接受養成教育訓練，軍事學校是屬於一個類似「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的組織：它是一種封閉的生活場所，生活其中的一群人，具有相同的情境，與外在世界隔離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並接受嚴格的生活管理」入全控式的養成教育組織，個體將被組織操縱、被塑造、被規訓，讓身體變得服從、配合、變得靈巧與強壯。個體加入教官組織之後，也就必須準備屈服個人認同而成爲組織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因此，研究者將以故事作爲本研究的文本，第一節試圖先從這 2 女教官角色形塑的過程進行探索，並分析父權結構軍事組織對一個人自我概念的建立及人格的形成帶來哪些實質的影響。第二節探討職場困境與性別束縛。因爲在訪談敘說研究者參與者一再提起、重複敘說處理學生自殺死亡事件，即反應重要或待以掙脫的困境事件，因此另闢一節（第三節）討論女教官處理學生事件自殺事件的影響。軍訓制度自建立以來，因社會結構的需要歷經多次的轉折，軍訓教官在學校的教育與服務功能，是否獲得認同與支持；社會各界、學校、學生與家長期望軍訓教官扮演多種角色對軍訓，甚有對教官在校園內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認同，覺得教官在校園內是不符合教育體制，這樣的困擾對 2 位女教官職場生活與自我認同有何影響，將於第四節分析討論。

## 第一節 角色的形塑

### 一、去個體意識的身分

Bourdieu (1990) 在分析教育的再製時，也曾經說過，學校教育工作的形成，是以預先設定其功能的方式，以確定學校教育工作的同質性。在韋伯的官僚制度理論中，他認為技術化、理性和非人格化，才能顯現官僚制度的合理性，也就是結構中具有：各階層的權限被預先確定、職位是有階級的、必須履行職務，並發揮最大效用、各階層人員需具有專業訓練、工作是例行化的等特色。軍訓教官特殊身份，事實上是許多權利義務的集合體，「實際行爲」層面必需具有軍人義務性，要能合乎軍人身分，需經過軍人之養成教育，女性教官投入教官職場之前，必須先進入軍事學校接受養成教育訓練，個體將被組織操縱、被塑造、被規訓，讓身體變得服從、配合。

#### (一) Melody 的選擇與心理影響

##### 去性別化的軍人

「男孩」必須透過當兵的過程才能「長大」，軍隊教育正是蛻變爲一個「成熟男性」必經的過程，「軍人」的形象被等同於「成熟男性」的形象。男人根據憲法的規定當兵，就目的而言，當兵是爲了保家衛國，但就文化上的意義而言，當兵則是男孩進入男人世界的成長儀式。遠離家園的軍旅生涯，事實上正象徵著脫離與母親的臍帶關係、脫離母親的掌控（女性力量的影響），進入一個純男性的世界去學習如何成爲一個符合社會所建構的男性形象，同時擁有男性特質的「男人」。男性在軍隊裡學習的不只是如何克敵制勝，他真正的敵人是存在於「男孩」時期的女性特質，只有去除這個內在的假想敵，才能蛻變爲一個真正具有男性氣概的軍人。

Melody「入伍訓練前完前沒有接觸過軍隊生活，是長髮披肩、膚色白皙常穿著飄逸裙裝常帶洋傘的窈窕淑女，突然搖身一變為穿著野戰草綠服、腳穿黑色大球鞋、頭頂著露兩耳的短髮及大鋼盔的黝黑小男生。前三個月入伍教育，有點很恐怖！是完全沒有自我的日子，」（M-1-24）因此她認為入伍教育，有點很恐怖！而入伍教育主要是幫助一個人更快的適應軍人的生活，時間上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確實，就是在班長的規定的進度內完成所有的事情，在這段時間之內，會把所謂老百姓的氣息改掉。「一個東西做不好就處分，妳經歷了太多這被處分的事，很快就會記住這些觀念，當時是被強迫執行的，我們一直被灌輸一些規定，那是一個蠻恐怖的經歷。」(M-1-25)Melody由一個完全「女孩」進入部隊的入伍訓練，無異於男性入伍的訓練，相對於男性要去掉存在於「男孩」時期的女性特質是更痛苦的。但衝突經常涉及的是信念或價值，那麼不屬於自己的信念或價值就不足以導致衝突，不足以指導決策。一旦受到新的影響，就很容易放棄原來的的信念或價值，而又接受新的信念或價值。

人必須意識到願望是什麼，進而才意識到感受是什麼；我們是真心想從事某職業？或是該職業的社會地位與有利可圖？如果我們簡單地採納了受社會推崇的價值觀念，就不會出現關係到切身利益的衝突。如果我們意識到了衝突，我們的感情和信念沒有模糊不清，就會願意和能夠放棄矛盾的一方，並能夠為作出的決定承擔責任。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套必需遵守的行為規範，即為社會對一個角色所給予的期待；故當個體恰如其分的扮演好各種角色時，除代表個人層面的需求滿足外，另一方面則為個體行為符合社會規範的角色期待。就社會系統的理論模式而言，個體的外顯行為是融合組織中的角色扮演及其人格因子。故亦同一角色會因其角色期待與扮演的的方式不同，表現出來的行為有所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因素，即為人格特質。而區別個人人格類別，就是個人的需求傾向(秦夢群，2004)。

### 服從權力、接受階級

Melody 的母親因為受不了父親的暴力心碎離家，從此家裡的家務責任落在其身上，上班後不能做的如其父親要求，讓大男人主義與潔癖的父親認為其很不孝到處向朋友訴說，讓其感覺很委屈很痛苦，一心想遠離家，最後因考上女教官的理由離開了家到政治作戰學校受訓，Melody 她們這一期錄取百人，只有六十幾人完成結訓，她其實和很多人一樣，對於後面一連串改造足以讓人脫胎換骨成為革命軍人之「入伍教育」課程，無法適應與立即接受，心想跟同學一樣退訓，但仍咬牙忍耐咬。Melody 只因「已離家，也不敢輕易走回頭路。」（M-1-37）

考上女教官的是 Melody 可離開家的理由，算命師曾對她說：「如果走公家路，婚姻才會幸福也是一大原因。」其實，人只要一說話，不管是假話還是真話，都在驅使著語言與生命經驗相結合。當人感到無能和沮喪時，會以社會相信的信仰為依歸，如算命，而且會形成制約條件，自我適應。Melody 認為「教官是領教育部的薪餉，工作在學校，應也是公家職，想要謀的跟父母不一樣的婚姻。」（M-1-15）這樣的動力驅使 Melody 能忍受並完成受訓。

### 必須屈服的權力

Melody 從家(父親的要求)逃離到另一個更嚴厲的父權結構組織，包括要冒著作出錯誤決定的風險，以及不推卸自己而自願接受後果。這時是無法確信這就是自己的選擇和作為，人對自己身份的自我意識是個「認同」問題，人對別人身份的意識則是個「認定」問題。但不論認同或認定，兩者都在一定的場所或處境發生，因為意識不存在於真空中——意識首先是人的意識，而人一方面是各種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的創造者，另一方面也是各種人際關係的產物。人的意識（認同、認定）是被他所處的場所決定的，因而認同就

是對自己可能行動的限制，而認定則是對別人可能行動的限制。顯然 Melody 不離開軍訓教官的入伍訓，要留下接受訓練這就要有對所處場所之認同，並表現他人所認定的。

以簡單真誠的方式，和他人溝通自己深刻的想法，是需要極大勇氣的。我們一般只有跟自己權力相當的人，才能公開地溝通。Melody「對於輔導長的部份處理方式，真是開了眼界，但軍人就是要絕對服從。也第一次體認所謂官大學問大，在軍中長官說的話說是就對了」(M-1-35) 在完全以服從為依歸的軍隊，Melody 只好將自己的世界縮小，接受階級式的文化「入伍生在軍校是最低階級的人，碰到任何人都要先敬禮，任何穿軍服者都比你大，都可以糾正你任何事情。」(M-1-38) Melody 既然接受了入伍受訓，首先就須接受入伍生是階級最低的人，權力形式就是被迫做某事而不管這是不是當事人偏好的行動方向，此時權力者就像在脖子套了條繩子，人不是自己走，是被拖著走。

Melody 個體的行為須接受軍隊這個組織規範，此種影響力來自於個體所隸屬於某一團體而產生的社會關係，諸如其身分，並且個體必須認知此種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足以導引個體產生固定型態的行動，所謂共定型態是指與隸屬同一團體的其他成員的行動型態有相當高的相似性。因此個體行為乃是受其與所屬群體的關係所影響，此種個體行為型態的形成便包含人與其團體成員間互動的特性。Melody 後來自勉「軍人就是以長官的企圖為企圖，改變自己吧！就當做注重組織，該是誰做就是誰做，分工的很清楚。上司就是上司，是統籌者；下屬就是下屬，是配合者。只是分工的差異，沒有人品高下之分。他上司，不是有多大，處理公務時，他就是有權交辦事項；我們下屬的，不是卑賤，只是處理公務時，下屬配合上司旨意行事。」(Mn96-4) 在軍人的權力情境中，下屬非能言所欲言，更甚只能啞口無言遵從，一人一

且無言，就沒有了自己，消去個人意識把自己退縮起來，也就消去了人的主權。

## (二) Lulu 的選擇與影響

### 男友是軍人

Lulu 想成爲一個軍人並不一定是因爲軍人所代表的價值或社會意義，而是高中就認識了讀軍校的男朋友，因此耽誤了課業而被留級，原來的目標是要讀大學，結果也沒有考上，後來考取二專，男友卻考上空軍正期生（比照一般民間大學），Lulu 渴望透過也穿軍服是軍人的象徵，達到可以與男友身分連結。既然男友是軍校的，「想說既然你去唸軍校的話，有這個機會的話那我可以考也就考」（L-1-1），被男友身上穿的軍服所代表的軍人身份連結在一起，讓 Lulu 產生「要當軍人」的慾望。Freud 認爲每個人本身就是一個能量系統，這個能量是會移動的，有時在本我，有時在超我，有時在自我。這股能量在哪一個“我”，則人的表現就會依循該結構的原則進行。然而，這股能量是一直在這三個“我”之間流動，是動態的(dynamic)，所以又稱爲心理動力論(Psychodynamics)。對 Lulu 而言，軍人的形象其實是模糊的，「男友是軍人」才是鮮明的。我們渴望簡單而直接地表達我們對他人的情感，那是一種與他人生命的直接關連，例如與他的眼神交會，或靜靜地站心緒相通。

### 去「我」的訓練與磨練

英國學者 W. Bloom 的界定，認同是爲了求取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個體之所以在所處的環境的價值規範、習慣和重要人物的態度中得到協調，是因爲內心存有一股衝動足以去「內在化」(internalize)，和認同(identify with)。Lulu 雖然覺得一切好像都不是自己原來想像的，卻又好似自己從不認識的那個面向，顯露出來了。「當時真的是所謂『合理的訓練就是訓練，不合理的訓練就是磨練』，還記的報告班長嗎？什麼事都要先說『入伍生報告』，只要

說個「我」就完了，天天被操練，服從性就這樣養成.... 那個時代誰敢反抗。」

(L-2-3) Lulu 覺得排斥只會帶來更多的反作用力；但一定要去接受，因為是自己選的，要去釋懷。換句話說，經過內心機制的轉換，個體需要從尋找身分來確認自我的存在，此外，透過衝動的驅使去提高或保護自我所作出的身分認同。「入伍時的磨練，在任職之後有很大的幫助！耐性比別人會更好，早就懂得退一步海闊天空，深知逞一時之快，將來會面對長官更多麻煩！就後面還不是要聽他的，何必自找麻煩」(L-2-5)

## 二、男人為主的軍訓制度

### 不敢抗拒的弱勢位置

Melody 無論任職在高中或大學，其總教官、主任教官永遠是男官，女官卻都是一般教官。」Melody 在第一個學校遇到的男主任教官，他認為女生所有的規定，由她決定即可，但也要求她所有的行為也應合乎女學生的規定，Melody 雖身處文職學校機構，沉浸在講究學術自由之校園民主氛圍中，但在工作執行及行事風格上仍缺乏自主性與獨立性，像在部隊般受長官們之要求，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學校教官組織體系中所呈現的仍是部隊高階軍人的價值觀。Melody 因為剛受訓結束分發到校，在軍隊的規定比分發任職學校長官管的嚴格，雖然主任教官並未要求男官也必須如男學生規定，她個人當時因此不覺男女性別不同之壓力。加上從部隊轉任之軍官除預官，大多已任官八年以上且至少已官拜少校，即時一年後她從小少尉升為小中尉，但仍是階級、職務最小的，每個人都可下命令，可要她協助做事，「要求有分歧時，最後採取主任教官所說的話為依歸，因為這個主任教官很厚道，做事也較實在」。(M-1-45)

角色 (role) 是依地位而來的行為模式，並具有合法性與義務的性質。角色與地位的關係，可說是結構與功能的關係，地位為個人於團體中所佔有之位置；而角色則是決定個人在其位置上之行為。Melody 調到大學之前，已經在高中任職 12

年，在高中的軍訓室，通常主任教官室兼副學務長之職，學校所有生活輔導由主任教官指揮，任何開會，軍訓室代表者都是主任教官，軍訓室所有成員要完成主任教官之指示。Melody 調到大學之後，學校剛好也換新的總教官，她覺得總教官剛來的時候，一直不適應學務長的要求，尤其學務長又是個女的，他是個將軍，在部隊都是在指揮別人的，來到學校却要聽命於別人，「對我們平常已經在支援的業務，常以軍中的處理方式修正，礙於他是長官，不敢抗命，但是呈給學務長時又被改回來，導致總教官乾脆撒手不管事，業務承辦人自己處理，只要上級不找他麻煩就好，」(M-1-10)Melody 以往在高中，因為作完計畫，主官會指示採取建議中的一方案，到了大學忽然主官要 Melody 自己做主，做的決定還不能陷主官於不義，因為她已多年都以接收主官的反應及判定為行事依歸，因此 Melody 初時感覺能自主是很沒安全感的，好像沒有一個依靠，沒有安全感。

Lulu 初任教官階段，「當時一般女校校長大多不願用男官，怕男教官與女學生產生感情糾紛，但在各校軍訓主管(主任教官或生輔組長)仍以男官為主。」(L-2-14) Lulu 認為主官每次都「不問清楚，先罵你一頓，公文被退回來了，又是我的責任，其實我有委婉跟他說：這是例行性的業務，我每年都是這樣簽的，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我罵的像龜孫子，罵兵也不能這麼兇吧！誰敢再解釋啊！更何況他還說，要不是我是女生，在部隊，公文早往我身上丟出去了。」(L-2-18) 軍訓教官在學校是學生生活輔導者及老師的角色，因此對於以教師為學校核心的分工層面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核心配角」。因為從部隊轉任教官的長官，長年在封閉的環境工作，且所受之訓練皆與軍事專業有關，與民間之工作環境、內容有著極大的差異。對於外在環境變化的適應，需經歷時間才能完成，但這中間對於業務的遂行可能產生困難。因此 Lulu 常說：「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常趕不上長官的一句話。他們來當主任教官就為了升官，每次攬的工程，又要我們支援，事情還不是我們小官做，計公嘉獎又是男官先，我的年資功勳當然比不上部隊過來的男官，怎麼比？」(L-3-31)

「國軍女性軍官工作特性、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關係之研究」，發現女性軍官以「工作自主性」對內在滿足最具影響力，而「工作重要性」對外在滿足的影響最大。解讀其原因乃在女性在軍中大多位於較低層級，工作又因複製了平民生活中的性別分工，從事一些支援性工作功能，例如文書、後勤職務等，無法靠戰功晉升高階，成為發號施令之高階軍官，大部分之女軍人承認她們在指揮上缺乏自主權，故期盼能享有「工作自主性」及「工作重要性」的滿足需求。Melody、Lulu 常為避免與長官衝突，會以長官的企圖為其圖，因而缺乏遠大願景、自創未來需求及因應環境改變的快速應變能力。Melody 其工作內容和習性已養成「兵隨將轉」，但礙於官階小，對於長官業務的指導，如需提出不同的意見，要非常小心，她已經多次因此被修理，因而養成先服從再說，不大敢造次，因此遇到長官放手給處理，她反認為無安全感，長官不敢擔當。

#### 不同主官產生不同壓力

Melody 深感「學校與部隊職場的迥異，學生畢竟是學生，不宜像軍人一樣管理，軍人的養成教育深植心中的是服從、紀律及誓必達成交付的任務。是要以學校立場執行或以長官企圖為企圖，」（Mn-97-7）有時是兩難問題。Melody、Lulu 常必須因為不同主官有不同的作為，做外在的調整，以讓工作較為容易。「總教官是個將軍，總是說軍官格局要大，希望我們能如教授般，教學一定要專業，不要浸辦一些跟軍訓不相關的業務，帶的學生雖是大學生，但他們可能都是未來軍官，生活要多要求，上課紀律要好，不要讓學生睡著了，更希望我們在本務上多充實，多備課、多研究，多上圖書館，甚至多進修，不大管我們待在辦公室的時間，多到自己的系所熟悉，以利生活輔導。」（M-4-12）「但是新的總教官是從高中過來的，沒有待過大學，管理的方法就像管理高中教官，隨時要看到你待在辦公室，常常下午快五點了才在找人詢問或交待事情。」（M-4-15）我們的生活分內在和外，也因此我們有兩種顧慮，而內在的顧慮跟外在的顧慮是不同的。

人有時外在上必須成爲一個演員，否則他無法回應生活上的考驗，兩個都是長官，一個喜歡這樣，另一個喜歡那樣，而身爲低階者，外在上只能服從命令，但內在上必定不一樣，對兩人的關係也不一樣，以讓生活較爲容易。Melody 認爲即使的實務知識、經驗知道如何處置較好，「建議長官要如何處理這一位學生較好，也很難影響長官，他就是不甩你，不認同你，當你遇上這樣一位長官，還要求一些的不合理的囑咐時，你能怎麼辦？你能爲學生做些什麼？」（Mn-00-12）東方人往往不若西方人比較能把對事與對人分開，在這樣的心態下與人正面辯論，幾乎就是公開與對方爲敵，在階級分明的軍人文化，更是犯上之罪。Melody 雖然知道以他的階級他必須服從長官，她只好努力不讓不好的長官的侮辱影響全部的她；在她的懷孕期常常告訴自己「不要被他不合理影響太多，以免影響胎教。」（M-4-45）

LuLu 因爲待過部隊，對工作場域中軍事組織文化的性別、階級、權力關係能適應，與軍事體系直屬長官間之互動關係很好，但也因此受主官影響很大，尤其一任主，因爲她先生在部隊的時間較久常不在家，主任教官常在下班後打電話藉口詢問公務騷擾她，令她不勝其擾，但礙於他是主官，常不知如何拒絕不接電話，久了形成壓力，因此生內分泌失調，並懷疑她自己有被虐待狂。「我也沒有因為說我受到那種不合理的待遇然後就去跟人家撕破臉阿，然後就到處去告這個、告那個，我覺得那時候，我也覺得很驚訝，好像會有那種那個叫默默承受，可能跟那個受訓也有很大的關係吧！」（L-2-33）人常被外在的顧慮說服，相信它，明天又再另一個影響下，信念和欲望又會不同。隨著周遭情況和地點的更換，完全改變了組成個性的所有物質——教養、教育、觀點，我們的個性就任其是，它能很快的吸收外來的影響力而改變。

一個人的生活如果完全照著工作打轉，那麼，主管或上司的侮辱或背叛都可能會變成他情感上的重創（Ilene Philipson 2002）。「我每天都要給自己心理建設才

能踏進辦公室，因為我認為自己必須時時刻刻馬力全開，才能應付○主教，自己真正的感覺是什麼？無法形容！應該怎麼做才對？其實是空的，反正他認為對的才是對的！」(L-2-36) Lulu 因為先生大多的時在部隊不在家，主任教官常在下班後打電話藉口詢問公務騷擾她，令她不勝其擾，但礙於他是主官，常不知如何拒絕不接電話，久了形成壓力，因此生內分泌失調，並懷疑她自己有被虐待狂。LuLu 也不敢跟先生、家人訴苦，當初他要穿這個軍服，家裡很反對這，個職場是她自己選擇的。我們必須清楚每個人都有兩個完全分開的部份，就像兩個不同的人在他裡面，要能觀察出自己本有這兩面需對自己誠懇，但這非常困難，人通常對朋友誠懇容易多了，我們習於趕走有關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添上一層又一層的面具。

## 第二節 職場的困境與性別束縛

女性軍訓教官身為職業婦女，且又需肩負女性照顧家庭的傳統角色，因此其在生活、在工作上會承受極大的壓力。軍訓教官來自一個以自身為主角的部隊職場，轉任至身為重要配角的學校職場，基本上必需承受職場角色定位的壓力，女教官在部隊亦為配角，在學校更是配角中的配角。在性別極度不平衡以及傳統支配性的文化，會使弱勢性別降低甚或放棄積極追尋主管地位的可能性，而傳統的延續，造成有才能、有抱負，具有和男性一樣資格條件的女性，必須付出比男性加倍的努力及更多的心力，才能獲得主管拔擢，可以預期女教官工作壓力大於男教官。

### 一、階級下的依附關係

#### 工作負荷與壓力

近年來軍訓課有些改變，必選修已由各大學自行決定，但在高中仍維持傳統男女分開授課之規定，教官授課的班級就是負責輔導的班級。但也因為女生一半要上護理課，所以要滿足時數，相對教女生班就要加倍的班級數（假設男官授課週時數 10 節，因男學生每周要上 2 節，所以此男官只要教授 5 個班級，輔導班級即是這 5 個班級，女官授課每週時數 12 節，但女學生每周要上 1 節護理，一節軍訓，因此女官教授及輔導班級即是 12 個班），如果在純男校有 60 班，男教官有 12 人，但女校同樣 60 班女官卻只有 5 人，可想而知在女校的女官與男官工作上的負荷與業務量是大於男官的。

Melody 雖然在教官實習過但短短一個月，但對學校事務仍不深入，更何況要馬上進入教學，課程還涵蓋一、二、三年級，每年級卻又涵蓋蠻多科目，備課要

花上很多時間。「還好主任教官在軍訓教學與輔導學生上做了非常多的指導，相較於其他同學的遭遇，有的被主官罵的狗血淋頭，甚至被摔公文，認為自己非常的幸運。」(M-4-15) Melody 調大專其第一任總教官覺得夜間女生出勤是很危險的，因此規定女官如果值二班，夜間八點以後與男官調換改為大班，由男官出勤處理意外事件。「但男官私底下是有微詞的，那一天主官不同又有不同的思維，就改回來，誰也不知道，但至少現在這個總教官這方面很體貼。」(M-4-39) Lulu 覺得「其實主官好不好差別最大，尤其主官有沒有擔當，有沒有肩膀差別最大，畢竟是國立學校，就是乾薪，已經沒什麼福利，如果主任教官再摳，只有自認倒楣了，不過現在這個主任教官不錯喔，他不再升了，就不會一直接外務；更好的是，你只要沒有勤務，4 點半就可走人，跟不用上輔導課的老師一樣就下班了，不用像以前要等上完輔導課，學生走的差不多，這樣我至少可有時間可接一下我女兒。」(L-4-15) 女軍訓教官大都由社會中招考在加以短期密集訓練，由部隊轉任之因此部隊的工作與軍訓教官的工作相比，軍訓教官的工作輕鬆多了，而且壓力沒有部隊的大，因此對於男性軍訓教官而言，在工作壓力上比部隊相形之下要感受相對也比較低；對女性軍訓教官而言，因軍訓工作性質特殊且具有一定程度之危險性與急迫性，如遇到一個專制長官，就當是部隊的訓練，但如果遇到一位體恤的長官，就會覺得受惠很感恩，更認定長官是好的，其他業務的辛勞值得。

部隊軍官大多在高中或大學就進入軍校，軍官養成教育階段較長對於階級的觀念特別重視，從部隊轉任之軍訓軍官除預官，大多已任官十年以上且至少階級已經是少校，在一般軍隊官僚文化裡，因為軍人絕對服從的訓練因素，強調層級權威、命令一致，組織目標的訂定是由上級傳達給下級，重視指揮、控制部隊之軍官志願轉服軍訓教官，在軍事素養及軍人工作之本質有較高之認同，相較於國軍部隊之 24 小時待命之工作型態，擔任軍訓教官僅是輪流住校及校安值勤，而且由於服務地點為學校，固定上下班、行動比在部隊自由，也無駐地移防、調職頻繁之困擾，較能兼顧家庭，對工作之負擔自然輕鬆於部隊。「學校女學生的各項

生活常規由我一人決定，女學生的問題及輔導也由我負責，對於初任教官的我感到是一項沈重的負擔。」(Mn89-10) 所以相較起來受訓 10 個月的「女教官班」對女性教官若想同時擁有事業及婚姻，加以擠身於多數為陽剛之男性教官工作行列中，其「工作本身」所產生身心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就軍訓室組織內部而言，部分多因襲舊有數十年之軍訓傳統包袱，不具彈性與創新，且在尊重軍中倫理、僵化的軍訓體制裡，居於少數的女性教官常被當做附屬，甚少能突破性別之刻板印象，得到男性主管重視。「在資歷淺、官階低的時候，事情都是我們這些小官在做，獎勵卻都給組長，任誰心理都不平。一直等到年資到了，學校生輔組長出缺，但還是都給男官，還好後來新任督導是以前舊識長官，才有機會被拔擢擔任組長，當然就當仁不讓了。」(L-2-22)「軍事組織中的權力擁有者，一般是男性，在培養、訓練成員時，如果受傳統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就會造成女性在工作上的差別待遇，因而影響女性任用、升遷與發展。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及性別角色社會化降低了女性積極追尋主管地位的可能性。讓那些有才能、有抱負，具有和男性一樣資格條件的女性，必須比男性付出加倍的努力及更多的心力及才華，才能獲得主管拔擢。

Melody 在女兒七個月大左右時，被指派隨校長支援亞洲童軍大露營之生活輔活動近半個月，回來時女兒竟然不認識她，讓她也難過了好幾天。軍訓處常舉辦或支援教育部、各縣市有關學生各活動，軍訓教官都有義務支援，除此之外，任職學校如舉辦活動，要求協助，通常也義不容辭。軍訓教官每年也均犧牲暑假期間至公務人員訓練中心接受在職訓練，以強化本職學能，教育部更鼓勵在職軍訓教官進修，極力爭取國立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等國內培育師資之主要大學開辦多梯次之「教學與生活協助協進班」，軍訓教官必須修習教育學程及輔導知能 20 至 40 學分等課程，內容包含了教育概論、德育原理、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輔導與諮商、訓導實務，綜觀來看，課程內容理論與實務兼備，

以利對學生生活照顧、急難救助、糾紛調解、傷病照顧、情緒疏導、防制藥物濫用等等。

且由於軍訓教官仍具有軍人身份，亦必須比照國軍晉陞條例，接受四個月之正規班進修教育，方得晉升少校職等；若欲再向上求取更高官階，又必須接受至少六個月以上之國軍指參教育或國內外研究所教育。Melody 的兒子(老大)出生後是委託婆婆照料，每星期假日才能前往探視，當時學校一個學姐輪到該去政戰學校正規班受訓(訓期四個月)，這個學姊的小孩都在小學階段，認為無法放下小孩，離開那麼長的時間，就一直鼓勵 Melody 趁小孩小有人照料先頂替她去；正規班又是未來升中校必備的基本學歷，Melody 因當時在國立中學，同仁支援代課有代課費，於是就答應前去。所以要成爲一位稱職的軍訓教官，爲完成各項專業訓練，往往對家庭和子女無法做到最基本的照顧，對一位女性教官而言，這不啻是另一項工作上的壓力。

### 生產的困擾

在工作場域中所經歷到的性別歧視，也展現在受孕女教官之工作處境上，不僅要懷著身孕執行各種路口交通勤務，面對懷孕末期仍繼續值勤，以及馬上要面臨之產假，女教官們更是常感焦慮不安。一般懷孕前三個月是最不安定的危險期，但軍訓界歷年來「都有女官提議，女官一懷孕就應免參加暑訓，因為著軍裝需穿著高跟鞋，再實施基本教練是有它的風險的，但長官多為男性，僅以『規定就是這樣』答覆已往的提議。」(M-1-79)Melody 當年第一胎懷孕時未滿三月，因此還不能免掉暑訓，雖然害喜的厲害，但還必須參加，就在受訓的第三天就出血了，只好在寢室臥床休息，直到研習結束，才請其先生專車載回，並經過細心的調養才保住第一胎。她產假期間的值班還是照排的，學校女軍訓教官歷年都是如此的慣例，自己要自行與他人調換。她雖然覺得不公平，學姐卻說大家都是這樣過來

的，如果要改變則對已生產過的人是不公平的。「既然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我也怕自己的生產將造成其他同仁的工作量加重，於是把我自己需值星的週次與值班日期先與其他同事調整，生產前先值勤完畢」(M-1-82)Melody 就在大腹便便之下，默默承受頻繁的值班、工作與孕育期不適之多重身心壓力。

「生產」成爲女教官自己個人之問題，要自己承擔。許多私立學校更不願負擔女官產假期間之代課費用，使得其他教官同仁只好義務協助工作之分擔，更甚的是別人代課要自己付鐘點費。Melody 慶幸自己兩胎生產時，都在國立學校，未造成其他教官困擾，其生產時還是依教官室往例內規實施，產假回來，剛好有位學妹也懷孕，因其是過來人，就提議懷孕應有完整產假，公家給你產假，自己人不應再剝奪應有的權利及加重他的負擔，主任教官爲男官因不參與執勤，沒有影響，只要女官自己協調好即可，而且這樣過來的學姊剛巧要退休了，在他們學校這個陋習才修正過來。在軍訓界主官往往是男性，規則也以男性思考，未顧及女性權益。

Lulu 教官一直不敢懷孕，因爲老公在部隊，無論婆婆或自己的母親都不住同縣市，當時主任教官令其「壓力這麼大，內分泌都失調，才調好，我怎敢懷孕，後來真的懷孕還以爲是壓力又來了或是感冒，還好學姊提醒去婦產科檢查…。」

(L-2-28)「妻子」與「母親」的角色，讓女教官較易出現角色過度負荷的情形；Acker 於 1994 論點亦認爲，一般女性尚未養兒育女之前，會全力在工作上衝刺；但隨著子女陸續出生之後，渠等必須在工作、家庭與撫育子女三者間「奮戰」，過度的角色負荷可能耗盡她們的精力與野心，使其生涯出現停滯(陳怡錚，2000)。女幸教官「但我卻找不到可以分享甚至吐苦水的同事，到學校逐漸成爲生命中的苦差事。早上我都在床上掙扎，考量今天到底要不要請假？要不要乾脆退伍專心帶小孩。」(L-2-25) 所以對於扮演多重角色的女性教官而言，其所感受到的壓力是遠高於只扮演傳統女性角色的女性。女性教官若想同時擁有事業及婚姻，加以

擠身於多數為陽剛之男性教官工作行列中，其身心所產生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 二、家庭的支持與羈絆

社會結構逐漸改變，一般人對於女性的角色期待已逐漸改變，男女之間的角色任務差異也逐漸縮小。但與男性比較，女性仍然會以家庭為主，在家庭與事業的平衡方面，因而女性也比較容易感受到衝突的存在。一般而言，組織是文化之縮影，主宰團體界定了組織文化，軍中服役者有 90% 為男性，使得男性觀點之價值觀反映在企業文化之中，因此，軍事組織的主導性規範和價值不單來自男性主義，還來自男性化規範和其價值光譜上。在軍人服役的特性，就是要求所有的成員，在道德上的忠誠，而且講求軍事目標第一，配偶及子女居次。軍隊的生活型態要女軍人如傳統婚姻般兼顧家庭，使生活獲得平衡者，是幾乎不可能的。安值勤等工作勤務。

LuLu 的先生是在空軍部隊，休假是以輪休方式，在家的時間一個月不過七、八天而已，在照顧小孩方面先生其實完全幫不上忙，還好孩子小的時候，有她娘家的媽媽幫忙照顧，但娘家遠在屏東，所以也只有假日才能回去看小孩。「結婚以後，我也真的完全是家裡學校、完全家裡學校，完全沒有外面的世界。」(L-1-46)「我們這種軍人家庭，想要先生展現體貼還有時間的限制，先生不在家，樣樣自己打點，先生留在家裡給我們的只是一堆聯絡電話以便緊急之用，和正常的家庭比起來，我們實在是「風雨中站崗的女人」沒有什麼是我做不到的，連水管不通，電燈壞了都能自己修了，有時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啦！」(L-3-14) LuLu 生了第二胎之後，仍交由媽媽照顧，但將老大帶回來身邊。每天早上七點前就必需到校，當時的校長是不允許教職員在上班時間帶小孩到學校，只能偷偷將小孩帶到辦公室，等她值完早上勤務，再將孩子送到幼稚園。雖然有同事幫忙，但一直擔心被發現的壓力，直到找到可很早送去上學的幼稚園才解決這個困擾。但是又有新的

問題產生，她的小孩常向她抱怨，是最早到學校，卻是家長最晚來接的。LuLu 在高中輪到值星那一週，最早也要下午六點才能離開學校，她聽說有的大專可八點才上班，但她還是不敢調大專，因為大專要輪 24 小時的值勤，她獨自一人沒有支援的人力，只好留在高中，她很慶幸任職的高中沒有學生宿舍，至少晚上可陪小孩。中國傳統家庭對於婦女角色扮演之要求，對於料理家事和照顧小孩的雙重責任，仍是無法推卸之責。

調到大學 Melody 的學姐對她說：「以前教官室屬於一級單位，是我們的黃金時期怎麼不來，現在却趕上我們的夕陽年代。」但相較於高中要七點以前到校，大學八點才上班，早晚可接送小孩，Melody 覺得已經是一種幸福，對她而言，黃金時期才剛開始。她認為業務只要上班時間內能做完，再累再多都無妨，「大家說小孩的童年只有一次，我一直怕錯過小孩的童年。」(Mn-02-7) 她慶幸當初買房子選在娘家媽媽附近，在高中任職每天 7 點以前要到校，早上 5、6 點就要起床，先把自己跟小孩準備好，再送到媽媽那裡。在冬天 Melody 的媽媽捨不得孫子吹風受寒，又怕他們睡眠不足，索性到她家照料小孩，每次都等 Melody 夫妻有一人到家才回去。換句話說，在工作與家庭兩個生活面向中，與其中一個面向相關聯的要求，不相容於另外一個面向的要求時，工作與家庭間的壓力就會產生，女教官雖然是在學校工作，但是其身分仍然是軍職，必須恪守軍令，必須以職務為優先的狀況下，因而調整其家庭生活，因此會出現工作上或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角色衝突。角色衝突，乃是面對工作與家庭兩種角色在某些方面彼此互不相容時所產生的壓力。

LuLu 的長官每次都以要升官理由，叫她去帶替代役獎勵會比較多，升官的機會較大。「結婚後完全只有家裡、學校兩個世界，小孩子比較重要，所以有小孩後就很少出去帶活動，一兩天或一個禮拜的活動還可以支援，若超過三個禮拜以上的，那就免談了」。(L-3-21) 一個角色所要求的特定行為不相容常無法滿足於另

一個角色的行為期待。軍訓教官要得到上級獎勵的事由，必須是執行跟軍訓處要求或有關的業務，她雖然在學校承辦校內的各項活動，「做的再怎樣的辛苦，軍訓處的長官沒看到，也是沒獎勵的，如果公出或上級點名去支援協辦軍訓處承辦的業務或活動，做一次事就有一次的獎勵，而學校的業務有人代理，軍訓課也有人代課，這是很划算的，但家中沒大人，還是算了。」(L-3-39) LuLu 在兩個小孩都帶回身邊照料後，就很少支援校外活動。一個人如果扮演多重角色，將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平均分配給每一個角色，導致角色間彼此競爭個人有限的時間。有時我們會發現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在主導我們的生活，這些人可能是自己的老闆、父母小孩、而對他們的責任，讓我必須放棄許多機會，改變自己的生活順位。

軍訓教官的工作給人之印象均較部隊中來得輕鬆及安定，實則不然。由於校園生態丕變，軍訓教官在維護校園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愈來愈大，工作的層面與負荷也自然增加。目前無論在高中、職校乃至於大學，軍訓教官除了軍訓課程講授之外，在校園中確實有多重功能。事實上，學生在生活上有任何問題發生時，第一個想到的求助者多為軍訓教官，所以軍訓教官也常被定位為「生活的輔導者」，舉凡校園安寧、學生安全、意外事故的處理、跨區域服務全國學生等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往往也都是由軍訓教官肩攬，是一種服務的角色。女性教官人數雖少，其業務、勤務及課務均等同於男性教官；尤其對維護校園安全更有其不可推諉之職責，絕無因身為女性而得以免除擔任 24 小時校安值勤之勤務，是以女性教官常感無法照顧家庭及子女。且女性教官在輔導學生的人數是男性教官之兩倍（軍訓處，2005，94 年度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員額設置基準），對女性教官而言，勢必要投注更多時間及心力來輔導學生，自然中加重女性教官工作之負荷。

### 第三節 處理學生意外事件的影響

#### 一、面對學生自殺死亡內心衝擊

##### 無法即時說出的感受

Melody 處理第一次學生跳樓事件後，「一直偽裝出堅強的樣子，深怕破功，害怕些什麼？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只是不敢承認自己的負面情緒，」（Mn98-4）她感覺到學校很多人都害怕，只是自己比較會偽裝，雖然學校無論老師、職員，甚至工友皆繪聲繪影說了各種狀況，Melody 以觸及學生們死亡陰影創傷的方式來處理學生的死亡事件，並認為有相當的責任去幫助其它學生失落。儘管學生可以上自由地敘說他們的感受，但是她可能無法如學生擔憂害怕的感受公開地流下眼淚，她被教育，若是如此，將會使學生們受死亡陰影創傷影響而顯得心煩意亂，有失軍人的專業。「因為在學校單位，本身又是軍人，認為勿加入人云亦云，以免引起更大的恐慌。幾次去收驚，同時也碰到學校的學生，也為這事來收驚，害我也不敢再去收驚，怕學生知道我也受驚了。」（M-3-13）壓抑的情緒讓 Melody 每天晚上夢境不斷，醒後常不敢再入眠，但是不敢與人道出。她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只要一入夜，騎機車看到五層的樓房，就感覺自殺的那學生跨坐樓頂之女兒牆，在那裡雙眼深邃似乎要訴說什麼的看著她，有一年不敢夜晚出門。但在學校每天都要裝作若無其事，到了晚上，夢又讓她無法入睡。人對於自己本身的效能的信念會影響他們所做的選擇、他們的抱負、下多少心力在一特定的任務上，以及面對困難及挫折時能夠堅持多久

「G 學長去處理 Y 學生在宿舍頂樓上吊自殺事件，其實從六點多學生通報找不到這位學生，我們就指揮多位學生循各種方法尋找，半夜 12 點多 F 學生在宿舍頂樓上發現 Y 生上吊，二班 G 學長立刻前往現場。」「男教官之間似乎不會談及害

不害怕的問題，很好奇，私下問了G學長，他說：『害怕應該是不會，但等檢察官快三個鐘頭，都還未到，頂樓很黑，秋天了！半夜越晚越涼，又有風，氣氛是很詭異的，說不毛嘛！實在又怪怪的，他就吊在那裡...。』(Mw06-11)。教官們在危機事件處理第一線處理學生意外死亡、自殺死亡事件並覺得有責任盡其可能地提供支援給學校或死亡學生的家庭，但悲傷感受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過程，但是在每一種情況下，人是都會有確實的情感和感受，「學校接連二三學生不是自殺就是出事死亡，學務處特別為教官們設計了一個減壓個課程，當心理師問總教官，如何面對學生死亡的壓力，總教官回答：軍人在部隊訓練過，不會有壓力。主官都這樣說，下面的部署，要如說出真心話？同事私下都說：他又不值勤，不用面對現場，當然不會有壓力。」(M-4-31) 在台灣，不僅自殺是一種禁忌，悲傷本身也是禁忌，教官被認為要符合軍人勇敢象徵角色。我們一旦把自己的生活交由流行的價值標準，做唯一的評判，同時也就失去選擇的權利；個人力量的“內核”喪失殆盡，只能轉而去尋求群體利權威的庇護與支持(任亞輝、楊廣學，2007)。符合角色(in-role)的行為難以提供多少可以瞭解一個人真正本質的資料，倒是一個人做了不符合角色(out-role)的行為時，才能見到其廬山真面目。(Jones & Davis,1965)。在社會裡各種角色幾乎被抱持著共同的「角色期望」(shared role expectation)，因此我們如果知道某人在社會中所佔有的地位或角色，我們就會根據自身對該角色的認知或預期，判斷某人可能具有的人格特質。有時由於被判斷者也知道自己的身份角色，教官往往就根據「角色期望」引導自己的言行，因而掩飾了該人原有的本質。

### 延宕的悲傷

Lulu 處理學生跳樓事件後，主任教官明知道其「很害怕，還嚇我，要不話中帶刺修理我，說我不像有在部隊歷練過的人。為了不讓他再嚇到，我當然裝勇敢。」(L-2-5)女教官，擔心公開哭泣沒有尊嚴，因此面對學生死亡，就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悲傷感覺。即是允許自己哭泣，是需要的，在得不到團體的支持下，也被自己

否定了。有一天 Melody 聽到高中的學生前一晚上吊自殺的消息，Melody 忍不住衝出辦公室嚎啕大哭，後來一個男教官基於好心來告訴她，說她太失態了，而且一點也沒有教官的專業與堅強，是怎麼當教官那麼多年的？Melody 告訴這位才從部隊轉來當教官兩三年的學長：「這個學生是我在高中任教時的學生，我轉到大學，後來她也考進來，現在她讀研二，我們認識那麼久，是你！你不會傷心嗎？」

(M-4-30) 學者 Lukas & Seiden 指出哀悼 (Rourning) 是喪親者常常從現實世界抽出一些時間去回想死者，以及和死者的關係。因此，一個人能否輕易的承受悲苦，端看他是否可以在哀悼過程中，自然地，不斷自我修正地做出回應。所以說，哀悼是一個調適失落的必要過程 (Worden, 1991)，同時也是人類試圖學習由失落、喪慟和悲傷中生活下來，而努力適應失去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事物之過程 (李佩怡, 2000)。真正傷害人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週遭人的態度與反應，教官被要求不在社交場合哭泣，也是為了避免被批評不適合角色扮演，因此在面對學生自殺死亡，失落的當時雖有情緒反應，但不足夠，在日後再度遭遇失落時，卻產生了過多過強的悲傷反應，即行成延宕的悲傷反應，又稱為被禁止的、壓抑的，或延後的悲傷反應。

LuLu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處理學生跳樓身亡事件，雖過十多年存，「現在走過那位學生自殺的地方，還是有後遺症，感覺很不舒服，心裡莫名地會覺得那邊好陰涼，有她一直躺在那裡的感覺，很不喜歡到那個地方，更不願在那附近上課，除非已經沒有地方可以上室外課，才會不得已到那個地方。」(L-1-57) 雖然 LuLu 儘量不到那地方，但當她走到高二班級的教室，忍不住會往那個方向看過去，「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習慣動作了！就會一直往那邊看。有時候四下無人的時候還問：『Yaya 妳現在人到那裡去了？』經常會這樣自問耶！莫名奇妙的這樣自問！」(L-1-59) 雖然事情經過了很久，她們校長也有請一個老師來看過，表示學校現在很乾淨。但她還是會常常這樣，一直揮不去心中的陰影。

遭逢失落時缺乏社會支持，往往是造成延宕悲傷反應的相關原因。Melody、Lulu 對學生的狀態大抵能清楚的覺察。不過，他們似乎較難覺察本身的情緒壓抑，一般而言，教官的情緒需求不僅被自己否定，也不為周遭的支持系統所知覺，不只是教官同儕，尤其是行政體系，造成教官的悲傷被剝奪的境況。「悲傷剝奪」(disenfranchised grief) 的概念，強調各種文化中有些人由於不具有被社會認可的角色、權利或能力，所以即使有失落或悲傷，也無法公開的表達出來，教官處理學生自殺死亡就是實例。社會文化與專業角色規範的影響之下，教官面對學生死亡時失落無法公開哀悼，悲傷難得到支持，似乎經歷了「悲傷剝奪」的現象。死亡常引發個人對生命的困惑與質問；而校園中的「學生死亡事件」所激起對生命的思考絕非「一般學生事務」所能引發，故不應被視為一般性學生事務來看待。

一個人自殺會影響身邊的人，把他們推向心理上痛苦的深淵，當有學生自殺逝世時，對與她/他關係甚佳的老師帶來的震撼是何其的大。可是，在過去廿多年內，在云云青少年自殺對身邊人的影響的研究中，只集中在朋友或家人，而甚少關注對教師的影響，似乎是假設了為人師表的已有足夠的知識和情緒能耐，去處理學生自殺死亡後帶來對個人和其他學生日後要面對的困難，事實上更沒有人會注意身為軍人的教官。Melody 在第一次處理學生跳樓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只要一入夜，騎機車看到五層的樓房，就感覺自殺的那學生跨坐樓頂之女兒牆，在那裡雙眼深邃似乎要訴說什麼的看著我。於是有一年不敢獨自夜晚出門。」

(M-3-11) Melody 在的面對面對學生自殺身亡的事實經驗裡，不能表現出自己個人的情緒波動卻還要安撫學生父母的悲哀和忿怒，「她的母親目睹愛女不治，有時悲痛欲絕哀嚎，有時久久無法自己在我懷裡，確認該生無救並陪伴其母親情緒稍平靜後，協助將學生送進太平間才返回學校，返校後協助收拾該生物品後才回家。」

(M-3-2) 在學生群和老師同事中瀰漫的哀愁和困擾需處置，教官因為是第一線處理者，甚至要第一時間為學校準備好應付媒體採訪資料，避免他們帶給學校的騷擾，「連三天協助處理該生自殺後續對教育部報告、全校因應措施等。」(M-3-4)

「有學生死亡,你要去看他最後一面,並將所有有的細節報告長官,讓你的長官的長官可以對家長、新聞界、教育部交代。」(M-3-7)通常失去親人的影響,是以年計算的,但如果親人是自殺的,那道傷痕更是一生一世的,是很大的遺憾。面對自殺感受很少只是因為離去的人是與自己有血緣關係,更重要的是她/他與自己曾有過親切的交往、親密的關係,也包括以前曾在某時段和某地方共同生活的人,甚至是生命與生命間的互勉互動,對目擊學生自殺而逝的教官來說,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困擾、抑鬱和創傷,帶來負面影響,即使是事後一年內, Melody 經常失眠、夜晚做夢和自責,教官面對學生自殺而引起的情緒、價值觀以致日常生活節奏和處理人際關係的影響都是具體的、深遠的,甚至影響健康問題是必要關懷的。

## 二、對生命的體悟

### 敘事治療創傷

「但有人說會碰到就是會碰到,到那兒會都會碰到,有時那些事件能影響一個人內在的生活,其中的關連只有自己明白,但自己是如何被拋入那個領域是後來才知道的。總因穿軍服,配合的就是要很勇敢又有要效率的處事,其實內心許多部份是情感太豐富卻不能搬上台面。(Mn99-14)」Melody 因為多次處理學生死亡事件,每當再處理類似事件,「以往膠著的傷痛記憶會一一浮現,抗拒、感傷、而後逐漸清晰,生命的課題有些似乎已完成,完成的同時,卻又也看到更多未完成的課題,繁複而綿延的生命呀!要如何尋覓到真況,對於身邊曾有的人與情,如何釋懷。」(Mn03-14)Edwin Shneidman 開始以「自殺者遺族(Survivors of Suicide; SoS)」的名稱,來稱呼因自殺死亡事件而遭受痛苦的人,用以強調這些人們本身也是自殺事件的受害者(victims),並且強調自殺事件的受害者不僅是自殺者的親友,還包含了教師、學生、同事、治療者等。由此看來,當學生自殺死亡後,特別是從事「自殺防治」的第一線工作者教官,也是「自殺者遺族」之一。根據估計,每位自殺死亡的人,至少有六到十人的情感會深受衝擊,這份傷痛將伴隨

他們十五到二十年（呂欣芹，2006）。

有時生命裏有一些事件，就好比一個隱形人，爲了某種特別原因，擺在我們生命裡，後來才能知道它是生命歷程裡不可或缺、而且意義深遠的一個階段，自殺者遺族最大的苦悶之一，是缺乏機會談論此事和宣洩情緒，進而排解、悼念這樁悲劇（黃龍杰，2008）。

不過這個領悟 Melody 是真的後來才能得到，當時並不會知道，Melody 因爲學生城城自殺後常跟他討論死後世界，覺得無法回答學生問題，因而有了機緣，進入南華生死系所，在修研了敘說課程。老師引導 Melody 重新敘說第一次處理學生的困擾、抑鬱和創傷，在敘說、不斷的說明中，Melody 治療了，更達到一種自我啓蒙的作用，「老師讓○○同學坐在我前面的椅子，他穿著了跟她當時一樣，黑外套、套頭，老師要我說出想對她說的話，我抗拒、害怕，當時的心情全部顯現……。」（Mn07-10）

角色扮演對 Melody 來說是如真實一般，聽的人或許卻不能理解，但卻讓 Melody 將遭遇最被動層次的事件時（即沒有意識到正面臨這些事件）記憶起，清楚的與過去經驗磋商。現在的活動只有在過去的記憶和對未來的預測之相互交錯的網路中，才有可能被理解。有時沒認知道該做什麼意即該如何做，因此對自己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在敘說中 Melody 真誠的接觸到自己當時當下的感情體驗，描述了精神困境及內心衝突；在敘說中，Melody 有了新的立場和角度，存在的境遇也可以得到新穎的視角反思。在軍人的社會裡，服從是天職，本身就無所謂平等自主，軍訓教官是在教育界的軍人，他們必須注重軍中倫理，更須配合教育政策，但在處理學生生活事件，或生命事件，必須以身爲一個人的處境設想，沒有因職場的不同而有任何限制與框架，那麼人也就更有機會活出生命的智慧來。傳統威權社會導致軍訓教官在現在社會中處境的辛苦，但是透過一些生活事件的解構、自由意識的覺醒，他們開始重看人的處境之後，反而視野更寬廣、開闊了，她看到的已經不只是軍人的處境，而是看到，一個人活在宇宙之內、在天地之中，開始思考生命的課題，死亡的智慧。

## 第四節 多重角色的困擾與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是個體在發展過程中，為面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結合個人過去與現在的經驗、內在心理與外在社會情況，加以綜合整理後，形成「我是誰？」、「我要朝什麼方向走？」的心理歷程。軍訓制度自建立以來，因社會結構的需要歷經多次的轉折，軍訓教官在學校的角色，已由軍事訓練者、管理者、轉變為兼具服務輔導功能的多元化角色。

### 一、教官身分在教育體系中的困擾

#### 多重身分的困擾

軍訓教官特殊身份，事實上是許多權利義務的集合體，「實際行為」層面必需具有軍人義務性、但在學校轄管上極為教育部因此必須符合其相關的教師之規範。軍人是被期許於某一特定類別的人，有其應表現的行為模式。但責任會因學校不同、主官不同從新被教育。劉崑泉（2004）將軍訓教官的角色功能歸納為四類：1. 國防教師角色：以實現文武合一教育，推動兵役行政，提升愛國精神充實國防力量；2. 學生輔導角色：建立學生良好生活禮儀，秩序及生活常規，學生疾病照料、急難救助、情緒疏導與生活照顧；3. 校園安全維護角色：24 小時住校值勤、校園偶發事件處理；4. 學生校外輔導角色：校外學生交通安全之維護、學生校外不良行為之防範輔導與協助處理突發事件與特殊事件。「不管主官是經意或不經意的曲承配合之下，教官無所不能、無所不兼，我們從事的工作根本非專業技能，甚至是一種大家或不願做的工作，學生之生活照顧為學校所倚重，近年來又以校園安全為不可或缺，與所謂的「軍事專業」的形象是背道而馳，根本沒有人真正重視軍訓課。」（L-4-52）由於軍訓教官產生於威權時代的清楚形象的特質，在現代社會的變遷之下，尤其在民主社會是無法讓其單獨獨立它存，軍訓教育體制因生活輔導依附在學務體系之下，學務工作自然也已成為其賴以存在的

價值來源。「軍訓教育工作早已逐漸形成了一種依附於學務之中的存在型態，然而對於這種依附的現象，我不樂觀的保持態度。」(M-2-33)

依附在學校裡的學務工作的軍訓教官，其角色功能早已逐漸趨向為是以各校「學務化」為主體的學務人員或校安人員；尤其外界又以放大鏡來看待教官同時，學校雖然請了替代人力(大學)但並未減輕教官的業務，教官只好將必修課程改為選修更是讓 Melody 無奈。她認為「教官所以合法存在是因為軍訓課程，更何況軍訓處也一再要求，各校一定要堅守軍訓必修立場。教官領薪依專業教師，即使支援業務無法拋開，我們仍應自重於自己的專業。」(M-4-17) 但 Melody 的「同事持反對意見者認為：既然人變少，業務、值職班不減反增，又沒有人重視軍訓課程，何必課程、業務兩頭忙，一年級都必修，全校 40 幾各系，單單一年必修就無法消化，還有二年級選修，更何況教務處表明，軍訓課不可超鐘點，軍訓處只要要求維持必修，但從不幫我們，卻叫我們基層在學校自行奮鬥，難道叫我們末代教官做死。」(M-4-18) 對於軍訓工作的發展史是一連串一連串「自我異化」的「異化史」，雖然它是在「教育體制」內，大概也就難保那擁有的純正與自然。一個學校的教育理念不僅會影響個人對組織的認同感，也會影響自身對工作內容的詮釋，同時也會影響其價值判斷等因素。

#### 校安工作人員

2004 年 3 月教育部依「災害防救法」精神及維護學生安全需要，規劃成立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校安中心)，以統籌各級學校校園事件之通報與處理作業。管制作業組為軍訓處長以下所有成員，因此軍訓教官成為校安中心管制作業組人員。教官在校安工作中最常面對的是學生意外事件，教官值勤時心情常是緊繃的，「最害怕聽到的是半夜之電話鈴聲，因為接下來可能是要獨自一人獨自趕赴車禍現場或醫院之手術房、太平間探視學生，在家長還沒到醫院前，必須代理一切急迫性之決定」(M-4-38)。隨著社會變化，教官面對處理學生自殺

機率一直提高，也形成一件高壓力的工作，教官必須要讓更多人一起來協助這位學生。也許多數的學生不願意讓其他人知道他的處境，或是不願意跟陌生的輔導老師面談。教官仍然需要盡一切的可能說服學生接受諮商或治療，如果學生願意接受，教官即可轉介學生前往諮商輔導中心，如果學生不願意接受，教官還是須與諮商輔導中心聯繫，請他們協助最後完成轉介的工作。

學校通常要求老師如果評估學生處於自殺的危機中，千萬不要試著自己處理，也不要答應學生保密，要做出轉介或是通報。Melody 與幾位教官就多次處理過一位學生自殺未遂的事，Melody 心中感覺有一塊石頭一直壓著，直覺感到這個學生要走的決心，經與輔導老師、心理醫師都用心配合，每次送醫，經過評估須強制住院，總因其母親不願讓女兒有此方面住院治療的紀錄，再怎麼溝通，就是將她帶回家。家長的處置，讓 Melody 力不從心，但依學校立場，還是必須尊重家長意願為優先。「很怕珊珊又自殺，再見一個學生死在我面前，我怕我會無法承受。」(M-4-24) 但遇緊急通報時，教官通常會第一時間就到現場，因此處理的教官需要單獨承擔所有保護學生的責任，如果學生真的發生不幸，教官也可能需要面對家長的指責甚至是法律的訴訟，這對任何教官來說，都是很難承受的壓力。

教育部於 2007 年 4 月 3 日發布實施「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實施計畫」，宣佈私立大學教官離退後，遞補校安、學務、輔導人力；另也透過私校訓輔經費之補助，鼓勵各私立大學推動學輔創新工作。學輔創新工作雖然 2007 年在各私校正式實施，但事實上是國私大學一起實施，在 Melody 的學校更早即實驗雖然，學校不注重軍訓教學，教官室是學務處下轄單位，常要支援學務處辦的各項活動，但她有時也會聽到學長、姐抱怨說：「就只會欺負我們是軍人，軍人碰到不公平也是要服從嗎？」「抱怨歸抱怨，事情大家照做，教官室都是軍人，總教官只要答應支援學務處，命令下達，通常大家都會開始做計畫、分配任務、並依計畫確實執行。辦任何活動或許當時累了，抱怨過了就算了。」

(M-4-61) 但在一次由軍訓室動員所有教官協助學務處舉辦的『友善校園的活動』活動，竟然是希望各校學務長給予讓教官退出校園的因應措施意見。雖然軍訓處的長官時常利用各場合，勉勵所有教官要戮力於自己的崗位，教官不會退出校園，但政策的實施似乎並非如其長官所言。

雖然教育部希望將教官歸於校安工作，但在一般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念中，已是繁複且多元的，致使教官甚至學校無法對角色期望獲得清晰一致的認識，進而引發適當的角色行爲，再者政策變動中，教官人數越來越少，教育部長鄭瑞城 2008 年 11 月 27 日表示，三年內大專教官遇缺不補，但員額下限將維持在 694 人，教官人數減少但應扮演的角色未如預期減少，造成過度負荷，讓教官於實踐時產生倦怠或畏懼。因為權責劃分不清，使得教官對自我角色的認定及工作內容，產生不同的認知。

#### 國防通識教師

教育部為銜接九年一貫課程，依據高中課程規劃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將自 95 學年度起實施，其中「國防通識」為必修科目；並擬自 98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高中新課程，國防通識課程仍將列為必修課程，惟授課時數減為二學年各一學分，而該課程之師資須由合格教師擔任；另大專校院部分，基於大學課程自主之精神，課程由學校依權責自行規劃辦理外，授課之師資將逐步由各校聘任符合任教資格之教師教授國防通識課程。「我先生在私校，他們的軍訓課是有學分的，只要有研究所以上的學歷的教官，學校就要他們開國防通識課程，只要教官開的課程皆可抵役期」(M-4-43) 教官開的軍訓課是通識課程，並未排擠其他課程，並未有取代教職人員情況，至多是未開放非教官人員任教國防通識課程，私校有教官協助處理煩瑣的行政事務，「私校在財務吃緊的情況下，教官薪資由教育部編列，更是幫了大忙，何樂而不為。」(M-4-44) 較少排擠教官。軍訓教官除了正常之軍訓教學工作及學生生活輔導工作外，仍要負責軍訓人事、後勤等繁瑣之

行政工作，但軍訓教官工作的負擔有增無減，比起一般大專校院教師而言，面對經常修正課程綱要，在工作本身上亦是工作壓力之主要來源。國防通識在高中「教官跟一般教師的看法會不同的，學校看全民國防教育、國防通識教育也是不重要，升學是重要的，老師們只會認為、希望教官把學生輔導、行政的推展，甚至校園的安全加以協助維護，但是以我們的長官來看的話，會認為我們把這塊做好，在學校有存在的價值，才有辦法去推展全民國防教育，但我覺得學校的立場都是一樣的，它並不是真的注重全民國防教育，它注重的是我們教官在學校的功能，全民國防教育法只是要給教官有存在校園的依據，要讓教官是依據這個法存在於校園」(L-4-55)。教官認知的是因為存在學校有多樣的價值，所以學校希望教官存在於校園，相對教官借重這個利基得到了學校的認同，教官在講全民國防教育，才能夠更使得上力加以「國防通識教育」之施行，軍訓教官如何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亦成為其新興之工作壓力源「以我們學校立場來說，教官還是以校安處理優先於學生的軍訓教學，對學校來說，全民國防教育學校認為也不一定教官才能教，我們看似重要，其實又名不正。」(M-4-45)；近日政局混亂，面對刪除 18%優惠利率及延長領取終身俸年資之傳聞亦甚囂塵上等事件，更是直接衝擊到軍訓教官退休後之生涯規劃，Melody 的「學長、姐都是上校、中校，原本可以做到 28 年或 24 年的最高年限，但有人在滿 20 年可領終身俸時紛紛退伍」(M-4-63)；近年來，軍訓制度時常受到質疑，也常會引起軍訓教官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而這亦是目前軍訓教官所面臨最大的危機及壓力源。

從軍訓制度成立迄今，在每一次的變革過程中，軍訓教官都必須要默默的配合著教育部的政策而作組織調整，其對組織的認同及工作士氣亦跟著變動。「軍訓制度改進方案」之政策，近年亦大幅依民意一再變革。政策沉浮走向，但決策單位仍要基層單位戮力於工作單位，但基層教官對軍訓前景「不確定感」引起教官們人心惶惶。

## 二、 矛盾中的自我認同

Giddens (1991) 認為，一個人的認同不是在行爲之中所發現的，也不是在他人的反應中而發現，而是在保持其特定的敘事進程之中所被開拓出來的。於是，「認同」就並非是一種停留及固定的概念，認同則更是會因差異對話而帶來新的認識及理解，因此「過程」思維在認同概念之建構上將扮演舉足輕重的重要關鍵。

### 軍服的象徵

Melody在高中上班10幾年都是穿著軍服，好不容易從開始的不適應，到覺得穿著它是被人敬重的象徵，到了大學卻被交待，沒事不要穿軍服出來嚇人，以免被說是威權象徵。當初其到大學報到時，心想軍人理當穿著軍服，當學長要帶她去見學務長時，卻要她將軍服換掉，穿著便服即可，並交代在大學上班，只要在上軍訓課與值班時才需要穿軍服，其他時候穿著便服。Melody有時上完課後或值班時，要離開軍訓室直接去開會或支援活動，如果沒有換掉軍服，學長姐都會好心加以提醒要穿便服，她心裡總感覺「這就是我的身份，為什麼不能表態？」「雖然我負責五個系所的學生，每天也幾乎協助處理其他系所學生事情，在學校走動時我就如一般的學生、老師，甚至如普通老百姓、路人，偶而才有幾位學生認出，跟在高中時比，在校園無論何時學生見到大聲道：『教官好！』真是沒成就。」(M-4-16)但入境還是隨俗，久而久之她也習慣了不穿軍服，Melody上軍訓課與值班時才需要穿軍服，穿軍服就只限於軍訓大樓，因此當她協助學務處辦活動，言談時，有職員、老師會驚訝學校還有教官，甚至說不是早退出校園。對於這樣的尷尬處境Melody通常一笑置之。

「但當幫忙第一線處理自殺、車禍、兩性、情緒...後，有的導師會很感激，甚至說：『這樣的處理還是要經驗，沒有教官怎麼辦，誰做？』」(M-4-39)，有一次Melody處理學生被偷窺和解事宜，學生的指導教授說：「男教官來處理，也會這麼熱心，思慮仔細嗎？」Melody回答：「處理學生事件都有SOP流程，無論男、女教

官都一樣。」(M-4-35) 事實上Melody無論有無穿軍服，軍訓教官應做的事，已經駕輕就熟。學校教官退而不補，除了補宿舍管理員，學務人員，另也補了六個心理師，大部分的教官認定第一線處理完，輔導相關事宜即為輔導室心理師之事，但Melody總與心理師合作無間，尤其剛到、年輕較無經驗，會適時予協助讓事情儘速進入狀況，「沒心理師時，輔導室的人手也有限，從第一天當教官起，沒有人告訴我，教官可以不做學生的生活輔導。雖然教官退了不補，補了心理師，值班增加，但如遇到自殺或情緒事件，可以CALL心理師一起協助處理，壓力也可較減輕，畢竟他們是專業人士」(Mn07-5)。軍服對Melody來說只是身分，但並非行事的限制，她認為輔導學生的工作是教官職責，她比較怕的倒是同事之間的不認同「辦公室大家在溝通時對於立場及角色上的認知會有所不同，處事標準也不一樣並造成的誤解，事情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上級給我們的立場都不一致，要教官採的立場如何相同，彼此之間那條代溝也就出現在眼前，因為我們戴的都是不同顏色的眼鏡。如果我們不從人心出發、不試著站在對方的立場設想、乃至不清楚這個世界的真實相貌，就還會一直遭受痛苦。希望我們能有智慧儘快走過。」(Mn07-8) Foucault認為主體是在歷史中被形塑，而在不同情況下人與自己以及與他人的關係形式也就並不相同；人的世界觀也並非固定不變，於是人就並非是以一個不變而又統一的主體來面對自己及他人(Heller, 1990；黃瑞祺，2000)。

LuLu 每次生產後一定刻意減肥，她認為好身材穿軍服才好看，自覺自己一身軍服穿起來是很好看的。雖然穿軍服，但在學校裡讓她感覺更像老師，服務的對象是青年學生，並從事授課教學的工作，每年有寒暑假，又是公職而且安定，待遇也不錯，差別只不過是這一套軍服而已。「但是下班的時候，還是不喜歡穿軍服在外走來走去，一定在制服外面再穿一件衣服，才騎車回家，如果要做什麼事情，回家第一件事先將軍服換下，然後再出去辦事。」(L-2-3) LuLu 覺得一般人對教官還是很刻板的印象，不是在學校，軍服顯得很沉重，很惹人注目。「制服」象徵的不是個人；而是組織。即便穿上制服的個人不覺得「自我認同」會就這麼

輕易地被「組織認同」取代；但在他人眼中，穿上制服的個人就等同是「組織裡的個人」了。

#### 自我認同—是教官也是教師

對 LuLu 來說，「跟學生相處，尤其是教學是最快樂的事，所以基本上只要把自己當做老師，工作還是不錯的，在這個社會上對老師還蠻尊重的，在學校也比較單純，每週的課雖然不少，但與學生互動的時間就多，高中生雖然很叛逆，但是也很熱情，一分耕耘還是會有一份收穫，如果有真心跟她們相處，這些孩子都會很貼心的。」(L-2-54) 自我認識和個人認同。「認同」並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更像是一種「路徑追尋」的過程；個人的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是指對於自己的一種持續且一貫的自我瞭解，以及對於自己的一種再認感，擁有自我認同可以使我們在不同的環境扮演不同角色時，瞭解自己其實還是同一個人。

「真的很喜歡和學生互動，也沾沾自喜是一個受歡迎的『老師』，但是內心也很矛盾，因為長官認為那是老師應做的工作，教官常做多了被說撈過界，不做又說那教官就沒有存在的必要。」(M-4-49) Melody 處理了多位有躁鬱症或是憂鬱的學生，她認為那種關係不是依照軍訓教官的規定寫寫服務手冊紀錄就好了，「當學生們遇到人生的重大問題時，尤其有些尋短者在行動之前打電話給我，還有機會把他勸回來時是一種成就，但同時也是一種壓力。」(M-4-18) 她雖然不會如輔導老師與學生簽「不自殺約定書」，但會與學生約定心情低落前「自殺前」的告知，以可延緩當事人自殺。在扣緊教官發展歷程背景與當代新時代情境的交錯循環中，教官負責軍訓教學是國防教師，但軍人身分存在於學校，又不被尊重稱為教師；加以負責學生輔導、校園安全維護角色因而需支援行政部門，而有管理者之實，無行政之實權，但行政權利的專制與控制仍要教官分享。如何取的身份認同建構焦點，又會因服務學校而異，並默默的配合著教育部的政策而作組織調整，其對組織的認同及工作士氣亦跟著變動。。

Melody認為「假如把自己囚禁在一個自己設下的牢籠中，越急著掙脫，只是越替自己加上一道一道的鎖鏈，將無力逃脫，不要把教官職責設限，要慶幸因為教官之身分，可以在學校服務。」(Mn07-9)肯定自己的能力，遠景才能實現，並朝向認識自我的方向而去，將可帶領我們逐步認識到自己到底為什麼有這樣的過程，可以自我反省，比較有從容的時間安靜檢視自己的內在，當能從容檢視自己的內在，才能深入內心，看見自己行為底下的想法，意識是一個人行為的界線，要將教官從沒有主體性轉化成爲有主體性，當然就是意識形態的重構的過程，也就是教官身分的重構。當眾多教官的意識一如舊習時，無法改寫教官族群的命運；要使教官身份的轉化有意義，就應該是教官集體處境的提昇。而這樣的建設工作，重點是要有人意識到開始做。但這種意識形態的建設工作，卻又很難由教官本身加進，但軍訓教官爲威權的象徵，當論述被捕捉，威權已將軍訓教官跟民主分裂，「軍訓存在」與否之「軍訓問題」絕對非教官所能左右，軍訓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必然要走入歷史，成爲歷史灰燼，在這的充滿困惑與衝突定位中，進入這一行後，未退伍之前，內在的「我」非自願性變革是必須，替自己尋找一個「自我認同」的工作意義是末代教官很重要的事。「教官生活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或許無法完全跳脫結構的挾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還是做教育學生的工作。」(L-4-56)

但是軍訓制度成立迄今，在每一次的變革過程中，軍訓教官都必須要默默的配合著教育部的政策而作組織調整，其對組織的認同及工作士氣亦跟著變動。「改革的聲音是來自體制外，軍訓體制只能被動應戰——操之在人，要樂在工作，才能坦然面對人少事繁的現實窘境，要當自己是在作育英才。」(Mn08-2)但兩位參與研究之女教官擔任軍職均快滿 20 年，在業務、課務及勤務均以非常熟稔，性格亦較穩定成熟，在待人接物及應對上知所進退。杜威認爲，經驗的一個判斷標準是連續性，簡言之，經驗是由過去的經驗而生，同時經驗也引向更進一步的經驗。一個人不管將自己置身於連續向度中的哪一個位置—想像中的現在，想像中的過

去或未來—每一個點都是以過去的經驗為根基，並且引至一個有待經歷的未來  
(Clandininand Connelly，2000)

##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反思

本研究主要關心的重點是 2 位女軍訓教官如何面對自己職場經驗。因此，研究者以自我敘說與訪談敘說的方式，整理出她們職場生命故事，依照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生活脈絡，透過敘事文本分析研究，本章茲將以上的研究內容所獲得的發現而歸納出結論，並提出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自我反思。。

###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一、校園女教官的自我定位

受訪的女教官基本上都只考量到教官工作的場域是在校園內，服務的對象是青年學生，並從事授課教學的工作，因此它也是類似女教師之職業身份，有寒暑假、亦是公職且安定、待遇也不錯。這種「女教師之認同」使得進入軍職場域之女教官，對軍事價值及態度之認同，尤其對階級、權力、服從之要求遲遲無法適應，但她們重視工作的實質意義與價值，似乎也為她們自己爭取尊嚴，而支撐著她們得以繼續努力工作。女性教官無法跳脫了傳統的軍人價值觀與受影響的生活方式，但對於職場生活熟練後，最後皆有了不一樣的思考與行動，展開了自我認同價值。

從軍訓制度成立迄今，在每一次的變革過程中，軍訓教官都必須要默默的配合著教育部的政策而作組織調整，其對組織的認同及工作士氣亦跟著變動。「軍訓制度改進方案」之政策，近年亦大幅依民意一再變革。政策沉浮走向，如果台灣的教官，注定要走入歷史的終結，希望在退伍之前，自己能給莊嚴的注目禮。教育工作者形同藝術家，研究者相信教官已經是即將未落的職場，只要存在的一天，如何展現自己的價值，教官或許是夕陽職業，但在其存在於教育時，使自己再值得一天成為有生活智慧的教官，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呈現、呼籲女教官，在學校時即可以主動的去整合自己、積極於工作，相信教官從事的是教育工作，其實是可以在積

極讓自己最後的職場可以是有尊嚴的。

一方面也看出女性有主體意識的來面對自己的生命責任，反而讓自己顯得更自由，畢竟自由與責任是一體的兩面。Frankl（2002）說「自由加上責任會使人成為靈性的存有」，兩位女教官雖然都已邁向職場最後階段，但並非只是「持盈保泰」，反而更可以是成長的、提升的作教育工作，致力於去找到自己的價值並自我認同的教學與教育工作樂在其中。

## 二、女教官之職場困境

居於以男性為主的軍訓教官界，女性教官常被視為附庸，也常因生理因素，如：生育或妊娠，在升遷、任免及考績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對女性教官說，教官傳統的文化價值與女性角色的期待無異是形成了雙重綑綁的困境。值勤困境，女教官可以壓榨自己的體力，勉強自己去克服害怕與恐懼心理來因應，但女教官沒有因為她們的軍人身分，改變她們在家庭的角色。由於學生生活輔導業務及非執掌範圍之雜務繁多，尤其女教官們白天已因工作透支精力，晚間尚有值勤任務，其餘時間回家後家務、母職一肩挑的宿命，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受訪女教官幸好有家人支持，但對於家庭與工作衝突，無法克盡母職，感到不放心與歉疚，無法照顧自己的小孩成為女教官們心中永難卸下之痛。

在工作上，女教官進入了一個強調男性化特質的場域裡，首先面臨了為使其軍人形象具有說服性，她們要與女性化的表徵保持距離，而去強調一個就事論事、中性的甚至是無性的形象，在工作上不談性別，穿上軍服便要表現得積極、果決，面對組織不利的環境因素。女性教官的多重角色負荷，一直隱形於軍事組織文化之中，這些多重壓力部份，往往藉由家庭支持系統的協助之下得以舒緩，但是仍也有部份女教官在缺乏支持系統的情境下，獨自承擔著衝突、矛盾與委屈，但畢竟她們是堅強的，藉著自我調適、有效的時間管理、降低標準、認知重組等方式亦順利度

過困境。

### 三、教官處理學生自殺之事後處遇（postvention）與調適

近年，校園自我傷害事件頻傳，當學生自殺死亡事件發生以後，學校常以案例討論的方式因應，但實際的作法常流於「不適當的保證自殺事件不再發生」與「責怪負責的工作人員」，適當的檢討以避免重蹈覆轍固然重要，但類似的做法會阻礙工作人員的哀悼歷程甚至從此抗拒接觸有自殺意念的服務對象。教官處理學生自殺之事後的悲傷也是一種正常反應，但是在台灣，不僅自殺是一種禁忌，悲傷本身也是禁忌。常言道：「節哀順變」，當失落的人悲傷時，常會聽到「不要難過了！」「別想太多！」這是「文化」剝奪了悲傷反應。「悲傷剝奪」（disenfranchised grief）的概念，也強調各種文化中有些人由於不具有被社會認可的角色、權利或能力，所以即使有失落或悲傷，也無法公開的表達出來，教官軍人專業角色規範的影響之下，面對學生死亡時失落無法公開哀悼，悲傷難得到支持，似乎經歷了「悲傷剝奪」的現象，無法盡情發洩學生死亡的悲傷反應，進而完成悲傷的任務，這些未處理的悲傷將真實的影響著感受和行爲，甚至可能陷入專業耗竭的危機。

早在 1976 年 Kolodny, Binder, Bronstein, & Friend 就提出病患自殺身亡後，悲傷的成長課程對助人者而言是重要且必要的。相關機構必須設置方案、流程以因應已發生的自殺死亡事件和預防相關工作人員再次受到重大影響。雖然哀悼的過程需要個別的修通（work through），透過訓練可容許助人者經驗痛苦與孤獨而有超越與成長的機會，而瞭解喪慟理論與影響喪慟的因素可以幫助人們減少悲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Valente, 2003)。因此，深入的瞭解教官處理學生自殺死亡後的反應，進而協助其可能遭遇情緒，找到復原的著力點並從中學習獲得成長與超越，有其必要。

吳淳肅（2000）研究中發現，不論是在預期或非預期的情境下得知學生死亡的消息，都表現出震驚、不相信、無法接受、不知所措、麻木、茫然的急性悲傷反應。在認知上接受學生死亡的事實之後，便會經歷諸如：內疚、惋惜、生氣、思念、無

助、哀傷等情緒。導師們雖然與學生一樣受死亡事件的打擊，但是導師在處理的過程中，傾向於壓抑自己的情緒和感受，期許自己以堅強的角色帶領學生走出悲傷。一旦發生學生死亡事件，在第一線處理學生死亡事件之教官，其扮演的角色是危機處理者、現場搶救者、協助調查者、安撫家屬者、檢討報告撰寫者、撫卹及心理諮商者的角色。「軍人」這個角色，是居於某種職位、地位者，也須被賦予的角色期待，也讓「軍人角色」有著「必須如何」、「應該如何」、「可以如何」的複雜責任特性。因為學生的死亡不單只是「死亡」這一件事，它意味著人與人關係的中止、對生存者的衝擊，在經歷死亡事件處理歷程後，教官也須能覺察個人對死亡的態度和過往的失落經驗，因此建議教官養成訓練要有生命教育及悲傷輔導等課程，在其可能遭遇到學生死亡事件而需要處理時，能讓他們具備生命教育及創傷與復原、悲傷輔導等相關知能，應能降低死亡事件對其所造成的衝擊，以提升其處理成效。

#### 四、對後續研究建議

訪談聚焦於「教官職場的經驗」純因為研究者自身領域背景的因素。研究者相信：唯有自己擁有訪談面向的背景知識才能將研究報導更為詳實而貼切。故事敘說者會因為訪談者的不同而建構出不同之文本。這也呼應了 Chafe (1980)所述：個人對於相同的事件可能建構出非常不同的敘說（引自王勇智、鄧明宇，2003）。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女軍訓教官」為研究主體，經由 2 位女軍訓教官職場的經驗敘說，因此只限於兩位參與者她們經驗的陳述，從而了解其情感、態度、價值、意義等層面，從自己的視角來道出主觀經歷、立場形成故事本文，研究者並未考量其特殊性或一般性而欲加以推論，只是希望從本文真實呈現之兩位研究參與者的主體敘說，讓讀者能清楚看見她們對於經驗的重建歷程。研究者建議未來之研究可再考量訪談之人數、教官選擇之代表性、城鄉區域等因素，以使研究更能產生推論之價值。

## 第二節 研究反思

只要是人，就是有自我認同的問題，從敘說了自己為什麼進入這個職場，一路是怎麼走過來，過去的那些經驗、那些人事的影響是什麼；就是說到底過去有哪些人的影響，導致自己成為現在的自己，而這一路自我又是怎麼看待自己的。

在職場經驗的敘說，因為研究者也是研究參與者，自我身份認定的探索中，我體察到自己正以研究生身份去解析「教官」對我的意義。任教近滿二十幾年，「教官」不再是我上班時必須扮演，下班後即刻褪下的角色，而是無時無刻跟隨我，提醒我去關注自己與他者如何看待「教官」的自我身分認定，「教官」已然成為我對自己的一種承諾。聲音的表達原本就是矛盾多變的，充滿權力關係，誰也無法確定發出來的到底是不是自己真正的聲音，因此「發聲」並不是指，我說出了一種真實的聲音，而是指對自身的一種反思的（reflexive）過程。在本文中，我從解析教官的角色扮演歷史著手，發現「教官」對我已不只是在他人看照下的角色限定，更含有自我的認定。為了更深入探討自我身分認定議題，於是從文獻中探討自我認同的意義，進而開始追問「研究」意義，並嘗試建構出具體可行的研究方法－自我敘說。

當研究者第一次處理學生跳樓自殺死亡事件，學長們說穿軍服就應天不怕地不怕，任何鬼影魑魅進不了，但是每到夜晚隱晦夢境出現，總覺得自己站在意識捉不到的角落，因為上燕蕙老師的敘事研究，談到第一次處理學生自殺死亡的經驗故事，沒想到自己說著說著就嚎啕大哭，八年了！讓我以為已經過去的情緒，再次湧現，老師因此將課程引導轉進行心理劇，讓班上一位同學坐在我前面的椅子，他穿著了跟她（自殺同學）當時一樣，黑外套、套頭，老師要我說出想對她說的話，我抗拒、害怕，在老師的耐心引導之下，當時的心情全部顯現，第一次處理學生的困擾、抑鬱和創傷，在敘說、不斷的說明中，讓我後來能仔細的審察我的體驗，將遭遇最被動層次的事件時（即沒有意識

到正面臨這些事件)記憶起,清楚的與過去經驗蹉商,有時沒認知道該做什麼意即該如何做,因此對自己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在敘說中真誠的接觸到自己當時當下的感情體驗,描述了精神困境及內心衝突;在敘說中,有了新的立場和角度,存在的境遇也可以得到新穎的視角反思。當時「軍人」這個枷鎖對我而言,實在是個沉重的緊箍咒,軍人應該成有軍人的樣子,因而不敢表現害怕、挫折、悲傷感,當一再的敘說治療了我第一次處理學生的創傷的,寫這個論文成爲對自己最大的貢獻、收穫。

敘說脈絡的鋪陳與敘說的內容是敘說者從回憶的歷程中提取自己認爲與研究主題相關且有意義的事件重新關注審視,並由敘說者加以述說。換言之,也就是述說者在敘說過程中重新創造事件對於個人的意義與價值。然而,理論的知悉與現實之實踐其實是相距甚遠,而且存在一條有待橫越的鴻溝,尤其是在資料的轉譯與分析階段。一路行來,深感理論與實踐實需同時受到重視。敘說—詮釋,是一種意義轉換的過程,是把已經瞭解的東西明朗化,任何詮釋都有已經理解的東西作爲「先見」或「前概念」。所以,人們在進行意義轉換的過程時,個人的價值與文化脈絡不可避免的會滲入;即使對於同一個現象,人們在說明時也會因爲不同的生活脈絡意義,而以不同的方式給予說明或命名。在所謂軍事組織的角度,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男性長官的眼光來看,而這所造成的視域落差勢必存在。本研究透過女軍訓教官的角度「敘說」,期待藉由女軍訓教官的職場生命經驗的探索,除看軍訓體制改變內心衝擊,更希望看見女軍訓教官自身信念與價值的形塑歷程,並透過澄清與反省,盼能爲目前教育工作的難題找到出口和更多的可能性,並有繼續前行的勇氣與智慧。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份

- 王進清 (2002)。人格特質、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關聯性研究—以大台南地區大專院校軍訓教官為例。長榮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任亞輝、楊廣學 (2007)。象徵與敘事：現象學心理治療。山東人民出版社。
- 何舉鵬 (1994)。從憲法上之教育論學校軍事教育。國防管理學院法研所碩士論文。
- 余德慧、徐臨嘉(1993)。詮釋中國人的悲怨。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文化、教化及病理篇。台北：桂冠
- 吳淳肅 (2000)。中學導師面對學生死亡事件之心理歷程與處理方式初探。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芝儀 (2003)。敘事研究的方法論探討。載於齊力、林本炫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南華教育社會研究所。
- 沈明室譯 (1998)。女性軍人的形象與現實。台北市：政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李佩怡 (2001)：生命窮盡之境—為何要探問人瀕臨死亡的苦難。諮商與輔導，188，頁 2-9。
- 李雅玲 (1989)：癌症死亡兒童的母親其哀傷反應及調適性行為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順德 (2006)。6 年後教官退出校園。聯合報，2006/6/23/，第 C7 版。
- 林志堅 (1998)。軍訓存廢—教官貢獻值得肯定掌聲。聯合報，1998/3/28，版 11。
- 高淑清(2000)。現象學方法即其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收於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質的研究方法，95-132.高雄:麗文。
- 唐文慧 (1988)。高職業成就婦女的家庭與事業：以商企業女性經理人為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欣芹 (2006)。自殺者遺族悲傷調適之模式初探。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甄慧 (1998)。女性人格特質、角色衝突與擔任高階主管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明賢 (2001)。我國軍訓教育的回顧與前瞻。台北：淡大戰略所。
- 莊淑芳、陳彰儀 (1994)。已婚職業婦女知覺之夫妻性別角色及成就差異性與其成功恐懼關係。教育與心理研究。
- 陳秀珍、羅惠筠編譯 (1994)。現代心理學—生活適應與人生發展。Morris C.G.原著。台北：美亞出版。
- 教育部 (2005)。教育部軍訓制度改進方案 (草案)。台北市：教育部。
- 教育部軍訓處 (2003)。教官職責。2003 年 12 月 5 日，取自：教育部軍訓處網站：

[http://www.edu.tw/EDU\\_WEB/Web/MILITARY/home.htm](http://www.edu.tw/EDU_WEB/Web/MILITARY/home.htm)

- 陳慶霖 (2007)。走在軍訓改革的的道路上。台南：陳慶霖自印
- 陳慧芳 (2006)。女性軍訓教官工作壓力、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育光 (2002)。從分離個體化觀點探討－協助複雜性哀傷兒童在治療關係中疏通悲傷。諮商與輔導，199，頁 13-17
- 陸洛、黃茂丁、高旭繁 (2005)。工作與家庭的雙向衝突：前因、後果及調節變項之探討。應用心理研究，27，133-166。
- 華月娟 (1985)。逃避事業成就傾向之因素結構、性別差異、及相關變項。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有麗 (2000)。女性公務人員生涯發展歷程之質性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瑞祺 (2000)。現代與後現代。台北：巨流。
- 黃坤山 (2003)。社會變遷中的軍訓教官—以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瑞琴 (1991)。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
- 黃德祥 (1993)。青少年發展與輔導。台北：五南。
- 黃德祥 (1998)。離開校園軍人贏回尊嚴，《聯合報》，1998/03/28，版 11。
- 黃惟堯、邱紹一、陳文政(2006)。社會科學概論。臺北市：新文京。
- 黃龍杰 (2008)。搶救心理創傷—從危機現常到心靈重建。台北：張老師。
- 蔡淑玲 (2004)。關懷的功課—安寧護理人員的自我照顧。私立南華大學碩士論文。
- 楊韶剛 (2001)。尋找存在的真諦。台北市：貓頭鷹。
- 楊廣學 (2007)。敘事心理治療導論。山東人民出版社。
- 楊櫻華 (2004)。女性軍訓教官職場經驗與生涯發展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
- 葉龍源 (1998)。國民小學主任工作壓力與因應方式之研究。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文瑜 (2001)。女性喪偶者的悲傷調適歷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廖小慧 (2001)。憂鬱症母親的生命敘說：內在運作模式的探討。花蓮師範學院國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珍娟 (1998)。喪失嬰兒父母之照顧。護理雜誌，45 (4)，頁 23-41。
- 劉崑泉 (2004)。軍訓教官在高中(職)學校中之角色期望與工作表現之研究-以臺南市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嘉韻 (2006年12月24日)。杜正勝:2020年教官全面退出大學校園。大紀元電子報。2007年3月19日，取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24/n1533143.htm>
- 索甲仁波切 (1996)。西藏生死書。鄭振煌譯。台北：張老師。
- 謝菊英 (2002)。高屏區國小女性校長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的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謹如（2000）。**高雄市國民中學學校環境與危機管理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外文部分

- Auerbach, S. M., & Gramling, S. E. (1998). *Stress management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Jones, E. E. and K. Davis (1965), *From acts to dispositions*, *Advances in Experimenting Psychology*, Eds. Leonard Berkow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runer, J. (1987)。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 (1) , 11-32
- Carr, D (1986)。).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audle, M. (1994) . When Crisis Strikes. *Executive Educator*, 6 (11) .18-23.
-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2003) 。**敘說分析 (Narrative Analysis)** (王勇智、鄧明宇譯)。台北市：五南。
- Chaplain, Roland, P. (1995) 。Stress and job satisfaction : A study of English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5, 473-502 。
- Denzin, N.K. (1999) 。**解釋性互動論 (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張君玫譯)。台北市：弘智文化。(原書於1989年出版)
- Despelder, L. A., & Strickland, A. L. (1999) . *The last dance : encountering death and dying* (5th ed. ) .California : Mayfield.
- Gilliland, B. E., & James, R. K. (1993). *Crisi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3rd ed.). Pacific Grove, CA: Books/Cole.
- Hans-Georg Gadamer (1989).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2nd rev. ed.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Crossroad ;c1989. Taipei :Bookman Books.
- Horner, M. S. (1972) .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achievement-related conflicts in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8, pp.157-176
- Heller, A. (1990) . *Can Modernity Survive ?*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Jill Freedman & Gene Combs (2000) 。**敘事治療 ( Narrative Therapy)** (易之新譯)。張老師出版社
- Joseph A. Maxwell (2001) 。**質化研究設計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高薰芳等譯)。心理出版社。
- Kubler-Ross (1975) 。
-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4).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Y: Springer.
- Littlewood, J. (1992) . *Aspects of grief-bereavement in adult life*. London : Routledge.

- Light, Donald & Suzanne Keller (1985). *Sociology* (4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Michele L. Crossley (2004)。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 (Introduc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 self,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朱儀羚等譯)。嘉義市：濤石文化。
- Manen, M. V. (2004)。探究生活經驗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 2nd ed. ) (高淑清、連雅慧、林月琴 譯)。
- Micheal White & David Epston (2001)。故事、知識、權力(廖世德譯) 台北：心靈工坊
-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 Polkinghorne 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1995). *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Hatch, J. A. & Wisniewski, R. (Eds.),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Ramona Browder Lazenby, EdD, CRNP (2006). Teachers Dealing with the Death of Students. *Journal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Nursing*. Vol. 8, No. 1, January/February
- Rando, T. A. (1995). *Grief and mourning : Accommodating to loss*. In Wass, H., & Neimeyer, R. A. (eds) . *Dying : Facing the Facts* (3th ed.) , 211-239. Washington, D. C : Taylor & Francis.
- Valente, S. M. (2003). *Aftermath of a patient's suicide: a case study*. *Perspect Psychiatr Care*, 39(1), 17-22.
- Yalom, I. D. (1980) .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New York : Basic Books.

##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研究生蕭秀梅，目前正在進行「2位女軍訓教官自我認同及職場經驗之敘說」的研究，旨在探究女軍訓教官對目前自我的觀感以及生活處境的感受，本研究擬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以及敘事研究的資料分析，來呈現真實的生命故事與生活面貌，在此，誠摯地期盼您能參與我的研究，接受我的訪談邀約。

本研究預計的訪談次數為三至四次，每次約一至二小時，訪談時間以您方便的時間為主，訪談地點以一個不受干擾且讓您感到安全、自在的環境為考量，訪談內容是關於您過去及現在的軍訓教官職場經驗和感受，另外，為了避免您所談到的重要資料有所遺漏，訪談中希望可以全程錄音，但若您感到不舒服或不安，您隨時有權利要求暫停或終止錄音、訪談，甚至是退出本研究，研究者都將完全予以尊重。

此外，研究者必謹守研究倫理，訪談中的個人基本資料都會以匿名來保密，絕不外洩，錄音也僅用於研究及學術探討的範疇。最後，由衷感謝您的參與協助，相信有您的經驗分享，將使本研究更豐富也更具參考價值。敬祝 平安喜樂

研究參與者簽名：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研究生 蕭秀梅 敬上

## 附錄二 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為何選擇擔任軍訓教官？

二、目前工作情形

1. 您對於教官工作所遭遇的困擾與困境為何？

2. 您對於「軍訓教官制度改革」的看法與因應為何？

三、軍訓教官的工作及生活問題

1. 「教官」這個工作對你個人人生與日常生活所造成之影響？

2. 在處理校園事件過程中，您曾經遭遇到的困境有那些？您又如何渡過這些難關？

3. 依您的看法在您的組織環境或整個政治生態上還存在著角色刻板印象嗎？

4. 在您的組織內，是否有過經歷特別問題？您又如何渡過這些難關？

5. 教官角色對個人所扮演的其他角色(配偶、父母、子女)的影響如何？

### 附錄三 第一次訪談之逐字稿

研究參與者(L)：Lulu

訪談日期：2007 年 6 月 12 日

訪談時間：上午 8：45 至 10：26（約 85 分鐘）

訪談地點：研究參與者之學校值勤室

研究參與者（代碼：L）：Lulu，女青年大隊轉任軍訓教官，任官 18 年，先生職業軍人(空軍)，育有二女。

訪談者（代碼：R）：蕭秀梅

編碼說明：第一部份 L 為研究參與者的代碼，  
第二部份的數字代表第一次訪談，  
第三部份的數字則為對話中回應的段落內容。

文字符號：～～停頓較長

～ 停頓較短

↗ 語氣上揚

↘ 語氣下降

( ) 說話者情緒或音量加註

【】 說話者以外的環境動態

編碼	訪談逐字稿	意義單元	研究者反思
L-1-1	R：謝謝你接受訪談，可以先了解你為什麼會當教官嗎？ L：喔~！↗當教官是因為~要怎麼講，受到我當時的男朋友，我老公啦！對阿！↗那只是想說既然你去唸軍校的話，有這個機會的話那我可以考也就考，就樣子。	男友是軍人，自己也要當軍人	在男性為主的軍中，女性從軍較要大的勇氣。
L-1-2	R：考教官之前你在做什麼？ L：考教官之前是女青年隊阿，在女青年隊 4 年，事實上我的部隊經驗也只有半年，另 3 三年的經驗是在支援國防部。	教官之前任女青年隊	（為何擔任女青年隊？）
L-1-3	R：什麼會轉考教官？ L：因為~~為什麼會考阿！哈~~，就是因為那半年是在~我剛好一下部隊就是在馬祖，就是在部隊，因為我們女青都是在基層單位，去看很多阿兵哥，我就發現~如果在我年輕時候來講，是蠻 OK 的，其實我那時候很年輕喔！20 歲嘛↗。	年輕時候來講，是蠻 OK 的	想到年紀問題

	<p>因為我先念了專科再去當女青年隊的，這樣子，所以比一般同學(他們是高中畢業阿)，所以比他們那個年紀上來講的話就是大概再長個兩歲，我高中後讀二專嘛↗。所以我那時就常想：就是我要的工作嗎？大概不是！</p>	常想：就是我要的工作嗎？	與他人比較
L-1-4	<p>R：為什麼？ L：因為我還要結婚生小孩，如果這樣常常跑來跑去，這個不是我想要的。我正在猶豫徘徊的時候，是不是要繼續留下來？結果那時候就剛好一個機會啦！我就被我那個大隊通知，通知我說：「你從今天開始去支援國防部↗，因為我們同學他們是從馬祖、南部、就是北馬南中調，就是馬祖、南部、中部有一個順序，他們就這樣一直跑，每半年就換一個地方。那我已先跑了馬祖之後，我緊接著的就是要到南部了。可是我即將調防時候，我就被通知說：「妳現在開始你就是去支援國防部。這樣子，那在國防部的話，就是說，就是看到都是高階層的。我工作地方是在總統府的五樓，就在那邊工作三年。」</p>	<p>要結婚生子任女青年隊不適合  一直跑，每半年就換一個地方。</p>	
L-1-5	<p>R：那不就安定下來了？ L：我先前到馬祖的工作，因為看到的都是那種基層的阿兵哥，那後來三年的工作都是在那個什麼總戰部二處啦！我的工作就是做哪個後勤的。幫長官們支薪阿~領薪阿~或者是領用什麼東西，阿寫寫那個記報表、什麼報表~~就是有點類似在後勤的業務這樣。可~~是(音調啦長)在那個地方你會發現，嗯~怎麼講？好像沒什麼挑戰性！所以這個也很矛盾你知道嗎？事實上已經是在那個單位了！很安定了，對！因為我的學姊都是調到那邊！一直當當到不能當了。我就覺得~~我只當了三年，然後我知道了其實我們女青年隊可以開放考教官，雖然每一年這麼多女青年隊同學當中，每一年他就招五個人，可是我還是毅然決然我就先~~時間到了就辦退伍啊。阿退伍之後我就下定決心還是要去考教官。</p>	<p>沒什麼挑戰性！  當了三年女青年隊想退伍轉考軍訓教官</p>	矛盾點？
L-1-6	<p>R：為什麼會考女青年大隊？ L：就是因為我想穿軍服啊！我說一切都是跟我先</p>	想穿軍服	軍服的意義

	生有關啦！我們家是完完全全沒有人讀軍校，就是沒有人是軍人那種背景。像我爸就是公務員嘛~這樣子。我們是一個很道地的台灣人，爸爸媽媽就是台灣人，所以我們家族裡面甚至沒有職業軍人，就是因為認識了我先生那時候。	父、母台灣人，家族沒有職業軍人	
L-1-7	R：跟先生什麼時候認識？ L：其實欸~~很我們早就認識了~高一，對！我讀中高一的時候，認識了我先生，也因為這樣耽誤了課業而被留級~，原來的目標是要讀大學，結果沒有考上，所以只能夠再去考那個二專，所以這樣子我就後來就~~，所以因為這樣子我功課也被耽誤到，應該去讀大學結果我沒有，所以我只能夠就是去考那個二專，那個時候高中去考二專很奇怪！但是我還是去讀了二專，非常的奇怪就對了啦！然後~~可是後來我發現，我進去好像也不是我想像的那個樣子，就覺得說好像在那個單位~~因為女青年隊並不是真正的軍人啊！在那個時候~~。	高中認識先生談戀愛、留級、沒讀大學  女青年隊不是真正的軍人	考女青年大隊的動力  身份不認同 希望成為真正軍人 心目中軍人定位？
L-1-8	R：女青沒有軍人身份證？ L：所以我就發現~~喔\非常那個~~感覺像是這種工作是~~就是要去提振基層士氣啦！我又不能忍受那種工作，因為不只要在部隊裡面上政治課程，跟阿兵哥上完之後呢~然後再來呢~就是要教軍歌，跳土風舞，然後最後是帶小型康樂，當然就一整天的，每一天都要換一個部隊，阿我覺得我對這種工作非常的不能夠接受(嚴肅口吻)，因為我感覺上就是給人家唱歌跳舞的那種，所以我心裡面非常的痛苦啊，又要到外島兵營，上面又很多學姐在管，因為那是一個很階級的社會，比一般的軍校還要恐怖，都是女生那種社會嘛，所以我就，那時就很猶豫，就很想離開。	每一天都要換一個部隊  心裡面非常的痛苦啊 多學姐在管 那是一個很階級的社會 比一般的軍校還要恐怖	
L-1-9	R：女青恐怖？ L：像小玫有沒有，她待不到半年就不待了。阿我就撐！撐！撐！撐到正在猶豫徘徊是否要離開的時候，收到大隊部通知，要去支援國防部。快不行時，我就~~，因為我被那個大隊長~~我們有三個人被約談嘛~然後後來我們被約談的	撐！撐！撐！ 被約談、徵選到國防部支援延後離開女青時間	撐的動力？

	<p>就被徵選要到國防部支援，結果我就被徵選到。被徵選到，這個就是我沒有離開女青年隊。如果我那時候沒有被徵選到也應該是跟小玫一樣，可能我就那個~~因為我無法忍受這種，這種環境啦！到了那邊以後啊，看到比較高階。但是我後來就發現說，咦？阿我只有這樣子，難不成我就要一直這樣子老死嗎？所以，剛好有考教官的機會啦！我~~感覺上教官就好像比較~~就是~~我還想再讀書啊，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子。然後就是說，如果說跟孩子(學生)在一起的話可能也不會那麼的鬱卒這樣子。因為其實那個工作來講的話，我一直在壓抑(變大聲)你知道嗎？我在那個環境裏面，因為我很不喜歡那個環境~~</p>	<p>要一直這樣子老死嗎？</p> <p>我一直在壓抑(變大聲)你知道嗎？我在那個環境裏面，因為我很不喜歡那個環境</p>	
L-1-10	<p>R：是因為長官、階級喔？</p> <p>L：學~長、學~姊(聲調高)~~因為我們那個學姐可以管學妹管到非常多。非常的恐怖，我很討厭那種環境，所以我在那邊一天到晚被處分這樣子(呵呵呵呵)所以我很討厭，所以每次有人跟我講你是女青年隊這樣子，我就很討厭你們這樣講我，因為我~~~其實我打從心裡面我不承認，但是我調適了很久以後，我才慢慢的就是說，其實我還是來自這個環境這樣子。應該是講自卑引發那個什麼什麼吧！就是環境裡面這樣子，阿所以到了很多地方我們就想說，我一定要比別人做的更好，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只要你碰到女青年隊你就發現他們的企圖心都好強，很恐怖，阿我就覺得無法忍受，我一直無法忍受這樣。</p>	<p>討厭那種環境</p> <p>我打從心裡面我不承認</p> <p>自卑引發一定要比別人做的更好</p> <p>女青年隊企圖心都好強，很恐怖</p>	
L-1-11	<p>R：聽老一輩教官說過。</p> <p>L：因為現在已經沒有女青年隊了，轉考教官之前後，國防部還跟教育部打過官司，不讓女青轉考教官，因為教育部規定考女軍訓教官必須有大學學歷，之後再二期，女青就真的不可以轉考了，還好我當時及時轉任了。支援國防部前，我是跟她們相處了半年，事實上我那半年出來以後那三年，幾乎都沒有跟學姐在一起，但是我還是住在那個隊部裡面。每天從~~因為隊部</p>	<p>每天還是很多人在管我</p>	

	<p>是在中正紀念堂那邊，我要走路到總統府上班嘛~所以我那邊還有最高層，因為他們都在那邊辦公阿，所以每天還是很多人在管我就對了！</p>		
L-1-12	<p>R：她們最高階到~~？</p> <p>L：上校啊，我們的大隊長是上校！我們的待遇都是比照軍級啊。我們現在有很多學姐都是這樣子。現在這個單位早在~~不知道幾年前，兩、三年前吧！已經被裁撤掉了，因為現在資訊已經很~~很那個阿。因為現在資訊已經很發達，而且軍中也比以前開放，不像以前資訊不發達，在封閉的軍中社會，部隊的阿兵哥他們生活苦悶，所以要女青去凝聚部隊向心以及安定軍心，提振士氣。事實上~事實上他們的那種作用我在想是跟藝工隊很像，但藝工隊是表演完就走了，阿這是這個還有一點政治教育。所以在那邊我們大概一開始會~~每天那個課程就是政治教育，阿這個政治教育通常我們都會擺法律常識。</p>	<p>以前資訊不發達 阿兵哥他們生活苦悶、提振士氣</p>	
L-1-13	<p>R：還教法律常識！</p> <p>L：像我第一年到那個馬祖，馬祖那邊阿~有很多阿兵哥跟我們一樣其實也是菜鳥，可是他們要到那邊當兵，一當就要當兩年、三年對不對！那時候來沒有像現在可以怎樣怎樣的，阿所以他們就這兩年三年當中搞不好也只能回台灣大概一次，第二次的時候就差不多要退伍了，是這樣。所以他們就在那邊，我~覺得啦！很多人無法調適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自我傷害，他們是這麼可憐的，阿像我們的話，我是覺得說，我們自己本身就還沒有調適過來，可是我們就要到部隊跟人家阿兵哥啊，去講一些什麼什麼~~你不能提前逃亡喔，不能什麼什麼~~事實上自己的壓力似乎比他們的大，但又不能說。就是類似這樣子的軍訪啊！</p>	<p>阿兵哥很多人無法調適 會自我傷害</p> <p>自己本身就還沒有調適過來</p>	
L-1-14	<p>R：你們受訓完立刻上部隊。</p> <p>L：對！我們還是菜鳥就要去部隊幫阿兵哥上這個課，上完了以後，回到那個什麼隊裡面阿。因為我們都有學姐跟課啊，學姐就會說：「你今天</p>		

	<p>在上課的時候你講錯什麼話，你用詞不對喔~你這樣講會誤導人家喔」，就是我們每上一個課，就會有一個輔導學姐在跟課。然後就會記錄我今天做的怎麼樣怎麼樣。然後再來就是唱教唱軍歌啊，就會說：「你今天唱那個軍歌喔~那邊那邊又唱錯喔」，到下午那個，那個小型康樂是學姊帶啦！阿我們就會在旁邊當那個助教，然後她就會說：「你今天這樣子一點都沒有配合我，我要那個怎樣的，你就怎樣怎樣~~。」反正就是回去被檢討，就是被罵就對了！然後罵完，以後晚上又要上很多課，對！還要讀報啊、還要讀新聞啊、讀雜誌啊，讀完以後~~因為你就是唸唸唸唸唸，因為我們要矯正口音，因為像後來我們支援~~我就是要去讀訓，我就是當那個有沒有，常常開會啊，就要幫忙讀訓。到國防部有沒有~所以我們在那個女青年隊喔~我們每個人不管每次來的是什麼，就是~~矯正那種~~那個發音！發音是非常重要的環，所以晚上還要做很多的功課，然後就是看看，看完一篇文章，或者是一個時事之後，你還要跟學姊報告說這個的心得。我就覺得那個就~~我根本那個心思都沒有，就沒有辦法，怎麼講？就是無法很流暢啦，每個時間都是緊繃的，然後還要問我的思考是什麼，我根本就沒辦法去做什麼，所以我超難適應那個環境。</p>	<p>每個時間都是緊繃的，然後還要問我的思考是什麼，我根本就沒辦法去做什麼，所以我超難適應那個環境。</p>	
<p>L-1-15</p>	<p>R：你為先生~當時男友，進入那環境，他知道你的狀況嗎？ L：高中的時候，他那個時候讀預校嘛，所以其實他講起來，成長背景跟我~~我覺得他是很幸福的。我一直在女青年隊的時候，他就是念空官，所以你看，空官就是少爺兵啊！所以我在女青年對這段過程當中，我常常會安慰自己，就當自己是在讀軍校一樣，並覺得自己的「軍校」是非常實務性的，真的很累！然後他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他就會常常寫信阿，在女青年隊真的很累！但是也不敢跟他講，而他給的最大的安慰就是一常常寫信，譬如說在外島時，他就那個十天裡面寫了十五、十六封信，早上寄</p>	<p>我穿這個軍服，我家裡很反對</p>	

	<p>一封、下午寄一封，十天才有一船班，所以每次收到就厚厚的一疊，那心情是可以讓人紓壓的。我就用這種方式來紓壓這樣子。我穿這個軍服，我家裡很反對~嗯~，因為就是爲了他嘛，等於那時候那麼受苦，我也不太敢講，因爲我覺得這個跟他沒有關係，這是我自己的事情。像我們隊長管的很嚴，就是信可以寫，不過我們的信會被拆喔！你看！是不是很不自由？所以像男生寫的，隊長就說：「~，你交的這個男生！還是學生，又不是軍官，我看，不要交吧！我覺得他不能……。」像我在那個的時候，他們都說我有一個空官的男朋友，然後他們就說，喔！他還是學生耶。阿像有的學姊就叫我直接交往軍官什麼的~~所以我覺得那個環境很糟糕啦！不太喜歡。我跟你講，我們很多同學他們很厲害，學姐啦就是說嗯~~他們如果一旦習慣這個生活模式之後，事實上他們心裡面很痛苦但是一站出去，哇！就感覺他非常的有自信然後她們就是~~~我就是可以去主導一個場面然後呢，可以帶給大家快樂，我覺得她們這個很厲害。但我又覺得她們都是有點苦中作樂</p>	<p>因爲就是爲了他嘛，等於那時候那麼受苦，我也不太敢講，因爲我覺得這個跟他沒有關係，這是我自己的事情。</p> <p>又覺得她們都是有點苦中作樂</p>	
L-1-16	<p>R：當轉教官之前，你有沒有想過軍訓教官是做麼？ L：教官阿~就是當然就是會一直擺在以前高中~~高中阿，因爲那時候講起來，如果跟現在比的話，那個還算是威權時代啦，對不對？因爲教官講什麼我們就是要聽什麼，然後盡量~~看到教官就盡量迴避阿。感覺上教官講的就是~~他講的就好像就是一個規定一樣，一個命令這樣子。所以我覺得教官在學校就是要清楚地告訴別人你該怎麼做、要怎麼做這樣子。</p>	<p>教官講什麼我們就是要聽什麼 教官就是要告訴人家你該怎麼做，怎麼做這樣子。</p>	未當教官對教官的角色認知
L-1-17	<p>R：那你轉任到軍訓教官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L：最大的不同啊！因爲我一開始是在台北嘛。台北待了四年，然後~~因爲大家知道我有那個背景啊，到國防部支援的這個背景。所以剛開始其實~~就是說，其實我一開始我又不同於我的教官同學，我的長官就直接跟我講說 L 以後我們有什麼活動的話，你就是接班人喔，那個學</p>	<p>我又不同於我的教官同學</p>	

	<p>姊她現在已經差不多快退囉！你現在是一個少尉，所以現在什麼活動你就要跟著。所以我一開始在台北，我是在西湖啦！阿西湖~就是你只要把學生管好，所以我那個學校其實也還很OK，因為都是男官所以他們也很照顧我。所以我大部分時間都出來支援活動，所以那時候我的感受，就是覺得你就是直接站出檯面了，可是我，其實我的個性我很不喜歡，所以我心裡面我很容易緊張你知道嗎？就是大家覺得很看不出來的樣子，心裡面非常的痛苦，因為除了例行的業務以外，如果要接一個任務，那天晚上一定睡不著覺，但是我又很會隱藏自己，事實上內心深處並沒有外表看起來的那麼堅強。那是可能我隱藏的很好，所以我大概也有我學姊那種氣質啦！可能我站出來就是給人家那種~~，事實上心裡面心裡那個內心深處大概沒有外表看起來的那麼有把握！</p>	<p>接班人 大部分時間都出來支援活動 直接站出檯面了 內心深處大概沒有外表看起來的那麼有把握</p>	
L-1-18	<p>R：我們的感覺~~。 L：看的出來啦。其實有的時候你從我講話語無倫次就可以看的出來，在女青時上臺講話沒有那個什麼~~脈絡喔，沒有分明阿、什麼、什麼，學姐一下子就可以挑毛病出來。</p>	<p>女青時上臺講話 學姐一下子就可以挑毛病出來。</p>	
L-1-19	<p>R：那妳在台北比較少處理學生的事情？都是支援活動。 L：其實也有啊！因為我在那個學校~西湖，西湖是那種~~以前~~現在是沒有西湖了，我是後來聽說，現在西湖因為~~西湖是在內湖，現在聽說已經改另外一個名稱了。因為我們那個當時的校長是十萬青年十萬軍時代的一個未婚女性，創立了這個學校，因此學校的整個看起來就是很有「軍」的感覺。</p>	<p>學校講起來就是很有「軍」的感覺</p>	
L-1-20	<p>R：所以蠻好管理的！ L：裡面的那個教職員工都很多喔！都是退伍的人。然後有很多伯伯阿，都是那種沒有結婚的，然後校長知道就把你帶過來，所以那個環境裡面你會發現其實~~(停二秒)很像養老院(小聲)那樣子。</p>		

L-1-21	R：學生素質是？ L：學生素質不好、功課不好。		
L-1-22	R：生活教育呢？ L：生活教育幾乎都是男生在衝啦！男官在衝，那我女生，我是負責去輔導女生，我女官，就負責去輔導女學生，可是她們也是會打群架、抽菸，甚至會交換性伴侶，那麼多年前學生就已經是這樣子了，甚至男跟男、女跟女。這個學校很特殊，星期三只上半天，但是很多家長都在上班，所以小孩子就會把男朋友、女朋友帶回家，所以我們就常常要處理學生懷孕的事情，或者是某個女生離家出走跟誰跑了的事情。經常處理這種事情啦！那是一開始就碰到這種學校這樣子。	生活教育幾乎都是男生在衝啦！男官在衝，那我女生，我是負責去輔導女生	
L-1-23	R：你怎麼處理？ L：幾乎都是我們學長在處理啦，我在從旁學習而已。我就覺得有點開眼界的感覺。怎麼會這樣子？那麼小的~~因為我的成長過程，要嘛，那環境就是很單純。要嘛，就是那種非常嚴格的那種環境，所以我週遭人大概不會有人這樣子，但是我就發現那邊的學生~~	覺得有點開眼界的感覺	
L-1-24	R：這學校待多久 L：四年，那四年當中我都一直忙著支援那個、又那個，像國慶阿，元旦阿！這個都是我經常支援的。然後台北市的軍官團阿，阿不然就是哩哩扣扣(台語)的什麼啦啦隊啊，國際啦啦隊的那個表演什麼的。所以其實~~在那邊喔~~，我在那邊~~回來台南的時候其實好像差個幾天就已經是快要累計三大功了，四年當中，所以那是很快的。	快要累計三大功了，四年當中，所以那是很快的	
L-1-25	R：我們那階級都還不了解「功」那個事。 L：對阿！對阿！阿我就知道！那個我們學姐就跟我講說你這樣很快，我就發現有很多同學蠻忌妒我的。就是說你那些升很快，其實我心裡在想我根本就不喜歡。	發現有很多同學蠻忌妒我的升很快	
L-1-26	R：你再多少就可以~累計~~(思考)。 L：可是碰到那個董 XX 我就發現，他一年給我一支嘉獎，所以那時候~~你還記不記得我曾經到	曾經到後面後百	

	後面後百分之五吶！因為一年一支嘉獎(語氣加重)你懂嗎？	分之五	
L-1-27	R：那階級對後面有影響嘛？ L：當然不會。阿就是說，那個時候~~		
L-1-28	R：因為你從那麼高~~ L：阿對！所以我，那種心理那種轉換~~衝擊性蠻大。這邊我插播一下。前幾天，大概前幾天，一兩個月吧！董 XX 還打電話來(小聲)~~	心理那種轉換~~ 衝擊性蠻大	
L-1-29	R：真的~~？ L：他退伍後，從來沒有打過，然後他是說~~。後來我問小玲，她是說有阿！他也有電話打給她。		
L-1-30	R：真的~~？ L：就是說，他現在沒有在做什麼啦！已經~他那個什麼通大行已經做不下去了！然後他知道小玲支援那個，當助理有沒有。他覺得我們這群人好奇怪喔！然後他就跟玫玲哈啦哈啦，哈啦完後還打過兩次。然後呢，再來他知道我還在○○女中，他覺得很不可思議！他就打電話來:「ㄟ~我是誰Y~~你還記不記得阿？」我說:誰Y？其實我一聽我就知道是他，可是我就故意問他誰阿？你是誰阿？然後他就說:我是你們那個，妳們最討厭的誰誰，誰阿！	他覺得我們這群人好奇怪喔！	
L-1-31	R：呵呵呵(笑聲)，語氣真像。 L：喔！主任喔？「不要叫我主任我不是妳們的主任」然後就還是那種調調。我覺得他給我們那個感覺就是~~到現在每次講到他就是就覺得ㄉ~~因為時間會讓我們淡忘阿！可是，我覺得始終對他還是無法~~	我覺得始終對他還是無法~~	
L-1-32	R：就是覺得陰影還在？ L：對！對！對！很討厭那種感覺耶！調回來第一個學校就是○○女中然後就碰到董 XX 喔？哇！很難適應。有一段時間我非常難適應！非常非常討厭台南。就是因為他，然後就覺得很牽拖這樣子，然後曾老師就一直笑我說:「唉呀！你不能因為董○○怎樣怎樣」事實上，後來我很喜歡這個學校。所以為什麼人家說:「ㄟ！你怎麼不離開阿？然後去那邊那邊？」我就是~~	很難適應  我最爛的人都已經遇到過。後來的人會~~都很幸福阿，都很好。然後在這愉快的	

	我最爛的人都已經遇到過。後來的人會~~都很幸福阿，都很好。然後在這愉快的不得了，幹嘛調阿？	不得了，幹嘛調阿？	
L-1-33	R：那你開始~~較有處理學生問題，是來女中了喔？ L：喔！我跳過了育達。我在那邊當導師，接兩個班的導師。		
L-1-34	R：那學校的教官都要當導師？ L：當兩個班的導師。因為我們有姐妹班，我帶八十八班、八十七班。我帶的是國貿科。從八開始，八十一到九十幾班，很多班喔？阿你看我們(○○女中)全校，就是大概一個年級就我們全校那個學生的人數。我在的時候，大概有一百四十四個班，一個班就是六十個人，你去除以三，白天班喔！晚上不算喔！晚上有晚上的教官。阿我們白天，！對不對！阿我只要把我這兩個班的學生管好就好。	因為在那邊每個老師很負責任。私校嘛	
L-1-35	R：不用管到全校？ L：對！阿也是會啦！就在週會阿，或者什麼會的時候，就要跳出來，不要只管~~當導師的角色。平常我就扮演導師的角色，是比較單純的。然後，因為在那邊的管教，就是比較~~也是很軍事化。很奇怪！我碰到那個地方就是，他們大量的運用糾察。全校性活動就屬週會是例行公事，對於學生的管教，也是很軍事化，學校大量的運用糾察隊，連下課十分鐘也都有糾察在執勤。有三種糾察，人數編制很大，光是一個秩序糾察就五百多個人了！所以說教官只要在那邊作好你導師~~。	平常演導師的角色，是比較單純	喜歡當老師
L-1-36	R：那業務？ L：業務方面覺得還很輕鬆，只有糾察隊一項。	業務倒是還好	
L-1-37	R：全校多少人阿？ L：全校大概一萬多人阿！一萬兩百~~所以那個學校超賺錢的。。	學校超賺錢	
L-1-38	R：阿那學校教官多少人？ L：我記得那時候很好玩，教官喔！含夜間部的、含護理老師四十四個人。對阿！阿所以我，我們那時候女官白天，男官晚上。一個月大概輪兩次，也不是輪兩次啦！要怎麼講？噢~暑假	台北市很多學校	

	<p>啦！寒暑假如果每天這樣子排的話，阿女生也是白天嘛，兩次！寒暑假喔，所以非常久才輪到。台北市很多學校不用值夜的。阿很幸運的來到這哩，也不用。</p>	<p>不用值夜的。阿很幸運的來到這哩，也不用。</p>	
L-1-39	<p>R：那邊有沒有處理到比較特別的，讓你很難忘，或是說會影響你的事件？</p> <p>L：都是芝麻小事。因為都是自己班上的那個同學，帶的是女生班，育達是以女生居多。那西湖的話呢就是~~因為育達那個是管的很嚴，還好啦！比較有問題的就是那個嘛，就是那個西湖啦！我在那邊，我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我在那邊我學會的就是我如何看學生臉色。看學生表情我就可以判定他有沒有吸毒。</p>	<p>我在那邊我學會的就是我如何看學生臉色</p>	
L-1-40	<p>R：你會怎麼處理？</p> <p>L：當然就是大家一起去，我一個女官是不敢做什麼，男教官警覺性比較高，當有教官們覺得這個班怪怪的，或這個學生怪怪的，大家一就起到教室，在那個年代還是可以允許在上課期間跟老師講一聲，請老師暫時停止上課，然後教室前面一排教官、後面一排教官，叫學生通通站一旁，就開始搜學生的東西，可以搜出一堆的打火機、色情漫畫，還有一些小白包的安非他命。。所以其實我是那時候看到那個，我們家族阿，其實不諱言啦！我有一個堂弟是吸毒。在那時候回家，我每次就看到，我那個嬸嬸阿，在那邊哭什麼的。我就跟他講說:這個人喔！因為他已經吸到海洛英了！然後已經進監獄進好多次了。然後，我就覺得，有時候會聯想到啦！就是看看我那個堂弟，聯想到以前那些孩子們。我在想，因為只要有吸毒的人，如果他家裡如果一直沒有改變他們的教育方式的話，這些人，搞不好他們下場會比我堂弟更糟糕。</p>	<p>男官就是緊覺性很高</p>	
L-1-41	<p>R：處理學生的事情，對你的生活會影響？</p> <p>L：當然有！我覺得我很敏感喔！我會比較敏感去注意週遭的人啦！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可能是當教官的那種警覺性這樣子。不過當然也有不好的地方啦！當教官當久，因為都是叫人家做</p>	<p>我會比較敏感去注意週遭的人啦</p> <p>警覺性</p>	

	<p>事，所以在家裡面好像~~(笑)，動不動我先生就開我玩笑說:「你知道嗎?我們家喔~我發現我們家有那種很先進的設備。」我說:有嗎?你看那個電視就該買。他說:「哪有?我們家都是最先進的。」我說那有?舉個例子來說。他說:「噢~我們家設備儀器都是聲控的。」那可以聲控的?他說:「有阿!你看看那個,那個電視這麼好看。換!中視!然後你只要講換中視,然後你不用去按喔!它就會換到中視。」他的意思就是,都是我下命令的。</p>		
L-1-42	<p>R: 這樣(笑)!</p> <p>L: 對阿!先生常說在部隊是休假,回家是上班,當她的苦力。先生的仕途還算是蠻順利的,已佔上校缺了。他還算是蠻順利的。他是隊長嘛,我去了他部隊好幾次,你知道隊長就是一直下命令阿,什麼都是最好的,阿我們去那邊,我是隊媽,阿什麼都是最好的,小朋友都被捧的高高的。但他回家裡面,幫我交那個費用,~這個油沒加,~我那個車子怎樣怎樣,~我的~~他說:「我怎麼到家裏面,都要伺候妳們這幾個女生阿?」他說這幾年都沒有變這樣子,有時候覺得自己很過分,怎麼會這樣?可是他一直以來都不在家。有時候在南部,有時候在北部。我們台北參加集團結婚的啦結,我們也是聚少離多嘛!他一直在~~我跟你講,我們很奇怪。我在南部唸書的時候,他也在南部啦!就在那時候比較有在一起,就只有兩年多嘛,因為在高一認識,那時候他讀預校,然後之後我就,那個~~我就到台北去阿,然後他就讀官校。然後我在台北唸了兩年書,我就到女青年隊,就是開始變成一南一北。我們幾乎都是通信和電話,通信比較多。</p>		
L-1-43	<p>R: 你只他與交往?</p> <p>L: 對阿!對阿!雖然我在部隊看了很多男生。可是我覺得我這個人喔,我有一段時間我就懷疑我是不是有問題阿?呵呵呵(笑聲)。</p>		
L-1-44	<p>R: 為什麼?</p> <p>L: 因為我覺得很討厭那些男生,我搞不清楚耶!</p>	覺得好像自己其	

	<p>我覺得男生~~ㄇ~~我有懷疑~~，我是不是不喜歡男生？阿事實上我覺得好像自己其實就是蠻內向的。反正我就是覺得我好像沒有辦法像他們那樣能言善道，然後他們那樣子。哇！都是那麼活潑！我沒有辦法那樣子做到，所以與其這樣，我喜歡在旁邊看人家。</p>	實就是蠻內向的	
L-1-45	<p>R：喔！喔！可是你讓人家感覺不是這樣！ L：對！那是錯誤的外表、錯覺，我其實是蠻居家型的！沒錯！所以我跟我先生結了婚之後，我就是那種學校、家裡，學校、家裡。讓我很多台北同學都吃驚，他們認為說~~，我說我從來不喜歡那種生活，還是家裡比較 OK 這樣子。</p>	我跟我先生結了婚之後，我就是那種學校、家裡，學校、家裡	
L-1-46	<p>R：嗯！ L：結婚以後，我也真的完全是家裡學校、完全家裡學校，完全沒有外面的世界。事實上我就是這樣的人阿，真的。外表是錯誤的那種假象。阿就是錯誤的那種假象嘛，所以人家都以為我可以，都說~你來支援什麼、什麼好不好？阿最近這幾年是因為要升官的這種嘛，就還好啦！要不然每次都叫我去帶什麼替代役，我說不要！但是帶替代役必須要離家一段時間，家裡又沒大人可以照顧小孩，結婚後完全只有家裡、學校兩個世界，小孩子比較重要，所以有小孩後就很少出去帶活動，一兩天或一個禮拜的活動還可以支援，若超過三個禮拜以上的，那就免談了。</p>	要離家、要好久的我不要	
L-1-47	<p>R：來女中跟前面那兩個學校，你覺得最大的差別在那裡？ L：這邊學校學生怎麼講？沒有啦！我覺得小孩都是這樣子，你如果有真心跟他交往，孩子都會很貼心，阿只是說這邊的小孩子，素質很高啦！最大的不同點就是，那邊的小孩就是成績不好但是~(啦長音)當然講起來因為~~那邊的小孩也是很、很~~就是~妳帶過了之後阿，也是很重感情的。那這邊的話是，也是很貼心啦！要說的有差別喔？</p>	你如果有真心跟他交往，孩子都會很貼心	

L-1-48	<p>R：是什麼？</p> <p>L：這裡讓我覺得我真的是在做教育工作，怎麼講？有在教書的感覺。之前~~就是~~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注重上課。阿事實上我很喜歡上課，因為我喜歡搞一些~~水瓶座的人就是這樣，很喜新厭舊。所以我每次上課都是一些，很少會重複的。每一年每一年我都喜歡去找一些點子，然後去弄一個活動然後來配合這個課程，來這邊我常常會實驗。所以今年跟明年我是不太一樣，所以其實我很樂在其中耶！我很喜歡這樣。然後這邊的孩子就是很喜歡他們那種，那種就是一點就通。對！妳不要看這邊的小孩子平常好像散型散型(台語)少一根筋，但是該有的表現時，就常常會讓人家很驚豔。所以像這次畢業典禮也是阿！我們已經連續好幾年都是讓學生自己搞，在晚上喔。</p>	<p>覺得我真的是在做教育工作</p> <p>其實我很樂在其中耶</p> <p>這邊的孩子一點就通</p>	
L-1-49	<p>R：喔~晚上阿？</p> <p>L：對阿！我們都到晚上你知道嗎？他們說要燈光阿，聲色阿這樣子。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高中幹嘛弄到這麼晚阿？怎要怎樣怎樣。可是你會發現這些小孩子真的很棒耶！自己可以弄到這麼這麼~~。</p>	<p>可是你會發現這些小孩子真的很棒耶</p>	
L-1-50	<p>R：只要你願意給他們一點時間與空間。</p> <p>L：對！所以我是覺得~~像我孩子~~，她們也是很喜歡這個環境。所以他們自己下課，自己都會走過來。</p>		
L-1-51	<p>R：她們都喜歡這裡！</p> <p>L：對！</p>		
L-1-52	<p>R：那不錯！</p> <p>L：可是後來 O 校長不准帶小孩。不過我們現在這個校長又不會那樣，真的喔~~現在這個校長蠻不錯的喔！他可以讓我們這些孩子阿！每天到了放學時間就這樣跑來跑去。之前~~就~~我那個老大其實他也蠻 OK 的！她現在很獨立內！我們上值星七點邊緣，她就自己走到她的學校什麼的，阿放學也是叫她自己走過來。其實我們也是可以讀附小，那附小~~我是怕她以後~~聽說因為他們比較開放式那種管理，可是畢竟</p>	<p>現在這個校長蠻不錯的喔！他可以讓我們這些孩子阿！每天到了放學時間就這樣跑來跑去</p>	

	還是要想想她以後~~其實我很在意耶！你知道嗎？我就會問很多老師阿！他們就說，其實或許吧！妳要讓孩子快樂一點，你可以讀那邊。但是如果說你要讓他學習成就比較高的話你就要花很多心思，所以我心裡想還是讓他讀比較正常的，就忠義國小好了！		
L-1-53	R：正常教學就好。 L：你看我們很多學生都會講：「教官！你的女兒可以的話！她成績如果 OK 的話，你就讓她讀一般的。對阿！而且在國中那個年代你不是要男女合班，不要單獨。因為我們現在這邊不是有很多那種，就是性向還不是很確定的那種學生有沒有。很多都是來自那種私立學校的。」	性向還不是很確定的那種學生有沒有。很多都是來自那種私立學校的	
L-1-54	R：嗯，這樣子阿！ L：對阿，阿我是覺得好像，正常點比較好吧。我們學區像是那個，那個忠孝國中啦！我覺得忠孝現在越來越 OK 阿！		
L-1-55	R：在女中你有沒有比較覺得難處理。 L：我覺得那件學生跳樓身亡對我有影響，我知道她的同學已經多人都已到~~出國去修碩士、修博士。	那件對我有影響	學生跳樓身亡
L-1-56	R：有回來過嗎？有回來談過嗎？ L：沒有。		
L-1-57	R：資優班的同學？ L：對阿！她是資優班的。現在走過那位學生自殺的地方，還是有後遺症，感覺很不舒服，心裡莫名地會覺得那邊好陰涼，有她一直躺在那裡的感觉，很不喜歡到那個地方，更不願在那附近上課，除非已經沒有地方可以上室外課，才會不得已到那個地方，我也不喜歡到那個地方。	我現在走過去那邊喔，我有後遺症	
L-1-58	R：不在那邊上課？ L：是喔，我是除非已經沒有地方可以了，我才會到那個地方。		
L-1-59	R：去了會有什麼感覺？ L：我就一直想說，她一直躺在那裡的感觉~~在那邊。當我走到高二的教室，我都會往那邊看過去，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習慣動作了！就一直往	四下無人的莫名奇妙的這樣自問，	

	<p>那邊看。然後有時候喔，我四下無人的時候還會~~我說:Yaya 妳現在人到那裡去了？我經常會這樣自問耶！莫名其妙的這樣自問！所以我還是會常常看，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是有那個影響啦！雖然後來有請那個什麼先生什麼來看過，說學校現在很乾淨嘛~</p>	<p>學校現在很乾淨嘛</p>	
L-1-60	<p>R：後來誰請了？ L：有請人家來誦經阿這樣，之後有請一個風水的老師吧！</p>		
L-1-61	<p>R：爲什麼要請人來看？ L：因爲那個~~他是一個老師來校務會議演講，他會看風水，校長帶他去的。他就跟我們講：我剛剛來演講之前阿，你們校長帶我去走了一圈校園然後停在那邊就跟我，講你們這邊怎樣怎樣，然後你可以幫我看一下，我們現在學校是不是怎樣怎樣？所以我們那個心裡都有數啦！就說學校~~現在其實我們學校很棒阿！很乾淨阿！沒什麼東西阿！所以我們在想應該被處理的蠻好的。</p>	<p>說學校~~現在其實我們學校很棒阿！很乾淨阿！沒什麼東西阿！所以我們在想應該被處理的蠻好的。</p>	
L-1-62	<p>R：那你~~去那裡還是不舒服？ L：對阿！一直記的，我印象中，我有跟○組長還有跟那個護理老師到樓上去看，一出電梯我們不敢出聲，但走沒幾步，看到那影子了，然後再走幾步，然後就看到一個影子ㄅㄨ、下去了，就很恐怖~~然後就掉下去了，剛好那個鐘響一午休結束。就在大家眾目睽睽下，四處都是尖叫聲阿！掉下來了！掉下來了！然後我們三人就楞在那電梯口。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聽到大家開始尖叫啊！有人蹲在地上叫啊！事實上那時候就是好像被炸開來那種感覺。。然後喔咿~喔咿~喔咿~救護車就到了，還搞不清楚什麼狀況的時候，我就被主任教官叫上車了，輔導老師也跟上車。我們兩個坐上救護車就去醫院。。然後那個時候、我看在救護車上面阿，就看到那個什麼阿？就那個~~就那個~~有沒有？</p>	<p>一個影子ㄅㄨ、下來了，就很恐怖~~然後就掉下來了， 被炸開來那種感覺</p>	<p>勾起了回憶</p>
L-1-63	<p>R：CPR？ L：對！幫她做。可是好像也不能做，因爲她的那</p>		

	個已經~~骨頭什麼的都已經斷掉了，怎麼還可以做那個。可是他們還是非常的~~我在車上一直罵她，混蛋！你為甚麼要這樣？	在車上一直罵她	憤怒
L-1-64	R：罵誰？ L：罵那個 Yaya！		
L-1-65	R：喔~喔喔~阿你認出她是誰！ L：因為是我帶的學生阿。混蛋！你為甚麼要這樣？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其實我沒有罵出來啦！我就一直在車上心理一直罵她，我印象中，我心裡開始罵：混蛋！你為甚麼要這樣？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在車上心理一直罵她，急救人員幫她做急救，我就是心裡一直罵她，混蛋！你為甚麼要這樣？。	混蛋！你為甚麼要這樣？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L-1-66	R：為甚麼罵？ L：因為我在車上，在那個阿。因為我們就是很近阿，就一直看她。她已經是沒有血跡喔，對不對？因為她真的是從頭頂上掉下來，然後他那個骨頭全部都碎裂了。我！（強烈語氣）因為那個是我的班阿那個資優班，我跟他們感情非常不錯的。然後~恩~~我就記得我是一直罵她，我也不曉得為甚麼要一直罵她~~你很笨！（大聲）你為甚麼要~~你為甚麼要做這種事情？你看~~然後就怎樣~~反正腦袋裡面我就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記得我是一直罵她，我也不曉得為甚麼要一直罵她~~你很笨！（大聲）	皆想澄清事情經過
L-1-67	R：恩~是很生氣！ L：生氣。你知道嘛~我真的很奇怪，就是莫名其妙的。我對這件事情非常的生氣，因為我看到那個樣子，我說：這個小孩子不應該會做這種事情。對！我就這樣子阿！然後我還看車上他有那個叫什麼東西？~~	我對這件事情非常的生氣	
L-1-68	R：心跳？ L：嘿！她還是有伏度的喔。		
L-1-69	R：還有？ L：恩~還有伏度~一點點~可是很弱啦！所以那時候我想說他還沒有走。沒有那麼怕，你知道嗎？所以有~~我是看那個東西~我才一直罵她一直罵她，然後我看人家在急救，我以為（加重語氣）	我沒有想過她會這樣~就是~走掉	

	應該是 OK 的啦！我沒有想過她會這樣~就是~走掉這樣子。	這樣子	
L-1-70	R：她不是當場死亡？ L：還是有急救，所以我一直在想，應該是還有救還有救。我們一直~~沒有。因為她上車的時候，我們肯定喔！你現在去問○老師她也是可以肯定這樣跟你說，其實更肯定她應該在半路上就~~。		
L-1-71	R：通常醫生無論如何急救還是會做。 L：因為你看到那個樣子，你也不會那個阿~~我是覺得說~~她也可以跟我對話，你知道嗎？我覺的喔我不曉得~怎麼樣的，因為我始終覺得好像人的靈魂是可以通的。很奇怪喔？阿~~因為我覺得我後來大概有一點後遺症！因為像我爸去世的時候，我爸就是在開刀房上面過世嘛。長一顆瘤，阿人好好的也沒怎樣，就那顆瘤住阿！就到長庚去開，咦~一開，就回不來了！所以他走的好突然，我們都沒有準備阿！家裡的人，他什麼東西放在那裡都不清楚。阿就很急的，雖然人家說~~我媽媽說你趕快去跑一下那個，可是我們都找不到那個那個~~印章，所以我那時候就說：「你要走也不先把東西怎樣怎樣，就在那邊罵，就是會那個~~然後，隔了沒多久，我又再回去喔！然後我就覺得好奇怪！冥冥當中我就覺得那個地方我好像還沒去看，一看就找到了。那種感覺，就是好像就是說，他們剛走的時候~或者是說~那個的話~應該沒有那個~那麼快就離開了。	始終覺得好像人的靈魂是可以通的。	
L-1-72	R：那你感覺你們有對話嘛？ L：對阿！		
L-1-73	R：可以形容的出來嗎？ L：形容不出來啦！		
L-1-74	R：那你是在醫院還是在家裡？什麼時候？ L：你是說對誰？		
L-1-75	R：假如以 Yaya 來說。 L：Yaya 在車上的時候。		
L-1-76	R：那是你自己跟她講阿？ L：對！她當然不可能跟我對話。		

L-1-77	R：你覺得她有跟你講？ L：我覺得她應該是很後悔吧！		
L-1-78	R：你覺得她很後悔？ L：對。		
L-1-79	R：是你個人？ L：對！對！對！我感覺她很後悔，她跳下去那霎那一定很後悔。而且我始終~~到~~現在我都覺得她一定是很後悔的，我覺得她~~同樣有很多同學~~我後來，知道很多訊息阿！有同學有時候~我們在那個什麼，校慶的時候，不是有一個叫什麼刊物阿？校友會刊！		
L-1-80	R：校友會刊？ L：對！校友會那種不是會把~我就看這個誰~阿什麼~到德國去！到那裡~我心裡在想：「你看吧！Yaya 你如果留下來的話，妳那霎那，你如果說那個，那一瞬間你如果熬過去的話。你看！你一定可以像她們一樣。做他們自己想做的事情。她的同學，到後來很棒！到中國大陸去做研究。甚至有同學就到德國去~~		
L-1-81	R：那一班的？ L：對！因為我都會很在意。		
L-1-82	R：是因為這個班有這件事所以你比較注意？ L：對！因為這個班我會蠻在意的，就是說，這些人到底有沒有受她的影響？但感覺上好像也沒有沒有啦！我的感覺是~~因為我後來也沒有跟他們交談。喔！有一個學生很早就結婚囉！那個學生你大概還有印象，她是一貫教的，他常常來跟我談一貫教。可是我對一貫教不清楚。清華大學的，一畢業馬上就嫁人了！還拿喜餅給我們吃，你知道嗎？還有請董 XX 耶！她問我要不要去？我說很忙，所以就沒有丟紅帖子。可是有請我們吃喜餅。		
L-1-83	R：那是因為這個小孩自殺所以你對這個班~~ L：對！我會！我就想說，她們後來的發展怎麼樣？因為我常常~~感覺上啦！我覺得她好像也是會~~會~~在我們~這個學校這樣子，我很奇怪，我出了這個學校就不會跟她對話，就在這個學校裡面我就會常常跟她對話(笑)。		

L-1-84	<p>R：爲什麼？</p> <p>L：我通常都是事後。像我爸爸過世喔，ㄟ我很奇怪的那種感覺，就是我會事後想到我就會非常非常難受，一直會沒有辦法接受，所以我曾經~~我爸去世喔，我整整一年我都沒有釋懷，然後，我都沿途~~像騎機車~我一直罵他，臭老爸！你要走也不會~事先給我們我們一個警訊，你這樣你真的很不負責任耶！甚至在等紅綠燈我就一直罵我爸，然後有時候，像我媽媽覺得很孤獨的時候，像我現在要把我女兒帶走也是一樣，我心裡就想說，你看看！你走那麼快，你就留我老媽，還好我弟跟我弟妹他們可以陪她，只是他們沒有小孩這樣子。阿就覺得說:你看看！你真的很不負責任，你都還沒有了~~什麼什麼就這樣子，我我我面對的方式是這樣子，然後像 Yaya 的話我剛開始都還可以接受，然後~嗯~是到後面你知道嗎？我跟你講~我很害怕是怎樣（小聲）因爲我認識她~甚至她的外形，我到現在都還知道，她是一個捲毛的，然後那種很開朗的小孩，所以我一個人在家嘛，晚上睡覺~一個人~躺在家裡浮起她的樣子在那邊所以我就不敢，就覺得她一直會三不五時就浮起來，對！就這樣子，自己嚇自己這樣。</p>		
L-1-85	<p>R：因爲妳先生不在，你會怕？</p> <p>L：對！我就去收驚阿！</p>		